

# 马来西亚 抗日纪念碑 图片集



雪隆區紀念日據時期殉難同胞委員會





# 1999年度雪隆区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委员会

## 联办团体:

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大马华人文化协会

华社研究中心  
大马福联青

雪隆海南会馆  
雪隆广东会馆

## 工委名单:

顾问 : 内政部副部长拿督黄家定、丹斯里颜清文、陈友信硕士、  
邢福鑫、拿督李剑桥、陈忠登医生、丹斯里张德麟、  
戴小华  
主席 : 黄汉良、  
副主席: 符树波、郭仁德、林福南  
秘书 : 陈松青  
副秘书长: 陈亚才  
财政 : 李玉书  
委员 : 翁清玉、程道中、云昌皓、陈正锦、吴志超、彭忠良、  
古润财、潘庆松、吴省三、陆培春



# 马来西亚 抗日纪念碑 图片集

雪隆区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委员会



# 马来西亚抗日纪念碑图片集



出版

雪隆区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委员会  
c/o 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No. 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03-22746645 Fax: 03-22724089



编辑

马来西亚抗日纪念碑编辑委员会



执行编辑

陈亚才



美术设计

叶玉佩



承印

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No. 45169-K)  
19-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出版日期

1999年8月15日



定价

RM50.00



## 《马来西亚抗日纪念碑图片集》前言

# 一个有待完成的使命

自古以来，人类社会不断出现大大小小的战争。不论是黠武的领土扩张、资源的巧取豪夺；或是正义的反侵略抗争，无辜的普罗大众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牺牲者。

战乱期间，人的尊严惨遭践踏，各种武力、野蛮及不人道的行为，似乎摆脱了道德的批判和法律的制裁。但是，浩劫之后再回顾及省思，人们禁不住要对战争的非人性和摧残感到惊心动魄，甚至长期蒙羞，成为心灵上不可磨灭的阴影和伤痛。第二次世界大战便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对于马来亚 / 马来西亚人民而言，日据时期三年零八个月所蒙受的苦难与残害，是我们维护与珍惜和平的反面教材。对于在抗日战争中殉难的英烈忠魂，纪念碑是深刻的历史见证，牵引人们的记忆和崇敬之情，同时也是国民历史教育的具体教材。此外，纪念碑的碑文也是研究华人历史的一手资料。因此，有系统地整理全国各地抗日纪念碑的资料，包括照片、碑文、纪念碑所在位置图、建造的背景以及管理的情况等等，是我辈义不容辞，而且必须加紧完成的使命。

分布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及各种造型的纪念碑，为数不下数十个。过去德国傅吾康教授曾进行田野调查，收集了部份的纪念碑资料；之后，日本学者高嶋伸欣作了更深入的访查，所发现的纪念碑数量超越前者。我们在两位前辈的基础上，除了按图索骥，也尽力设法找出其他少为人知的纪念碑，而终极目标是希望能够将散布在马来西亚全国各地的纪念碑找出来，作完整的纪录、整理和分析，并准备出版专书以广流传。

这本限量发行的《马来西亚抗日纪念碑图片集》初稿，是为了配合 1999 年雪隆区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系列活动而出版的。这本图片集收入的只是部份的资料，因为田野调查和资料整理的工作尚在进行中。我们将现有的部份成果呈现出来与大家分享，希望激发大家对纪念碑的关注，也期待在往后访查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各地热心人士的协助。

这本初稿的纪念碑，其呈现方式是按地理位置，从南马至北马，由西马至东马的顺序出现。我们将所拍摄到的照片、幻灯片以及文字资料输入电脑。初稿是以较精简的方式出现。

编者



# 目 录

## JOHOR 柔 佛

- 1 新山：华侨殉难纪念碑
- 6 振林山：华侨男女老幼殉难义墓
- 7 三板头：任罗宏华侨被害同胞公墓 (1945)
- 8 日军屠杀 400 平民  
——2 逃生者追述悲惨一幕 ◆ 罗素兰报导、戴敏非摄影
- 11 殉难华侨万灵墓碑
- 12 华侨男女老幼及黄林陈洪家属殉难之墓
- 14 蝗军纪念被杀同僚招魂碑矗立一世纪◆ 报导 / 摄影：江德华

## Melaka 马六甲

- 17 (1) 马六甲华侨抗日殉难烈士纪念碑
- 21 马六甲华人社团热心人士重修抗日烈士纪念碑记
- 23 修建华人抗日义士纪念碑乐捐芳名
- 24 马六甲华人抗日义士纪念碑 ◆ 沈慕羽 (1947 年)
- 25 三保山麓埋忠骸 ◆ 沈慕羽
- 26 抗日义士纪念碑重修记 ◆ 沈慕羽
- 27 甲华人抗日纪念碑的故事 ◆ 爱枫
- 28 抗日烈士纪念碑, 年年清明节有公祭 ◆ 报导：王志明
- 29 甲 70 华团代表清明节 / 抗日义士纪念碑献花
- 30 (2) 1945 年“九五”殉难史志碑
- 34 (一) 马六甲人民委员会总会刊录

## Negeri Sembilan 森美兰

- 36 (1) 双溪镭华侨殉难叁佰六十八位纪念碑
- 37 (2) 文叮华人日治蒙冤纪念碑
- 39 (3) 港尾村庄蒙难华族同胞纪念碑
- 42 战后 50 年亚洲思考旅行团凭吊港尾村蒙难碑
- 43 (4) 林茂县华族蒙难魂墓
- 44 (5) 余朗朗蒙难华族同胞纪念碑, 知知港余朗朗殉难华人总坟墓

- 46 (6) 殉难同胞纪念碑 (葫芦顶) (殉难烈士墓)  
 47 死亡的见证——日本侵略军在森州的治安肃清及抗日时期死难华族同胞纪念碑  
 48 (7) 殉难烈士墓

### Selangor & Kuala Lumpur 雪兰莪 & 吉隆坡

- 50 (1) 纪念中华民国男女侨胞殉难墓  
 52 (2) 雪兰莪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殉难纪念碑  
 55 (3) 中华民国日治侨胞殉难者总墓 / 纪念中华民国男女侨胞惨死墓  
 57 (4) 雪莪锡米山牛骨头殉难先烈纪念碑  
 59 (5) 英魂不散  
 60 华侨抗战殉难纪念碑 / 战后初期新马复员机工

### Perak 霹雳

- 79 (1) 吡叻州抗日殉难侨胞公墓  
 80 (2) 殉难华侨列君之墓  
 84 (3) 第二次世界大战殉难烈士公墓  
 87 太平山麓战争纪念坟场——澳副总理千里祭英魂  
 88 (4) 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碑 (1939-1945)  
 90 (5) (日军) 战迹纪念碑

### Pulau Pinang 槟城

- 91 (1) 钟灵中学殉难师生纪念碑  
 94 (2) 槟榔屿华侨抗战殉职机工罹难同胞纪念碑  
 96 槟城亚依淡纪念碑痛史 ◆王子柏 (1966 年)  
 99 槟华抗战殉职纪念碑——唤起人民抗暴保家心 ◆钟慧芬  
 102 凄风苦雨吊忠魂 ◆张竹安  
 105 日本蝗军当年残杀良民的见证——旧话重提纪念碑 ◆温振祥

### Kedah 吉打

- 107 略述沦陷时期——双溪大年蒙难血泪史 ◆八八叟许峥嵘  
 110 残酷的战争随岁月埋葬……

### Kelantan 吉兰丹

- 109 抗战烈士纪念碑 110 吉兰丹日本大钟楼 / 叮叮当当唤醒和平 ◆洪国新

### Trengganu 丁加奴

- 111 登嘉楼华侨殉难纪念碑



## Pahang 彭亨

- 113 (1) 华侨殉难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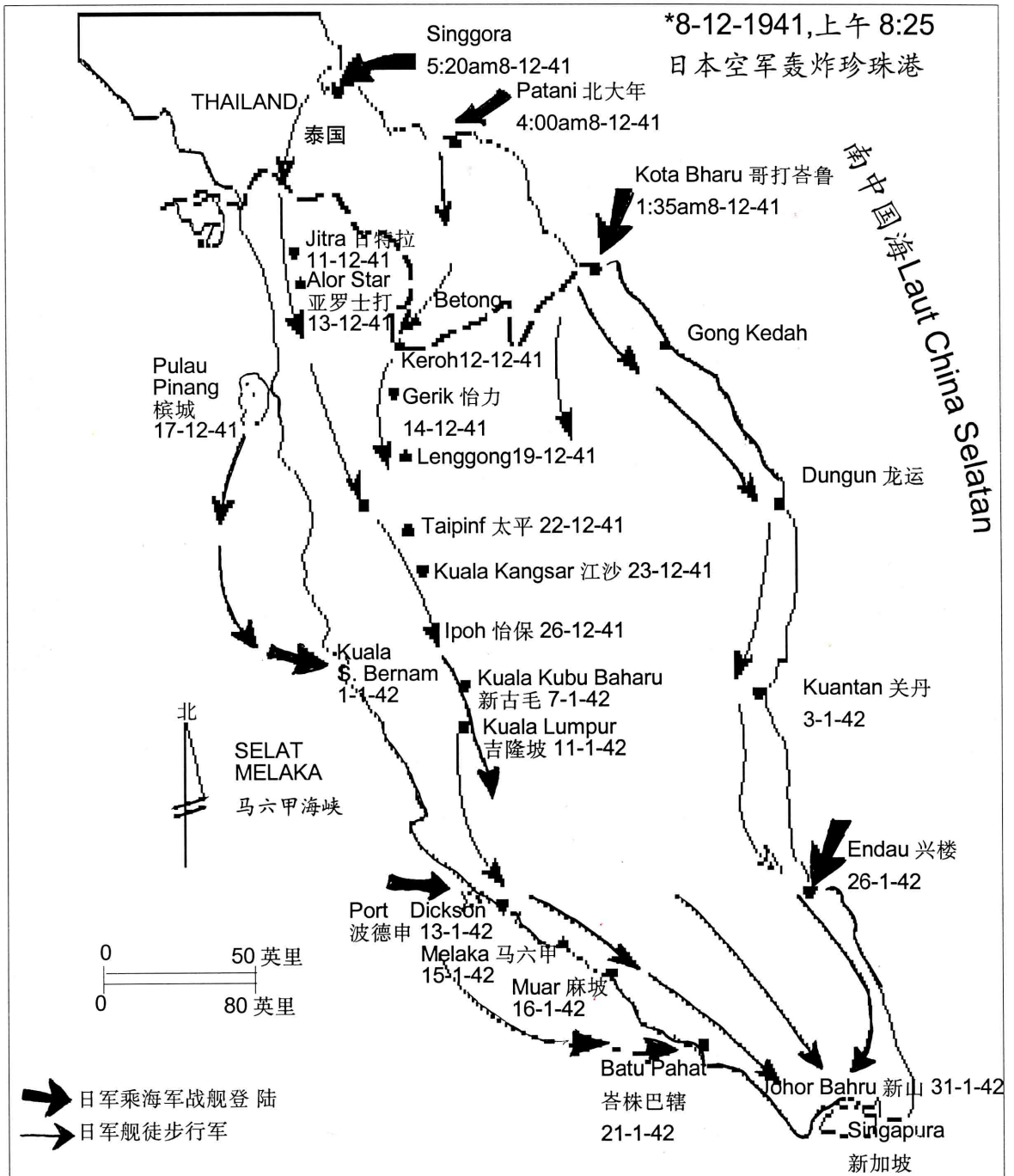
## Sabah 沙巴

- 115 各族游击队抗日殉难纪念碑  
118 潮汕同乡蒙难纪念碑  
118 莆田同乡蒙难纪念碑  
119 福建总坟场碑

## Sarawak 砂劳越

- 122 卓领事暨同难四人纪念碑  
124 殉难侨胞黄华先生之墓  
125 被难侨民公墓

日军入侵马来半岛路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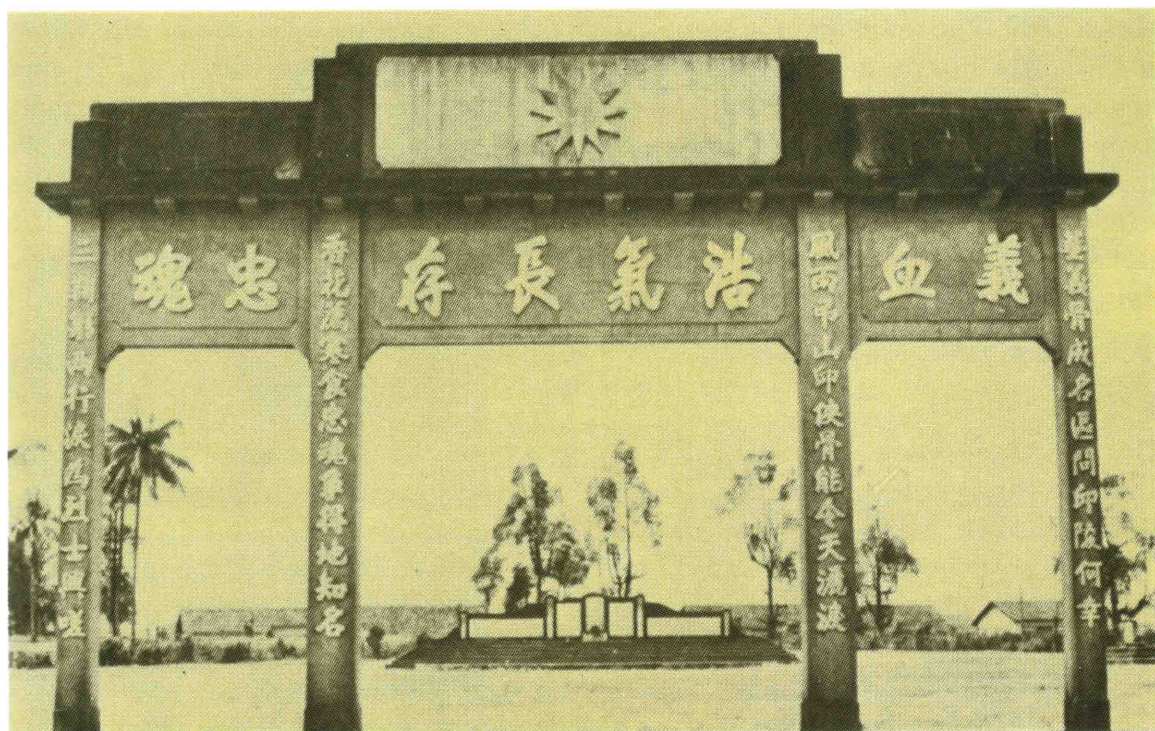




JOHOR  
柔佛

新山惹兰甘文茶

## 华侨殉难纪念碑



“华侨殉难诸先烈公墓牌坊”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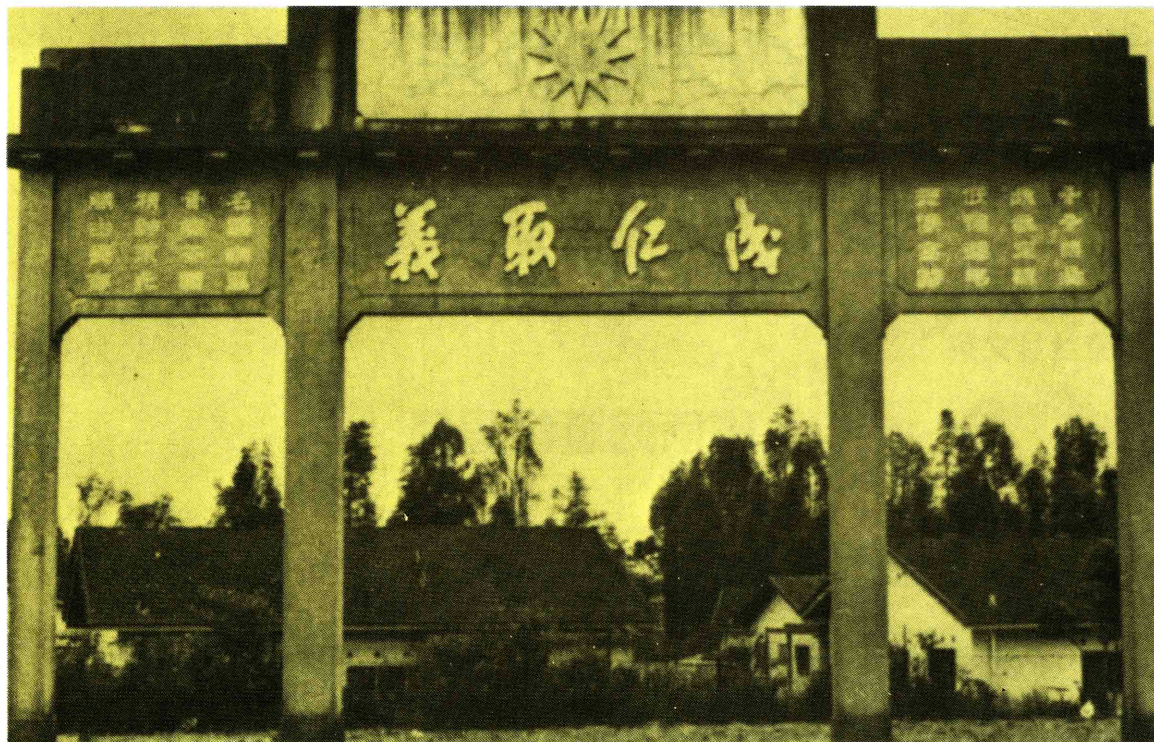
民国三十六年(1947)

忠魂 浩气长存 义血

葬义骨成名区问邱陵何幸  
风雨吊山邱侠骨能令天俚泪  
香花荐寒食忠魂争得地知名  
三鞠躬两行泪为烈士兴嗟







“华侨殉难诸先烈公墓碑坊”背面

民国三十六年(19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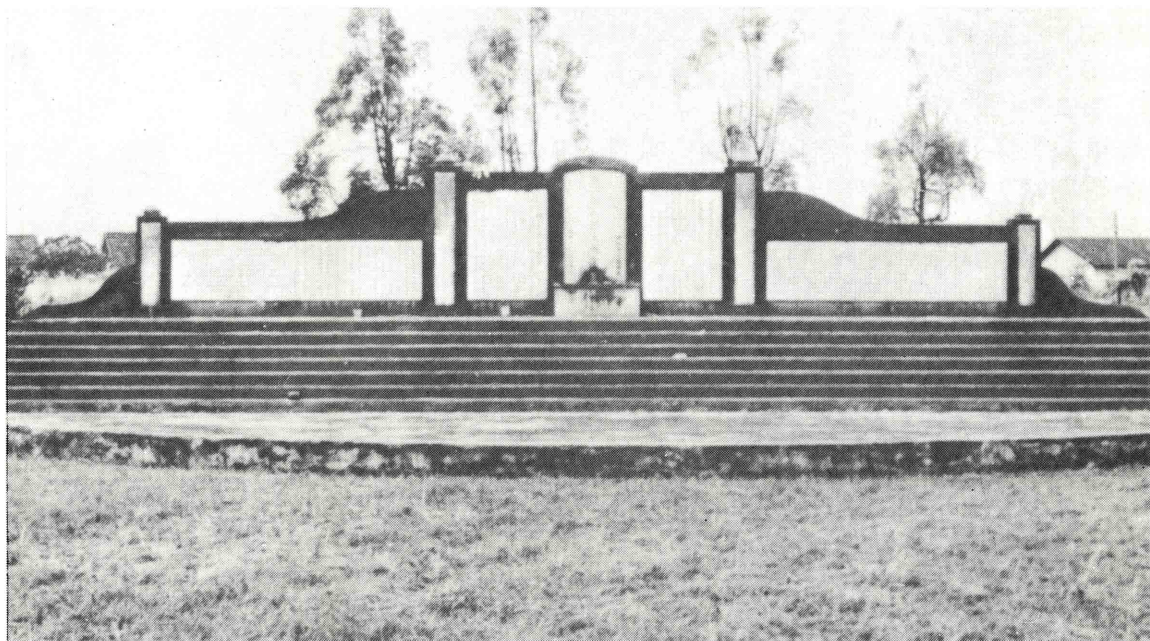
成仁取义

叠叠义骨  
巍巍忠碑  
低徊凭吊  
想像当时

名留南岛  
骨瘞茶园  
精神不死  
万古长存







## 华侨殉难纪念碑记

◆ 柔佛新山区华侨  
殉难纪念碑

世有所谓浩劫者，遭时凶，横祸如川壅隄决，人命曾蝼蚁不若。吾侨何辜，竟於日寇南犯时，不幸而身受之矣。当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北马告警，鲸一耀而吞舟，虎数步而择肉。烽燧竞传，羽书押至。翌年一月三十一日而新山陷。天狼炳耀，参虎扬芒。吾侨燕处燎堂，乌能幸免哉！於二月廿五日至三月杪先屠哥踏路十三碑暨东山等处，次屠新山市士乃，继屠振林山、十六碑、泗隆园。泉骑所至，侨无余类矣。肤迎刃，血染镗，跣铺遗簪，不知凡几。尸填大海之滨，血溅长林之野，山川震眩，日月无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不是过也，更於沦陷三年八月间，新山吾侨前后再被掠拷刑戮而死者，逾万人，而筹账会职员之罹祸尤惨。新山市有陈君合吉等、班兰有谢君振傅等、十三碑有游君登五等、高踏登宜有杨君清泉等。夫任事而至杀身以成仁，吾侨独能秉河嶽星辰两间正气，视死如归，其掷头颅、洒热血、为我民族争光荣，为昔天下倡忠义。死事之烈，亘古未有也。幸我联军金鼓誓众，飞将鹰扬。前锋电发，用讨未兆之谋；卒制不羁之虏。海澨残寇，投戈泥首，三载逋诛，一朝荡定。新山同侨，劫后余生。忿深抢地，已闻殇魂之雨哭，复见碧血之夜然。英灵何依，吊祭毋至。枕骸偏野，暴露堪虞；爰收遗骸二千有馀具，卜地公葬。旋即成立建碑委员会董其役，思轅不敏，用敢纪其大略，俾刻金石，以垂不朽。呜呼，孰谓国大人多者不可侮，不自强终何补！洎乎覆巢之下有如此，今而后吾侨其勉夫。

五华李思轅拜 撰  
潮安谢楚秉敬 书

柔佛新山区建碑委员会立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八月四日



## 新山区筹赈会殉难职员诸先烈英名列左

|     |     |     |     |     |
|-----|-----|-----|-----|-----|
| 陈合吉 | 傅岳初 | 陈巧贤 | 薛水木 | 林以文 |
| 赖可椒 | 钟毓泉 | 谢振傅 | 陈树典 | 陈全奎 |
| 潘于天 | 刘国树 | 陈仲祺 | 甯 广 | 游登玉 |
| 洪祝三 | 连天仙 | 卢鸿云 | 罗子棠 | 王应文 |
| 冯南和 | 杨清泉 | 郭潮城 | 黄道泰 | 甘家琰 |
| 罗拱阶 | 黄 就 | 叶植云 | 罗济琚 | 邓庆棠 |
| 张贵则 | 曾 仁 | 张田康 | 温辉廷 | 谢龙华 |
| 杨霭士 | 农 桂 | 彭海鸥 | 黄万事 | 彭瑞麟 |
| 范应如 | 丘旭孚 | 李 扬 | 张 生 | 王友局 |
| 曾 添 | 吴世健 | 杨观赉 | 黄文宾 | 陈兆光 |
| 何 平 |     |     |     |     |

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南侵柔佛新山区  
华侨殉难诸先烈公墓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六月建碑委员会立

## 新山区殉难侨胞列左

|     |     |     |     |     |
|-----|-----|-----|-----|-----|
| 黄振悦 | 纪力均 | 林炳森 | 袁思娣 | 陈柏楠 |
| 王松佳 | 余嘉祥 | 洪翼藩 | 纪耀光 | 杨 如 |
| 李全绍 | 陈逸溪 | 符载廉 | 黄学谨 | 洪俊士 |
| 刘汉潘 | 梅桂文 | 谢良金 | 陈朝宗 | 郭尊华 |
| 余松茂 | 陈秉贤 | 辜永镇 | 陈思贤 | 陈成辉 |
| 余炎发 | 冯贵安 | 李惠璧 | 邓业成 | 陈亚宝 |
| 谢叙穆 | 邓金佑 | 卓锦汉 | 李赛娟 | 钟庚妹 |
| 邓观英 | 邓致英 | 邓月南 | 罗月好 | 吴水金 |

## 新山区殉难侨胞列左

|     |     |     |     |     |
|-----|-----|-----|-----|-----|
| 蔡 章 | 谢少石 | 杨其祥 | 蔡植森 | 罗 和 |
| 陈巧惠 | 黄百仕 | 杨亚龄 | 陈连元 | 孙芝臣 |
| 萧砚香 | 萧其恭 | 辜哲根 | 杨荣秋 | 陈清万 |
| 蔡顺卿 | 陈美霜 | 翁秋桂 | 张风盛 | 刘利华 |
| 周锦生 | 文木顺 | 江官生 | 陈周普 | 袁亚就 |
| 陈达海 | 林兴发 | 萧摧香 | 黄绍标 | 孔超乐 |
| 黄炳荣 | 罗尾扭 | 刘鼎祥 | 林文哥 | 张 生 |
| 林焕杰 | 袁亚娥 | 刘营钟 | 黄学标 | 李锦芝 |
| 何 育 | 梁中秋 | 亚 婵 | 黄得全 | 叶竹英 |
| 林发荣 | 李建妹 | 李炳焕 | 钟 佛 | 袁亚才 |
| 萧笔生 | 辜宏高 | 刘 鑑 | 黄芝炎 | 陈家香 |
| 彭 妹 | 亚好姐 | 袁亚霞 | 黄慈煦 | 姚亚仪 |



THIS MONUMENT IS EREC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JOHORE BAHRU DISTRICT IN UNDYING MEMORY OF  
THOSE THOUSANDS OF OUR BELOVED COUNTRYMEN WHO WERE  
MASSACRED BY THE JAPANESE BETWEEN 25TH FEBRUARY  
AND 31ST MARCH 1942, IN THE TOWNS AND VILLAGES OF  
THE DISTRICT AND OF THOSE WHO WERE APPREHENDED  
AND TORTURED TO DEATH MANY FOR HAVING BEEN MEMBERS  
OF THE CHINA RELIEF FUND ORGANIZATION.  
HERE LIE THE REMAINS RECOVERED AND REVERENTLY RE-INTERRED  
OF SOME TWO THOUSAND OF THE VICTIMS.  
AUGUST 1947

THIS MONUMENT IS EREC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JOHORE BAHRU DISTRICT IN  
UNDYING MEMORY OF THOSE  
THOUSANDS OF OUR BELOVED  
COUNTRYMEN WHO WERE MAS-  
SACRED BY THE JAPANESE BE-  
TWEEN 25TH FEBRUARY AND 31ST  
MARCH 1942 IN THE TOWNS AND  
VILLAGES OF THE DISTRICT AND  
OF THOSE WHO WERE APPRE-  
HENDED AND TORTURED TO  
DEATH MANY FOR HAVING BEEN  
MEMBERS OF THE CHINA RELIEF  
FUND ORGANIZATION HERE LIE  
THE REMAINS RECOVERED AND  
REVERENTLY RE-INTERRED OF  
SOME TWO THOUSAND OF THE  
VICTIM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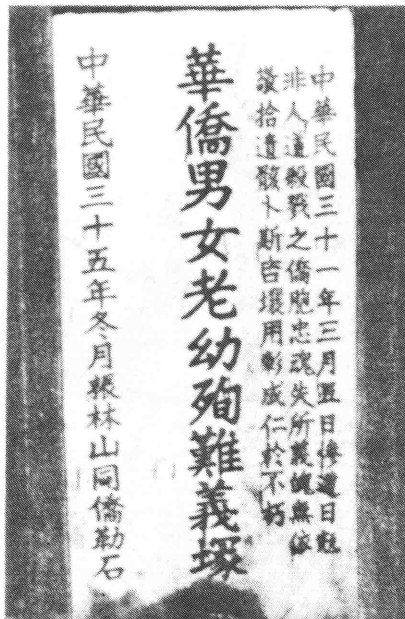
柔佛新山區華僑殉難紀念碑記  
世有所謂浩劫者遭時閔凶橫  
禍如川壑隄決人命曾幾幾不  
若吾僑何辜竟於日寇南犯時  
不幸而身受之矣當民國三十  
年十二月八日北馬告警鯨一  
躍而吞舟虎數步而擇肉燔燹  
接踵而至至翌年一月卅一  
日而新山陷天狼炳耀參虎揚  
芒吾僑無處燎堂烏能倖免哉  
於二月廿五日至三月杪先屠  
屠新山士乃繼屠振林山十  
六碑泗隆園泉所至吾僑無  
遺類矣屠刃血染鐸蹄鋪道  
傷不知凡幾屍填大海之濱血  
漲長林之野山川震眩日月無  
光楊州十日嘉定三屠不足過  
也更於淪陷三年八月間中新  
山吾僑前後再被掠擄刑戮而  
死者逾萬人而華賑會職員之  
罹禍尤慘新山有陳君合吉  
榮莊周有射官長等十三人



The common tomb of more than 2000 Chinese from around Johore Bahru who were killed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particular between 25 February and 31 March 1942. The tomb and the stone-inscriptions were set up by a special committee in 1947. The inscription to the right of the tombstone gives the names of fifty-one victims of the China Relief Fund Organization, the inscription furthest to the right composed by Li Szu-yuan and written by Hsieh Ch'u-ping, relates how most people lost their lives, with reference to the notorious massacres of Chinese civilians by the invading Manchus at Yang-chou and Chia-ting in 1645. The inscription to the left give the names of nearly one hundred further victims and a short English text. Various proverbs and couplets are written on both sides of the memorial arch.



## Gelang Patah 振林山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三月五日慘遭日寇非人道殺戮之僑胞忠魂失所義魄無依敬拾遺骸卜斯吉壤用彰成仁於不朽

### 華僑男女老幼殉難義墓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冬月振林山同僑勒石

The common tomb of Chinese men, women, and children killed by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forces on 5 March 1942. The tombstone was set up by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Gelang Patah in 1946. This slaughter is mentioned in the memorial in scription at Johore Bahru.



抗日殉難義塚墓碑 民國三十五年(1946)

Chinese cemetery, located on the roadside between Gelang Patah and Pontian.



# Jemaluang

## 三板头

The Chinese cemetery is of a rather recent date, but there is a common tomb dating from the Second World War.

### 任罗宏华侨被害同胞公墓 (1945)



西历一千九百四十二年日本沦陷马来亚任罗宏华侨被害同胞公墓

The common tomb of Chinese killed by the Japanes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1942. The tombstone is not dated, but was probably set up after the war in 1945 or later.

# 日军屠杀 400 平民

## 2 逃生者追述悲惨一幕

◇ 羅素兰报导、戴敏非摄影

### 引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入侵马来亚，屠杀平民、奸污女人都是一幕幕的惨剧，侥幸逃生者今日娓娓道来，令人心寒。

岁月容易在人的脸上划下痕迹，惨痛的记忆更是深深的烙印在人的心坎里，一辈子都无法忘记，尤其是所经历或目击的事件涉及到自己的亲人、朋友或同胞，伤口肯定永远都不能缝合。

振林山是柔州一个朴实的小镇，近年来因发展第二通道而名声大噪。尽管是个小地方，却也逃不过 1942 年期间日本人侵略我国时所遭受到的迫害，此外，1977 年 12 月 4 日马航班机在丹絨古邦坠毁，100 人惨死，更令人不堪回首。

### 尸体叠成山般高

日本在 1941 年 12 月 8 日偷袭珍珠港后，大举攻占东南亚各地，怎么也没想到，于 1942 年正月 18 日（农历）日军骑着铁马出现在振林山市区，更想不到的是，翌日，将近 400 名的当地居民被铁线捆绑双手，而日军就用刺刀或机关枪进行集体大屠杀，



◆ 林福来：日军脚车队，用机关枪、刺刀，将 400 名振林山民众杀死。

尸体叠成山般高，血也流成河。

透过振林山村长郭书镰的穿针引线，安排了当时侥幸能逃过日本魔掌的当地居民——71 岁的林福来与 76 岁的洪福存，重新阐述当时的悲惨经历。

“我记得大屠杀是发生在华人新年后，日本脚车队有整 100 人浩浩荡荡的过来，当时地方上的父老即传出消息，来者不善，他们是来给“下马威”的。”林福来说，当时他只有 13 岁，日军杀人后，街上的血流成河，凝固后深达一寸

高，而这些遭日军所杀的几乎都是华族男子。

1942 年，农历正月十八日军骑着脚踏车、肩上背着机关枪、刺刀，就住进现在振林山街上马华公会的会所（当时为工余俱乐部）。林福来说，当晚，由于天气冷，这些日军便向居民借枕头、被单，并透露隔天要折返。

“19 日——早上 8 点左右，居民来取回被单、枕头，双方发生冲突，日军大怒，插上“黑旗”，过后日



军又骗说皇军要分5依格的土地给每个人，所以召集居民到大街集中，等到居民都排成长队后，日军就大肆屠杀他们。”

当时，林福来跑到咸水芭避难。他追忆说，枪声大约在10时左右响起，听起来好像建筑工人在拆锌板一样。下午2时多，当林福来回到住家时，发现家人都不在了，到街上还遇到现为全国董总署理主席的黄复生，彼此见面第一句话竟是：“你看到我的父亲吗？”

“过后，我才知道父亲没有到街上排队，他是躲在家里附近的亚答材料下，才逃过一劫。”林氏补充说。

日军撤退后，这些尸体后来还是当时的港主郑荆召叫人来处理。

据他了解，在众多被杀者当中，有3名侥幸逃过死神的召唤，他们是吴宣统、朱万德与朱万成兄弟。其中朱万德的身上被刺了十几个洞，连肚皮油都流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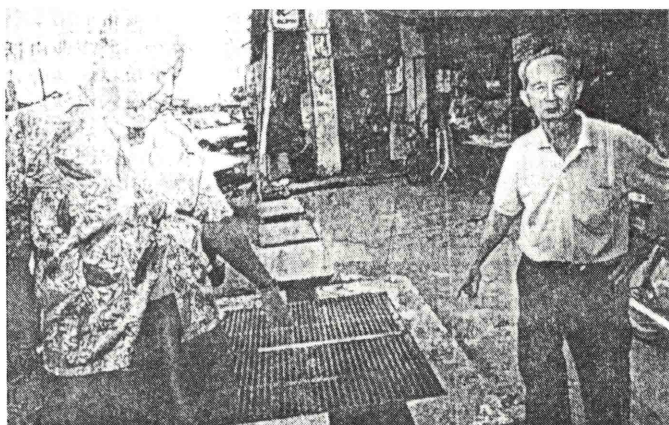
马来亚陷入日军手中的这段期间，老百姓处在水深水热当中，过着的都是暗无天日的日子，生命分分钟不保。在战乱时期，除了生离死别令人难受外，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妇女或少女在日军的兽欲下，所饱受凌辱与摧残。林福来说，当他躲在日落洞以逃过日军的杀害时，听到十几个彪形大汉将一个躲在鸡寮的少女给轮奸了。

“这些日军见人就问‘ARUKA’？意思是有没有姑娘？我们都说没有。可是非常不巧的是，住在我屋后的鸡寮内的姑娘却被他们发现了。当晚，他们十几人又再次回来，最后将该名女子奸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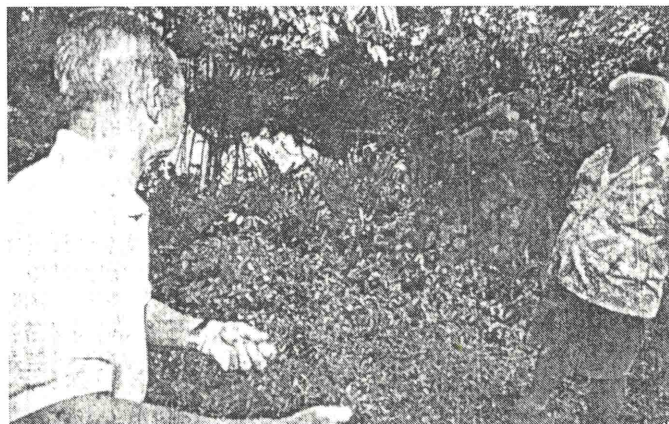
林福来说：“该名女子被强暴后羞愧得离开伤心地。隔天，其中一名食髓知味的日军再次来到这里要找该名女子，结果反遭日落洞的父老活活打死。”

“该名日军的同伴因久久不见他回来，又带了一批人来这里，询问他的下落，我们大家都谎称不知道，所幸结果不了了之。”

林氏相信，这些所谓的日军，其实一部份是当时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台湾华人，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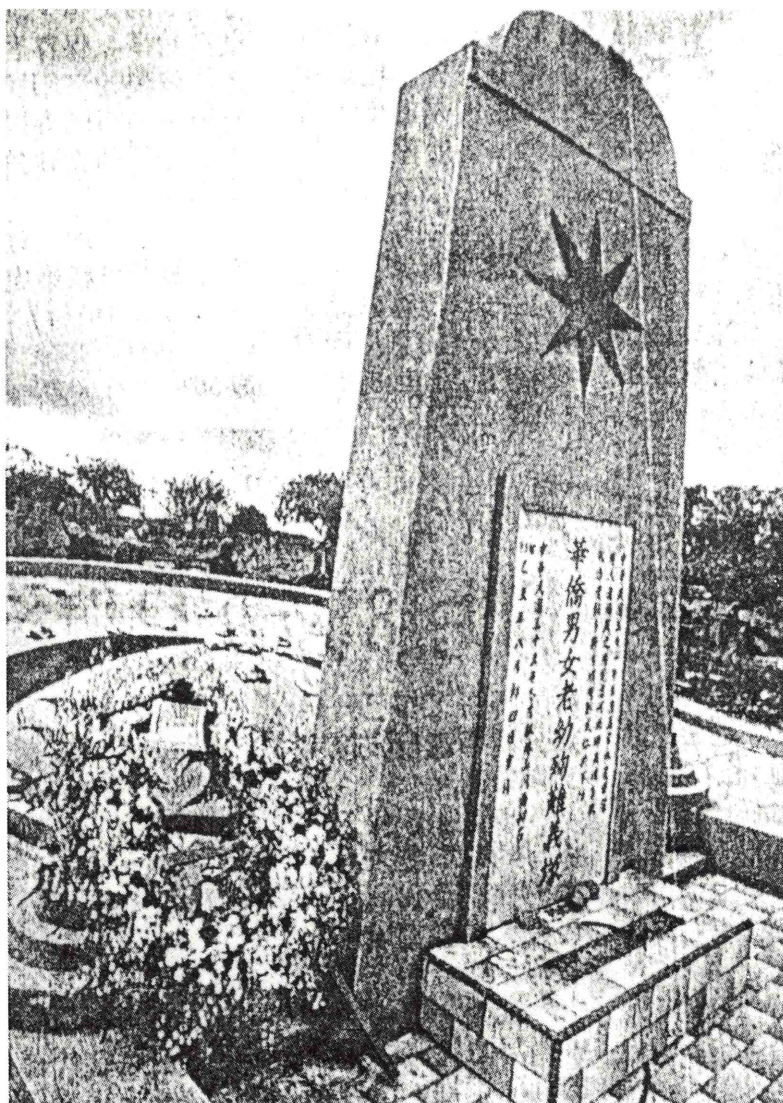
◆虽然水沟已变样，不过日军就是将被杀者叠放在防空壕的沟渠内。



◆林福来与洪福存所站之不远处，就是当日日军在桥上用刺刀将活人推下河的地方



◆ 振林山义山亭的“华侨男女老幼殉难义冢”纪念碑,纪念那些惨遭日军杀害的平凡百姓。



时这些台湾人也被日本军方派来东南亚进行侵略行动。

## 开枪杀人推落河

洪福存追忆日军滥杀居民时表示,日军杀人后,叫人将尸体叠在防空壕的的沟渠内,或在港边桥上用刺刀刺或机关枪扫射,不论这些人有没有断气,全部都被推入河中。

“那些被叠在沟渠里的人,有些其实是因窒息而死的。”洪福存说,因为有些被日军打晕过后,就被拖入沟内,一个压着一个,在长时期没有空气的情况下,最终便断气身亡。

当时,洪福存年仅15岁。他因跑去王永记砖厂而保住一条命。不过,他的弟弟因顽皮到街上溜跄惨遭杀害。此外,他的叔公及一部份亲戚都失了纵,再也不曾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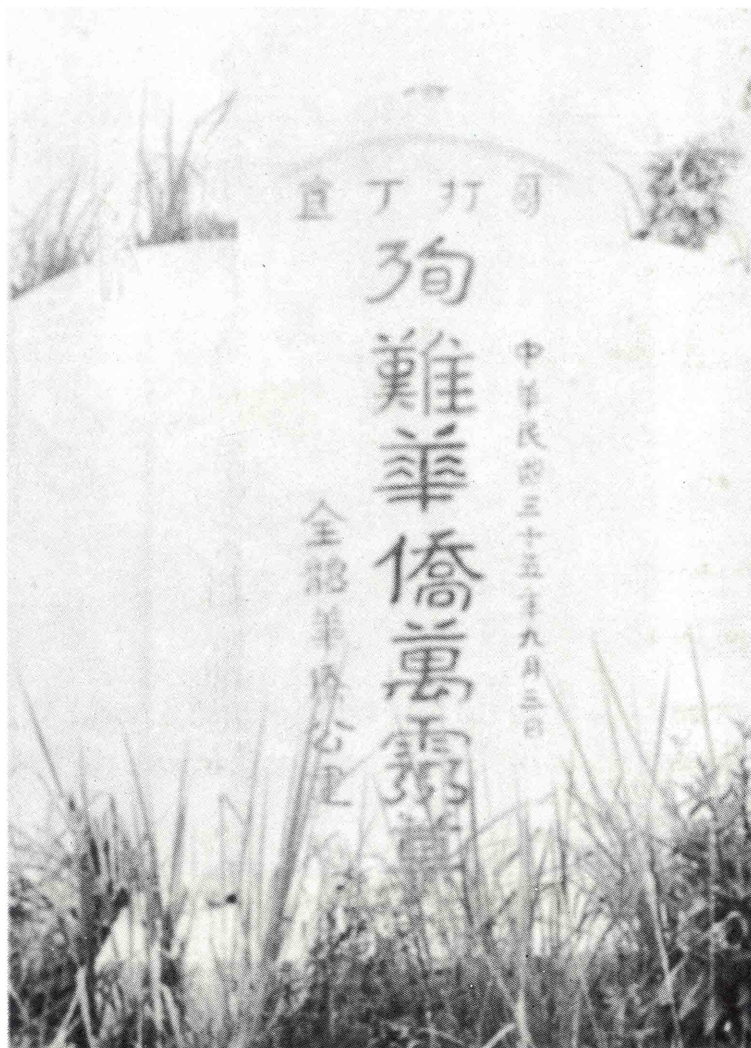
这段历史,对年轻一辈来说,不过是考试被迫记在脑里的考题,但是,对于那些上了年纪例如像林福来、洪福存等人来说,这简直是割在心口上的伤疤,永远无法愈合。

(1996年4月25日《星洲日报》)



# 殉难华侨万灵墓碑

民国三十五年(19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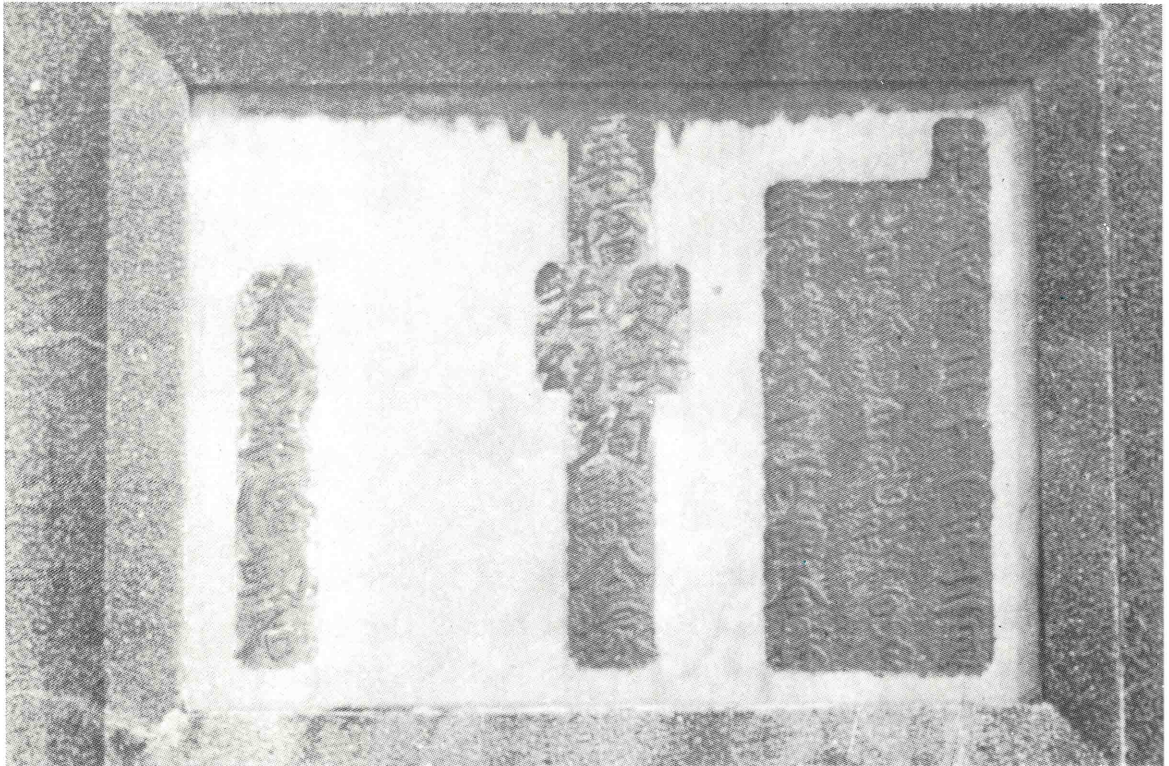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九月三日  
哥打丁宜殉难华侨万灵墓  
全体华侨公建

The common tomb of Chinese killed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set up by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1946. The expression 'Tomb of the ten thousand souls' *wan-ling-mu*, for a common grave is rather unusual.

## 华侨男女老幼及黄林陈洪家属殉难之墓

民国三十五年(19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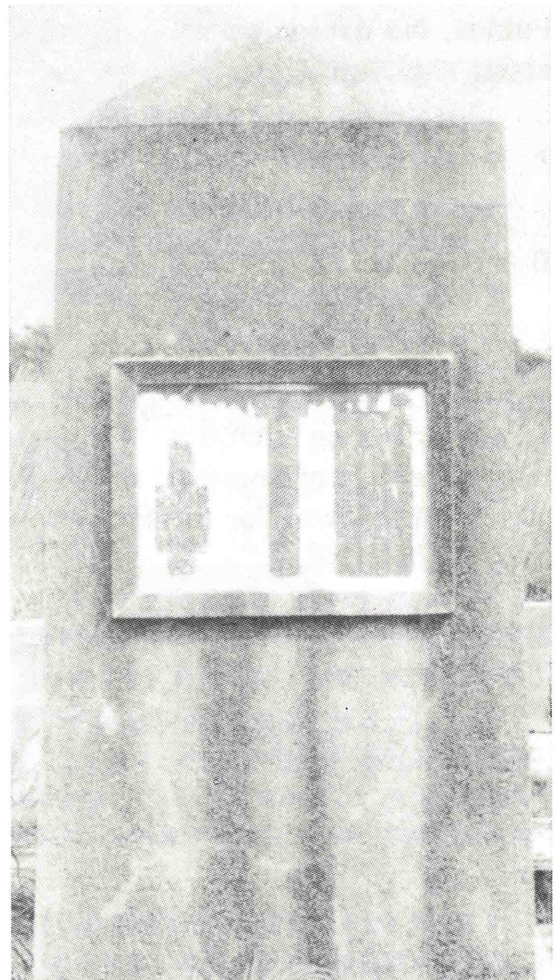
(一)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三月九日惨遭日寇杀害於柔佛埔来之西南峇株  
华侨男女老幼殉难公墓  
笨珍华侨勒石

A set of three tombstones of victims slain by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forces on 3 March 1942, south-west of Pulai. The central one is the common tomb of Chinese men, women, and children of Pontian. To the left is the common tomb of members of the Huang and Hung families set up by Huang I-hui and Hung Tzu-Liang, both from Fukien, and to the right the common tomb of members of the Huang, Ch'en, and Lin families set up by Ch'en Yu-an, Huang Wen-hung, and Lin Chi-tsung, all from Fukien. No date is given, but probably the tombstones were set up after the war, about 1946.





(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三月九日慘遭日寇杀害於  
柔佛埔來之西南峇株  
陳黃林家屬殉難之墓  
閩僑陳有岸黃文弘林基宗立



(三)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三月九日慘遭日寇杀害於  
柔佛埔來之西南峇株  
黃洪氏家屬殉難合塋  
閩僑黃穰惠洪子諒立

# 蝗军纪念被杀同僚 招魂碑矗立一世纪

◆ 报导/摄影:江德华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两个墓碑要叫作“招魂碑”。

招魂碑，它神秘，令人好奇之余，也不禁打从心里萌起一股寒意。

招魂碑？到底要招谁的魂？为什么要分隔两处，设立两个招魂碑？

两个招魂碑相隔距离足足有八英里之远。除了居住在柔佛州南亚港的居民外，没有多少外人知道它们矗立在哪儿，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

其中一个招魂碑旁的一面碑文记载，在日本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年），一批日本人已千里迢迢乘

船来到了马来亚半岛柔佛州，在哥打丁宜旧首府旁帝问港落脚。

当时，这批日本人把柔佛称作“柔佛国”。他们在帝问开拓森林，种植了树胶园，并成立了“南洋护漠株式会社”（即南洋树胶公司），可是在树胶树可以收割时，该公司的董事经理冈本贞然却病逝了。

冈本贞然与日本当时的著名作家福泽谕吉是知交，福泽谕吉曾著书指中国人愚鲁，贬低中国人，并主张疏远中国人及要学习西人“处分”中国人。

依照碑文中所写，当时陪同冈本贞然前来柔佛的，最少有十个人。

## 来马打探情报

可是，不少人却怀疑这批日本人真正目的。有



◆ 鍾德满：“南洋园口的日本人全被殖民地军人捉走了。”

人说，他们前来马来半岛种植树胶，是为了掩饰身份，而真正的目的则是进行“探路”的工作，即在日本侵占马来半岛之前，进行谍报工作。

从小便生长在帝问港的鍾德满（六十八岁）说：“在这批日本人里，有一人是日本将军。他们和高丽人（朝鲜）合作。”

“有一次，我看见一名高丽人在捉蝴蝶，但是他不是真正的捉蝴蝶，而是边走边在画地图。”

据鍾氏表示，日本人当时在帝问港所拥有的“南洋园口”占地约三千亩，并且大部份雇用马来人和印度人割胶。

这批日本人把所有树胶用舢舨运到新加坡，然后再从新加坡把树胶运到日本去。

“这批日本人很有钱，他们拥有本身别墅，别墅都有锡克人守卫，外人根本无法入内。”

他说：“在我十四岁那年，即一九四一年某日清晨约五时，我在睡梦中遭家人叫醒，原来日本蝗军已经攻进新加坡了。”

“大约清晨六时，我们便看到大队的英国殖民地政府军把日本人的别墅重重包围起来，他们进入别墅内，将所有日本人都捉走。”

“我们都不知道那些日本人被英殖民地军捉去哪里了，因为之后他们便不曾出现过。不过，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从事有关的谍报工作而被捕。”

提到招魂碑，鍾德满表示，记得在他还很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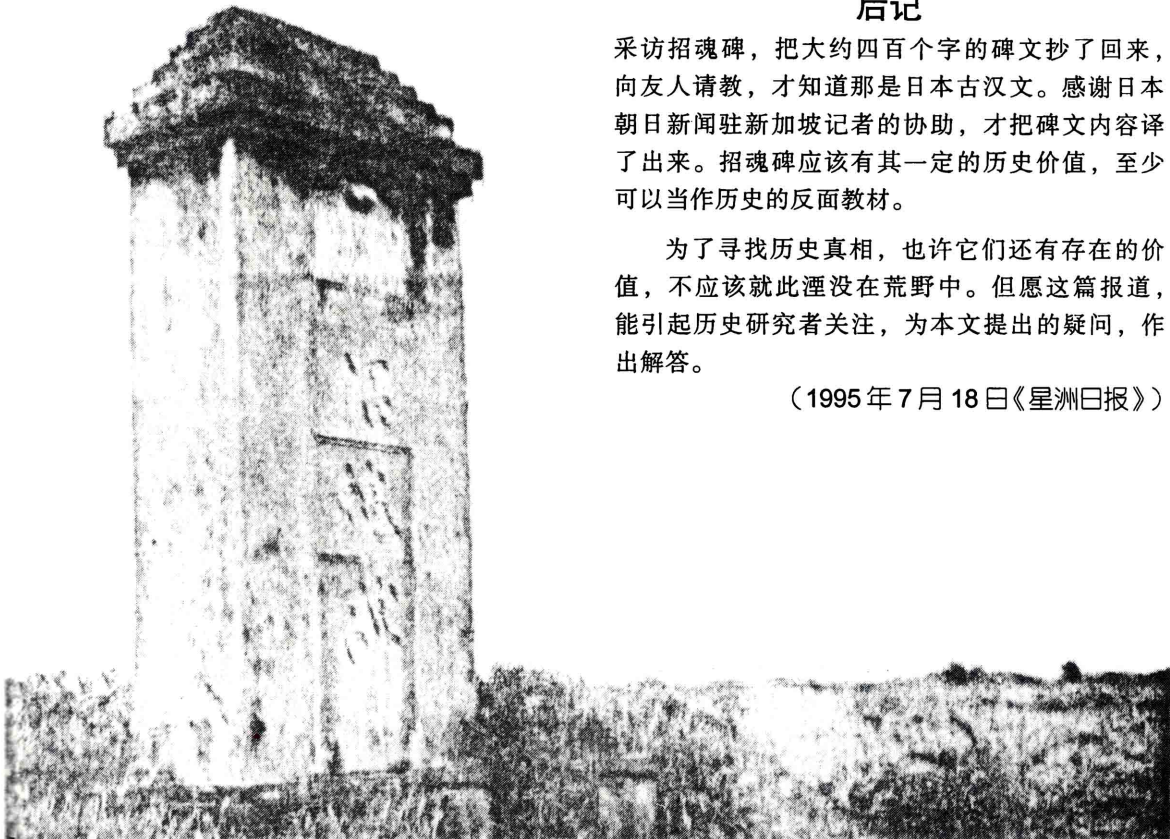
时候，就有招魂碑了，其中一个立于大正四年（一九一五年）的招魂碑，位置就是日本“南洋园口”的办事处；至于另一个高约十二尺招魂碑，是立于大正六年（一九一七年），其位置正是日本人的别墅的所在地。不过，现在两个地方都种下油棕树了。

## 捕捉抗日份子

说到这里，锺德满低下头沉思了片刻，才继续回忆说：“其实在英殖民地军人把该批日本人捉走的那一天，刚好有一名日本人回去了日本，这人我们叫他“胡须佬”因为他满脸长着胡须，他也会讲马来话。”

“当胡须佬回来发现该批日本人不见了后，便带了一批日本兵进入帝问港到处捕捉抗日分子，并杀了许多无辜的人。他们说要找回该批失踪的日本人。”

从这点可以看得出，这批失踪的日本人和日本军方有着很密切的联系。此外，从立于南洋园口办事处的招魂碑，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这座高十二尺的招魂碑，坐落在以往日本人的别墅范围内

这个高约六尺，厚六寸及宽约三尺的招魂碑，碑文是由一名“陆军大将”所书写的“招魂碑”三个字旁写着“元帅陆军大将从二位勋一等功★子爵川景明书”。（★字已看不清楚）

至于那个立于日本人别墅范围内的招魂碑则体积比较大，高约十二尺。石碑上除了写著招魂碑三个大字外，碑前上方则还以英文写着“In Memory of Noble Comrades”，意为“纪念显贵的同僚”。

石碑后则写着：“大正六年秋”“森村书”。

## 骨灰带回日本

锺德满说，在他年轻的时候，每年都有日本人前来招魂碑拜祭，但是，过后招魂碑也被其后人遗忘了。

“据了解，招魂碑下埋的只是死者的部份骨灰。因为死者的大部份骨灰都已被带回日本去了。这是日本人的风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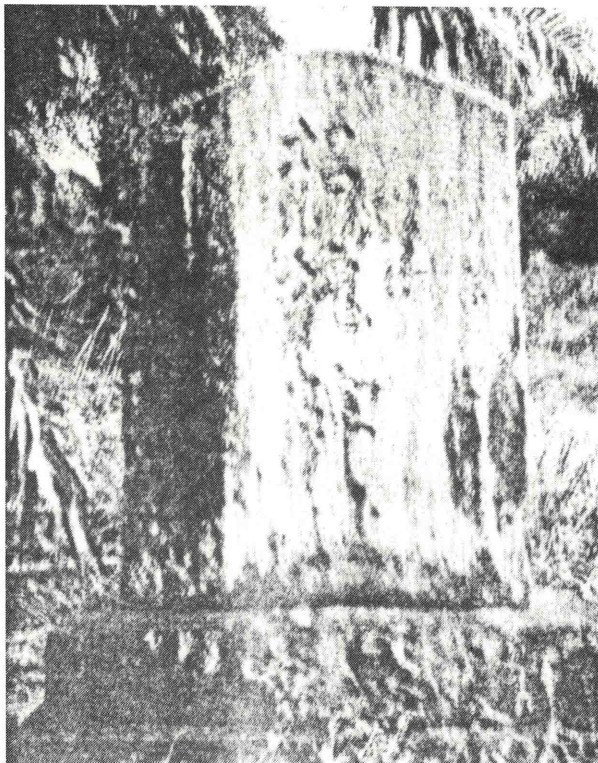
## 后记

采访招魂碑，把大约四百个字的碑文抄了回来，向友人请教，才知道那是日本古汉文。感谢日本朝日新闻驻新加坡记者的协助，才把碑文内容译了出来。招魂碑应该有其一定的历史价值，至少可以当作历史的反面教材。

为了寻找历史真相，也许它们还有存在的价值，不应该就此湮没在荒野中。但愿这篇报道，能引起历史研究者关注，为本文提出的疑问，作出解答。

（1995年7月18日《星洲日报》）

◆ 这座由“元帅陆军大将”书写的招魂碑，立于大正四年。



◆ 这个刻着“加餐努力”和约四百个字碑文的石碑，提到了“南洋园口”董事经理冈本贞然。





# Melaka 马六甲

## 马六甲华侨 抗日殉难烈士纪念碑









# 马六甲：三宝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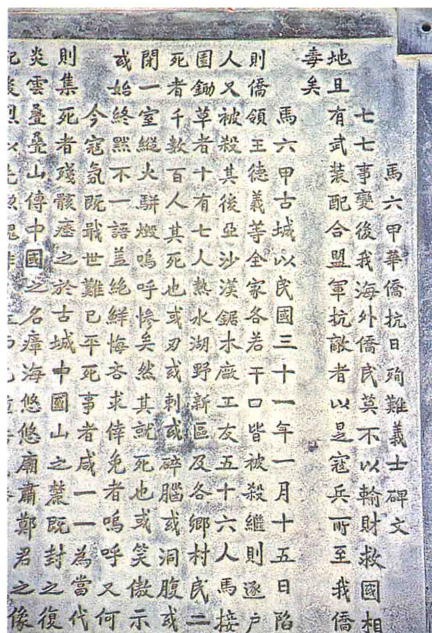
马六甲侨胞殉难纪念碑

忠贞足式

蒋中正题

## 马六甲华侨抗日殉难义士碑文

七七事变后，我海外侨民莫不以输财救国相号召。迨日寇南侵，南洋各地，且有武装配合盟军抗敌者。以是寇兵所至，我侨民遂以抗日就罪，备受荼毒矣。马六甲古城，以民国三十一年一月十五日陷於敌，侨民受毒尤甚。初则侨领王德义等全家各若干口皆被杀，继则逐户搜索，稍涉嫌疑者，三百余人，又被杀。其后亚沙汉锯木厂工友五十六人，马接区村农约三百人，德兴胶园锄草者十有七人，热水湖野新区及各乡村民二百余人，且复被杀，计先后死者千数百人。其死也，或刀或刺或碎脑，或洞腹，或掘土成窟集体屠埋，或幽闭一室，纵火骈毁，乌呼，惨矣！然其死也，或笑傲，示不屈；或慷慨骂敌不绝口，或始终默不一语，盖绝鲜悔吝求幸逸免者。乌呼，又何其壮也！



今寇氛既戢，世难已乎，死事者，咸一一为当代所旌表。侨居马六甲同人，则集死者残骸，瘞之於古城中国山之麓。既封之，复立石为文以纪其事。乌呼，炎云叠叠，山传中国之名；瘴海悠悠，庙肃郑君之象。虽异邦犹吾土，骨有攸归；配后烈以先坝，魂非不立。而况钟浩气，播义声，为民族争光，与海天共寿。仁既成矣，目其瞑诸。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 月 日

南安戴愧生撰文并书

马六甲全体华侨敬立





## IN MEMOERY OF THE UNFORTUNATE CHINESE VICTIM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MALAC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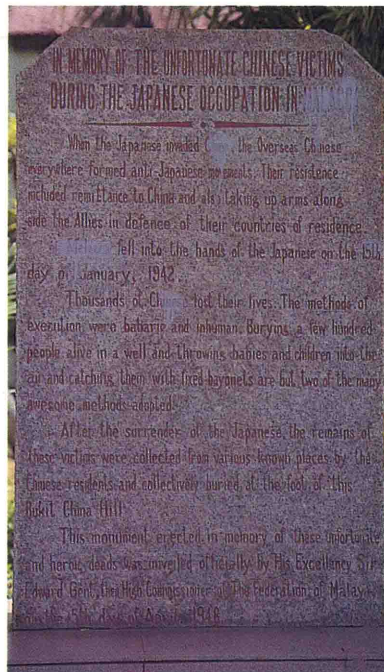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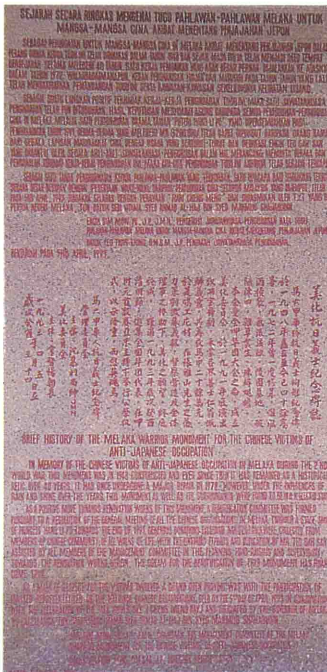
When the Japanese invaded China, the Overseas Chinese everywhere formed anti-Japanese Movements. Their resistance included remittance to China and also taking up arms along-side the Allies in defence of their countries of residence.

Malacca fell into the hands of the Japanese on the 15th day of January, 1942.

Thousands of Chinese lost their lives. The methods of execution were barbaric and inhuman. Burying a few hundred people alive in a well and throwing babies and children into the air and catching them with fixed bayonets are but two of the many awesome methods adopted.

After the surrender of the Japanese, the remains of these victims were collected from various known places by the Chinese residents and collectively buried at the foot of this Bukit China Hill.

This monument erected in memory of these unfortunate and heroic deads was unveiled officially by His Excellency Sir Edward Gent, then High Commissioner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on the 5th day of April, 1948.













# 修建华人抗日义士纪念碑乐捐芳名

公元一九九三年四月五日

岁次癸酉年三月十四日

六千美金者：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中心

五千元者：释理证法师 同美有限公司 陈金福  
(东成)食品厂有限公司 傲云山庄

三千元者：符玉珍

二千元者：戴晋梅局绅 柯火贵 郑林秀凤 拿督  
张武易 李引卜 沈慕羽局绅 三忠宫 美有限  
公司 同安会馆 中华大会堂 中华总商会

一千元者：魏伟杰 颜培讲 赖君溥 赖君铮 沁  
兰阁音乐社 廖保和 蔡天寿 蔡喜保 叶必健  
杨彩珍 国泰汽车有限公司 潘惜枝 郑玉针  
刘佳境 刘亚九 刘潘盛 达武企业有限公司  
冯秋萍 傅维亮 拿督陈清水 陈期禄温虎干父  
子(甲)有限公司 陈民锋 陈汉洲 陈清福 陈  
忠盛局绅 陈占源 森呷柔音乐社 黄成福 郭  
金凤 曾清松 曾荣谦 曾庆发 西河堂林氏大  
宗祠 拿督颜亨赐 柯荣山 拿督林金树 林锡  
洲吴志渊 赖氏宗祠 吴忠炳 拿督吴忠信 吴  
忠坦然 汪金海局绅 沈镜河 刘氏宗祠 李文龙  
李秀华 丘殷斌 王世科局绅 炎洲贸易有限公  
司 宝光金钻 刘两(甲)实业有限公司 徐亚万  
尚和摩多有限公司 胡木荣 拿督黄炳火 吴调  
顺 李献峰 冯眼科专科药房 古乙 万瑞免有  
限公司 新珑华冷气酒家 万美有限公司 树胶  
交易所 郑金榜局绅 陈顺免有限公司 陈免照  
建筑有限公司 福建会馆 祥和饼乾厂有限公司  
徐马云有限公司 培风校友会 惠州会馆林正免  
饼乾糖果厂有限公司 林镇藩酒楼有限公司 南  
大校友会 和利饲料厂有限公司 东方食品  
(马)有限公司 清华宫 海南会馆 和成栈有限  
公司 好世界冷气酒家 同协发有限公司明 树胶  
公会 公安隆金铺有限公司 免安会馆(天后  
宫) 华人教育协会 莲盘宫 颖川堂陈氏宗祠  
湖海殿 华校教师公会 神庙联谊会 协龙宫  
南安会馆 客属公会 茶阳会馆 明和坛 明星  
慈善社 孔教会 佛化孟兰盆法会工委 辛柯  
蔡氏宗祠 野新新和堂曼 徐瑞清有限公司 南

益树胶(私人)有限公司 潮州会馆 惠安公会  
米郊公会 四知堂杨氏宗祠 布疋百货制衣商公  
会 王氏宗祠 永春会馆 野新福建会馆 王晓  
春 邱金森 林国明 南华酒庄

六百元者：张氏公会 京果什货公会

五百五十元者：冈州会馆

五百元：萧丁略英 萧建裕 颜上智 叶研娘 杨  
绪盾 孙金福局绅 德教会紫昌阁 许金豹郭佩  
琪 吴金唐 李光楣 史正栖 拿督吴金峰 晨  
钟夜学校友会 建免(林同)有限公司 机器厂商  
公会 应和会馆 华人机器公会 精武体育会  
肇庆会馆 集贤俱乐部 惠来公会 华校校友会  
联合会 注礼堂戴氏宗族会 修德善堂 留台同  
学会 酒商公会 建筑商公会 咖啡商行 金商公会  
汉溪(vaca)汝中华公会

四百二十元者：亚洲保险亚洲之家

三百元者：黄培明 徐俊明 同益栈金铺有限公司  
宁阳会馆 新广利有限公司 裕生隆有限公司  
华人体育会 南侨互助社

二百元者：萧干昌 文风书局 郑东生 刘柏鑫  
张雅山 杨子进 叶必和 冯福祥 吴肴娘 李  
昌和 李钦文 野新客属公会 宋安生 南泉  
兄弟有限公司 东昇贸易公司 华人文化协会  
华人武术龙狮总会 小贩商业公会

一百元者：萧益妹 钟运秋 蔡良来 张伦乡 杨  
南来 杨法龙 杨锡和 叶铜房 崔耀成 冯朝  
光 陈启来 许万忠 马淑辉 圣记鸡商 徐关  
祥 林沅庆 林明镜 林洞辉 沈慕尧 林沅瑞  
成兴铁厂 罗氏宗祠 钟氏公会 禽畜业公会  
漳州会馆 广西同乡会 电业公会 妇女励志  
社 傢具同业公会 符氏宗祠 鱼商公会 黄四  
海牙科 华校退休教师联谊会 华轩俱乐部 育  
华校友会 中国公学校友会 仁贵颜氏宗祠 黄  
光

计 232 名总共马币\$204,430.85

# 马六甲华人 抗日烈士纪念碑

◆沈慕羽(1947年)



1937年，芦沟桥事变，日军大举侵略中国，掀起全面抗战。海外华人，义愤填膺，纷纷筹赈济灾，敌忾同仇，共赴国难。1941年底太平洋战事发生，日本挥师南进，我华族矢志全力响应盟军保卫疆土，抵御强暴，遂遭致敌人忌恨。

1942年元月15日，古城沦陷。铁蹄到处，肆意蹂躏。或集体屠杀，或围聚焚坑，不一而足。志士王德义、林大典、柳其杰、王宝兰、沈慕周等千余人相继殉难。死事之惨烈，世所罕见。

1945年，日军败降，河山重光。甲州华人社团组织安葬委员会，费时数月，搜集忠骸，累累白骨，葬之于三保山麓，建碑立表，崇功报德。中华民国蒋委员长亲题“忠贞足式”，海外部长戴愧生撰志并书。1947年5月4日举行落成典礼。恭请英国钦差大臣贞德爵士揭幕，华人领袖陈祯禄，中华民国驻新加坡总领事伍伯胜均躬与其盛，仪式庄严，气氛肃穆。

吾甲州华人社团同人，每届清明佳节，辄联合公祭，以慰英烈在天之灵，并表扬吾民族之正气焉。



# 三保山麓埋忠骸

◆沈慕羽

马来亚沦陷期间，魔爪到处，百姓遭殃，鸡犬不宁，吾甲侨惨受集体屠杀者，不下十次，牺牲於毒手者，数以千计，发生地点，及时期各异，因而坑埋场所亦殊，忠骸曝野，冤魂无归，极人间惨事。同侨为崇报德，慰安英灵，爰有“马六甲华侨安葬殉难同胞遗骸委员会”之组织。该会自於（民国）卅五年八月间，择定三保山麓宝山亭侧广陂为烈士长眠地后，即积极筹款，并进行移尸及营葬工作，移尸部主任洪宗海君，亲自探寻督掘，艰巨任务是年九月间大致完成，寻获尸骸仅 435 具（以头颅计算），其余或因当日倭寇草草坑埋，尸骸为野兽所噬，或被灭尸、或因埋葬地点不明，而无从寻获焉。

（民国）卅五年九月廿五日，为忠骸安葬之日，是日天朗气清，三宝道上熙熙攘攘，拥挤不堪，山上山下，几无隙地，侨领咸集，家属毕至，墓场上搭布蓬，上悬“马六甲华侨公葬殉难同胞遗骸典礼”横条，左右长联为：“民族大复仇，洒同胞碧血，五载忠骸，今安窆殓；倭寇欣歼灭，集吾侨士庶，三保山麓，吊祭英灵”。墓地面积可半英亩，坟在后部，砌以砖石，长可十五尺，阔七尺，深五尺，计六格，三大，三小，坟前分列各区骷髅、头颅、大骨、杂骼，按序排列，上标以区名，以资识别，髑髅如丘，枯骨似木，仰企烈士丰采，英俊风度，髣髴宛在，而今黄土一坯，永埋英灵，能不令人痛心疾首，而欲一啖彼丑之

肉，寝彼丑之皮，而泄余恨乎！侨胞殉难於丹絨吉冷井底者，浸於水中，肌肤未尽融化，经刮洗后，腐味犹留在骨间，令人难闻。晌午时分，和尚诵经，为烈士超度后，骸分区入坟，殉难家属哭声震天，哀恸异常；加以明星慈善社铜乐队，哀歌一阙，益增凄楚！但见人人歔歔，面带愁容，记者尤悲不能抑，盖先兄亦遭倭寇毒手，同归於此地。当入坟时，记者发觉丹絨区殉难者之髑髅，或破洞，或裂痕，个个为此，此可证实记者前在民报所作“丹絨惨案勘查”之不讹，盖倭寇於（民国）卅一年三月十六日，将被捕 97 名侨胞，押赴丹絨吉冷公务员别墅井边，裹其目，以斧猛捶后脑，然后随手推掷井中，但闻扑通之声，而不见人哭，倭寇之残忍，於此可见一斑。是日祭坛上所列之二斧，由井中捞出后，即当日之凶器也。历半小时，全部 435 人骸骨，始安窆殓，从此殉难侨胞英灵，得吾三保公庇佑，可告无憾矣。而此富有历史意味之中国山（外人称三保山为中国山）丰碑矗立。益显岚光山色之雄伟壮丽，永留中外遐迩人士，瞻仰凭吊矣。是日下午一时，举行公祭由记者司仪，洪晓春老先生主祭，郑则士、刘汉屏、张星恒、陈可补诸前辈陪祭，虔诚致祭毕，由王庆雍君宣读祭文，摄影后，此隆重悲壮典礼於焉告成。既而明星慈善致祭，由张星恒先生主持，肃穆凄恻，极尽哀悼云。

# 抗日烈士纪念碑 重修记

◆ 沈慕羽

1941年12月8日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卑鄙手段，发动太平洋侵略战争，以遂其併吞亚洲称霸世界之野心，铁蹄到处，财物荡然，生民涂炭，其惨酷暴虐，史无前例。

谁无骨肉，谁无社稷，吾华人既愤其同胞被屠杀，祖坟被蹂躏。岂忍居留地重被鱼肉，于是发动筹赈，义旗所至，万山响应，一以援助中国抗战，牵制日军南侵；一以支持政府保卫马来亚。人人誓死为自由而牺牲，为正义而奋斗，敌忾同仇，不共戴天。詎料英军节节败退。1942年2月15日星马沦陷，素有安乐睡乡之称之马六古城，顿成地狱。集体屠杀、焚烧、活埋、酷刑、奸淫……无日无之，俨然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之重演，可谓惨绝人寰矣。

语云：“多行不义，必自毙。”日军之暴行，天怒人怨。盟军以空间换取时间，敌军泥足深入不能自拔。继意、德之后，纷纷崩败，1945年8月原子弹轰炸广岛，终使倔强之日军，屈膝称臣，举世重见天日。

1946年清明之日，殉难烈士纪念碑落成，忠骸义骨，凡四百余具，乃安窆殓，丰碑矗立，雄浑庄严。中华民国总统蒋公中正，亲题“忠贞足

式”，益增光辉；海外部长戴公愧生亲撰名文，崇功扬德，俾昭后世。揭幕之时，丽日当空，气象肃穆。英驻马钦差大臣贞特爵士惠临主持，陈祜禄爵士、伍伯胜总领事相继致辞。硕彦俊士、死难家族、云集灵前，追远慎终，莫不潜陈坠泪。

时光荏苒，转瞬念载，此历史圣地，饱经风霜，荆榛丛生，牲畜践踏，人神不安。1971年祭扫之日，明星慈善社召集全甲社团商议重修，几经斟酌，通过图案，复获社团仁翁热心捐献，预定工程顺利完成，今已焕然一新，气宇轩昂，环境优美，忠魂当可以慰安，游客亦可以瞻仰焉。

六百年前航海家郑和下西洋，驻兵此山，护佑马六甲建国，中马关系于焉开始。华人移植与日俱增，筚路蓝缕，建设本邦；六百年后，华人为抵御强暴，保卫马来亚而不惜作壮烈之牺牲，此皆华人效忠本邦之不二铁证也。烈士纪念碑与宝山亭并列，烈士英魂获庇佑，宝山有幸，埋葬忠骨，其名更将永垂万古矣。

谨愿烈士义薄云天之浩气，永为马来西亚人民之楷模，是为记。



# 甲华人抗日纪念碑的故事

爱 枫

前几日修葺完竣的马六甲华人抗日义士纪念碑，座落三宝山麓，是六、七百余位忠勇之士骨骸的葬地。

这个由马六甲全体华人社团所竖的纪念碑，藏着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故事：

一九四二年正月十五日，马六甲陷落。此后三年八个月，在日军铁腕统治下，人民生活在惊恐吓中，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尤其是华人，受荼毒最深。

当时的华人领袖王德义、林大典、王宝兰等，全家各有若干口被杀。日军逐户搜索，稍涉嫌疑三百余人又被杀。其后亚沙汉木锯厂工友五十六人、马接区村农约三百人、德兴胶园锄草工友十七人、热水湖、野新区及各乡村民二百余人，先后死在日军枪刀子弹下。华人被枪杀毒死者，共有千余人。

这些义士，有死刀枪子弹之下，或碎脑，或洞腹，或掘土成窟集体屠埋，或幽闭一室纵火烧死等等。日军杀人方式残酷，令人契齿难忘。

千余名义士被害地点，散布本州市区及乡镇。有的事后可查，有的无线索可寻。战后全甲华人社团有搜索义士骨骸组织，由洪宗海任主任。几经辛苦发掘，终寻得义士骨骸六、七百余具，集体葬於三宝山麓，并立纪念碑，以纪念他们忠勇不惧强暴的精神。

六、七百余具义士骨骸被发掘出来时，已不可认。仅前培风中学教务长沈慕周之骨骸可认，

由其亲属单独装於一瓮中，同埋於纪念碑墓地。

每年清明节，全甲华人社团代表和烈士遗属，都有举行公祭或扫墓。此地已成为甲古城胜地之一。

日军统治马六甲时，在奸徒协助之下，到处搜捕抗日份子。一九四二年三月廿五日，作入境后第一次清乡大检查，很多华人被捕。沈慕周沈慕羽兄弟，也在那天被捉去，关在怡力监狱。当时马六甲教育局长伊尔牧师，也是囚犯之一。

是年七月间第一次释放，沈慕羽也在释放之列。而其兄则在十月三日被日军用罗厘货车，连同其他人犯九十余人，载往野新属的吉山与牙力交界胶园内刺杀。受害者的家属闻讯后，拟前往收尸，但闻日宪兵及侦探常去侦查，欲藉此逮捕抗日份子，而裹足不前。他们的尸首隔了三年后，始获得亲属收拾安葬。

日军捉到嫌犯后，就在嫌犯左臂缠以红线，用颜色笔画圈做记号。凡是国民党员、共产党员或抗日份子，都难免一死。

日军每一审出系抗日人员，就由此人追究其他参加工作份子。有的报国心切，愿一身以死，不出卖同志。日军就用尽各种酷刑严罚——灌水、倒吊树梢、击面、顶箱等等，惨无天日，由死而复苏，既苏而再处，手段愈毒辣。意志不坚者，就使其他同志蒙难。

敌军初到古城，人地生疏，不辨谁是抗日份子。一班奸徒为虎作伥，藉搜捕以集财而升级，

日军皆信这些爪牙之言，使无数人受害。

被捕者每次受审讯，多矢口否认。日军无以决是非，就指派奸徒分为八人，四人和二人三班，蒙首改装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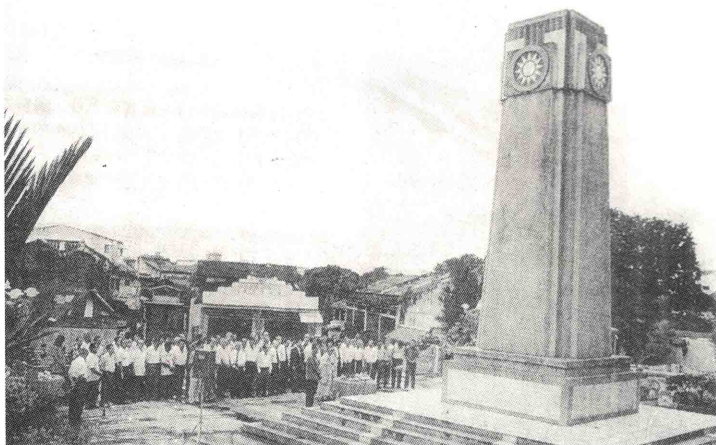
当时的怡力监狱，拘留之人常在三百五十人上下。每室囚四五人。房隘湫湿，空气恶浊，食多木薯，且给量不足，是以犯人多患脚气病，胃病或感冒诸症。死於狱中者，数目不少。

以上所述，是日军在古城所犯罪行的一鳞半爪。

此纪念碑建成於和平后，由英国驻马首任钦差大臣贞特爵士开幕。隔约卅年，甲各社团有鉴年久失修，什草丛生，在温虎干领导下，特筹八千余元修葺，现已焕然一新，更见堂皇庄严，义士九泉有灵，必谢后人之关心。

我希望马六甲居民，将此纪念碑当做圣地。尽力协助保管委，保持该地环境之清洁和庄严，并带外州的朋友去凭吊，使之成为甲名胜区之一。

(《星洲日报》  
7.4.1972)



每年清明节，各社团代表都在纪念碑前举行公祭。

## 抗日烈士纪念碑

### 年年清明节有公祭

王志明

马六甲华人抗日义士纪念碑位於宝山亭与真空教道堂之间，背面是名闻遐迩的三保山。

这座纪念碑是纪念当年日军侵占期间因抗日而为国捐躯的烈士。它於一九四八年四月五日举行落成典礼，由当时联合邦钦差大臣贞特爵士主持揭幕，碑上的“忠贞足式”四字是由当时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所题。

### 日军杀害三百多人

在一九四二年年年初，日军在甲市下毒手杀害三百多人，连同郊区丹絨吉宁、亚沙汉、马接、野新、瓜拉等地在内，超过千人在日寇的暴行下牺牲。他们惨遭碎脑、剖腹、纵火活烧或集体屠杀等等；日军的残暴，令人发指。

战后，华人社团四处搜拾尸骨，找获七百多具。在埋葬之前，这些白骨堆积如山，叫人痛心疾首，怒发冲冠。

这些殉难的华裔爱国志士之残骸就葬在纪念碑后面。

州内的华人社团联合成立抗日义士纪念碑管理委员会，每年的清明节都在碑前举行公祭，仪式包括奏哀乐、献花、读祭文等等，以慰英灵。

四年前，该委员会将筹款美化纪念碑园地，立碑志文，并建凉亭。

抗日义士纪念碑也是游客的焦点之一。



# 甲 70 华团代表清明节 抗日烈士纪念碑献花

（马六甲 5 日讯）清明时节雨纷纷，70 个甲州华团的代表，昨日冒着雨后的微寒，群集在三保山脚华人抗日烈士纪念碑前，献上鲜花果品，公祭为保卫国家和乡邦而壮烈牺牲的万千英魂。

甲中华大会堂主席兼烈士纪念碑管理委员会主席郑永传律师、顾问沈慕羽局绅、中华总商会会长拿督杨建谒、行政议员拿督威拉颜文龙及海南会馆主席冯秋萍律师 5 人，代表到会的华团领袖，在烈士碑前献上花园，表达对先烈的敬重与爱戴。

在育民中学军铜乐队演奏哀乐声中，华团领袖也献上鲜花、果品，以慰抗日殉难烈士。青云亭理证法师诵咏经文超渡亡魂，中华总商会执行秘书林联登也宣读祭文，全体代表肃立在《忠贞足式》纪念碑前行三鞠躬礼，公祭仪式在庄严肃穆气氛中完成。

公祭过后，烈士纪念碑管理委员会也召开会员大会及聚餐会。

（64/1996《南洋商报》）

马六甲华人抗日烈士纪念碑管理委员会主席兼甲州华堂主席郑永传律师（中）、顾问沈慕羽局绅（左）、中华总商会会长拿督杨建谒（左 2）、行政议员拿督威拉颜文龙（右 2）及海南会馆主席冯秋萍律师献上花圈。





## (2) 1945 年“九五”殉难史志碑







◀呷坡人委总会  
1945 年“九五殉难”江华成先生之墓



◀李金灶



▶陈应祯



▲ 郑学琛



◀ 林振锡



▶ 林揆义





▲乃保先生之墓  
紀念二一五籌備委員  
会立



►陳清泉



## 马六甲(Umbai)

碑名:

### 一九四五年“九五”殉难史志

日寇屈伏数年烽火瞬息消逝佳音传来举世狂欢富斯时也吾马来亚英明之共产党与夫坚苦抗战之人民抗日军即以大无畏精神跃现于各民族之前号召各族人士组织人民委员会维持社会治安救济失业人民废除日寇苟政发扬民主精神盖当时日寇已卸脱治安职责而英军又迟迟未到若非人民委员会之建立期社会治安不堪设想也吾马六甲州给九月二日由马共马六甲特区代表谢重生先生及抗日军马六甲流动部队雷学先生攘臂一呼各族响应马六甲人民委员会随告成立焉。

人民委员会成立以后政绩斐然政若日寇之忌旋因县挂中国旗庆祝胜利之事转而老羞成怒兽性勃发于九月五日下午四时敌宪队长大本卒领冠卒多名包围本会于是夜九时拘至本会对面之奕屿岛利毙途中康景南“现任本会秘书”与张森森君跳车脱险舟次陈易经跃海泅脱郑学琛跃海自杀彭玉楼曾才吴世健被刺负伤救回诊治彭曾二君得庆生还吴君

则为不治其余七位当时惨之呜呼殉难诸君稟稟英魂不屈不挠浩气长存身难千古精神不殒国人等哀痛之余谨撰始末事迹铭碑纪念以志不忘。

### 附殉难诸君略历于左:

- ① 谢重生(又名丁秀)广东东莞县人马共马六甲特区委员会代表本会主席生于一九一八年卒年二十八岁
- ② 雷学琼州人马共党员抗日军马六甲疏动部队管理部主任本会治安都主任生于一九零九年卒年三十七岁
- ③ 吴世健福建南安县人本会总务部主任生于一九一二年卒三十四岁
- ④ 郑学琛福建永春县人本会社会部主任生于一九一一年卒三十五岁
- ⑤ 林振锡福建海澄县人本会宣传部生于一九一四年卒三十一岁
- ⑥ 陈应祯福建思明县人本会宣传部生于一九一一年卒三十五岁
- ⑦ 林揆义广东大埔人国民党员本会民意采纳股主任生于一九零九年卒三十七岁
- ⑧ 江华成广东省人李金灶福建永春县人公历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五日

## 马六甲人民委员会总会刊录

### 龙泉宫(马六甲)

吴世健 乃保 陈清泉 李明 郑学琛  
陈世瑞 谢重生 陈应祯 林揆义 林振锡  
江华成 李金灶

### 1945 年九五殉难吴世健先生之墓

呷坡人委总会

孝男 黎明 黎晖 孝女丽娟 丽妮立

### 烈士墓

### 1945 年九五殉难雷学先生之墓

呷坡人委总会

### 1945 年九五殉难郑学琛先生之墓

呷坡人委总会

孝男 更甲南 生 杰俊 生女萍立



**1945 年九五殉难谢重生先生之墓**

呷坡人委总会

**1945 年九五殉难陈应祯先生之墓**

呷坡人委总会

孝男继尧立石

**1945 年九五殉难林揆义先生之墓**

呷坡人委总会

孝男超群 超明

**1945 年九五殉难林振锡先生之墓**

呷坡人委总会

孝男德财 德海 孝女玉琼立

**1945 年九五殉难江華成先生之墓**

呷坡人委总会

**1945 年九五殉难李金灶先生之墓**

呷坡人委总会

孝男赐 女缀立

**抗日小英雄陈世瑞先生之墓**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呷坡退伍军人同志会立

# Negeri Sembilan 森美兰

SUNGAI RUI

## (1) 双溪锺华侨殉难叁佰六十八位纪念碑





## (2) 文町華人日治蒙冤紀念碑





# Negeri 森美蘭 Sembilan



公元一九八五甲子年十一月十九日  
文町華人日治蒙冤紀念碑  
中華義山委員會仝人立



PARIT TINGGI , KUALA PILA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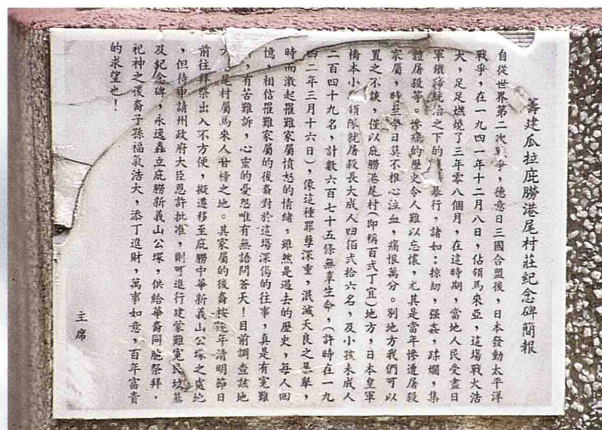
### ( 3 ) 港尾村庄蒙难华族同胞纪念碑





# Negeri Sembilan

森美蘭



港尾村華族  
蒙難魂墓



## 瓜拉庇劳港尾村

# 港尾村庄蒙难华族同胞纪念碑

### 碑联：

浩气长存  
英灵不泯

筹建碑墓委员

### 碑名（墓）：

港尾村华族蒙难魂墓

卒于公元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六日

建于公元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日



### 碑文：

筹建瓜拉庇劳港尾村庄纪念碑简报

自从世界第二次战争，德意日三国合盟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占领马来亚，这场战火浩大，足足燃烧了三年零八个月，在这时期，当地人民受尽日军铁蹄统治之下的残酷暴行，诸如：掠劫、强奸、蹂躏、集体屠杀等。惨痛的历史令人难以忘怀，尤其是当年惨遭屠杀家属，时至今日莫不椎心泣血，痛恨万分。别地方我们可以置之不谈，仅以庇劳港尾村（即称百式丁宜）地方，日本皇军桥本小尉领队就屠杀长大成人四佰式拾六名，及小孩未成人二百四十九名，计数六百七十五条无辜生命，（许时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六日），像这种罪孽深重，泯灭天良之暴举，时而激起罹难家属愤怒的情绪，虽然是过去的历史，每人回忆，相信罹难家属的后裔对于这场深伤的往事，真是有冤难伸，有苦难诉，心灵的受怨唯有无语问苍天！目前调查该地方，尾村属马来人甘榜之地。其家属的后裔按逐年清明节日前往拜祭出入不方便，拟迁移至庇劳中华新义山公冢之处地，但待申请州政过大臣恩许批准，则可进行建蒙难冤民坟墓及纪念碑，永逸矗立庇劳新义山公冢，供华裔同胞祭拜，祀神之后裔子孙福气浩大，添丁进财，万事如意，百年富贵的求望也！

#### 职务

主席

财政

秘书

助理秘书

理事

稽查

#### 姓名

萧文虎 PJK

林瑞德

李玉璇 PJK

伍有生

杨振华

孙建成

孙同

林国城

林金权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六日日治时期  
港尾村庄华族同胞蒙难者男女老幼  
总共陆佰七拾伍名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五日建立

UNTUK MEMPERINGATI MEREKA  
YANG TERKORBAN DALAM PERI-  
STIWA PARIT TINGGI KUALA PI-  
LAH PADA 16HB MAC 1942

## 战后 50 年亚洲思考旅行团

# 凭吊港尾村蒙难碑

（庇劳十日讯）由日本“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团结委员会”玉县分会主办的“战后五十年亚洲思考旅行团”，于前日下午前来瓜拉庇劳港尾村日治时期蒙难华族同胞纪念碑追悼当年被日本皇军杀害的冤民，同时访问多名在大屠杀惨中死里逃生者，以搜集有关皇军所干下的血腥暴行资料，以供作为侵略战争的历史佐证。

该旅行访问团共有九位男女团员，是由理事长小笠原政之助率领，其中有六名高中教师、四名退休教师、一名高中女生、一名初中女生、一名小学男学生，余者为初中与小学教师等。

团长小笠原政之助（七十岁）是一位退休小学教师，他指出，日本政府至今都不肯承认自己过去的侵略战争，有议员在国会中提出讨论也不获通过，日本民间都认为对受害国家及人民是很不公平的。因此，才有许多民间组织组团到大马访问和搜集有关的资料，以便向日本社会反映，同时向日本政府施以压力，俾能影响日本政府对战争赔偿作出新的决定。

。

他说，由于日本学校的教科书中都没有提及过去的战争历史，在日本的一亿二千万人当中，绝大多数都不知道当年皇军曾经展开侵略战争，直到高岛伸欣等人将在早期前来搜集到有关资料在日本传媒发表后，才引起日本人民的注意。

他表示，虽然团员们对这项史实略有所知，但是为了实事求是，而来马来西亚，藉以通过到当年的皇军大屠杀地点进行调查访问，亲身证实

有关的史实，并将身历其境搜集到的详细资料带回去公开发表，让更多日本人明了事实真相。

该团长强调，赔偿是谢罪的表现，必须诚心诚意落实，而不是任意说说便算数；当年在日本军队进行侵略战争中的受害人，都应该得到赔偿，该组织回国后，将会向日本政府提呈备忘录，促请有关当局对受害人及蒙难者家属给予赔偿。

他披露，这是该分会第四次组团出国访问，1992 年访问越南与柬埔寨、1993 年访问韩国、1994 年访问菲律宾、1995 年访问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立席孙建成强调，日本政府对过去皇军展开的侵略战争，滥杀手无寸铁无辜良民血腥暴行，始末不肯承认和负责，不愿给予受害人合理赔偿。

他指出，当年日本皇军杀害无辜的老百姓之后，才指牺牲者是抗日军，难道年老妇女和婴孩也是抗日军？就算在当时有抗日军的组织也是应该的，因为这是他们爱国的表现，对抗日本皇军就是为了保卫国土和人民。

孙重申，有关大屠杀惨案发生至今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因此，他希望日本政府不要再拖延时间，必须尽快解决蒙难者家属要求合理赔偿的问题。

当天在场接受访问的大屠杀惨剧劫后余生者包括杨振华、登亚梅、吴梅兰、钟妹、王伍尾及孙建成等。

（11/8/95《星洲日报》）



## (4) 林茂县华族蒙难魂墓

### 林茂华族蒙难魂墓

卒于一九四二年壬午年三月正  
上旬中

建于一九八六年丙寅年3月  
26日, 2月17日

#### 碑联:

地灵钟秀气  
吉日天赐福  
祥光佑村民  
良时地生金



## 林茂县日治蒙难华族同胞纪念碑

### 碑文:

森州不叻士林茂县日治时期蒙难者筹建纪念碑基金委员会

法律顾问: 李光辉律师

顾问团: 陈世荣 PJK 萧文虎 邱金福 李楼周  
PJK 李光武 张长侍 姚健鄰 PJK  
许银漠 李金鼎 姚钦地 PMC, PJK

主席: 王金福 PJK

副主席: 苏耀辉议员 郑鑫河

秘书: 林贤清 陈璋明

财政: 施忠源 PJ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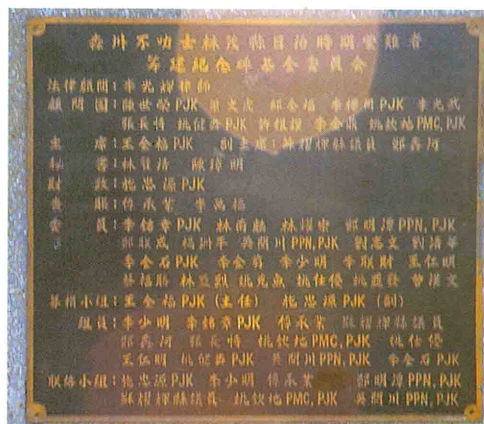
查账: 傅承业 李万福

委员: 李铭章 PJK 林南麟 林耀宗 郑明潭  
PPN, PJK 郑联成 杨洲平 吴开川  
PPN, PJK 刘志文 刘清华 李金石  
PJK 李金剪 李少明 李联财 王仁  
明 蔡福胜 林亚烈 姚克鱼 姚仕优 姚亚发 曾汉文

募捐小组: 王金福 PJK (主任) 施忠源 PJK (副)

组员: 李少明 李铭章 PJK 傅承业 苏耀辉议员 郑鑫河 张长侍 姚钦地  
PMC, PJK 姚仕优 王仁明 姚健鄰 PJK 吴开川 PPN, PJK 李金石 PJK

联络小组: 施忠源 PJK 李少明 傅承业 郑明潭 PPN, PJK 苏耀辉县议员 姚钦地  
PMC, PJK 吴开川 PPN, PJ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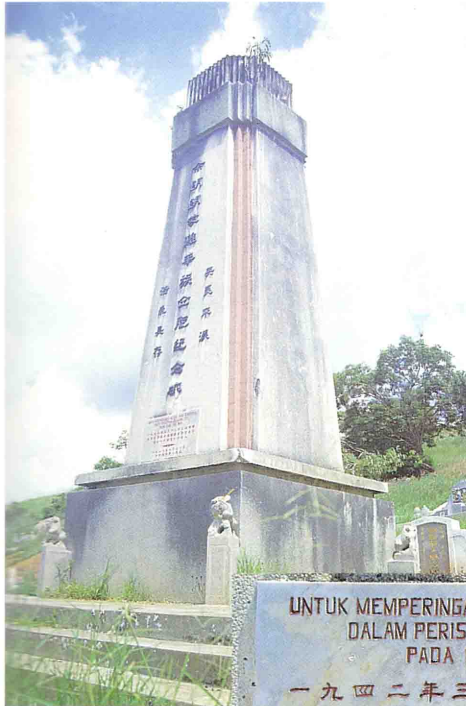
# Negeri 森美蘭 Sembilan



## (5) 余朗朗蒙难华族同胞纪念碑 知知港余朗朗殉难华人总坟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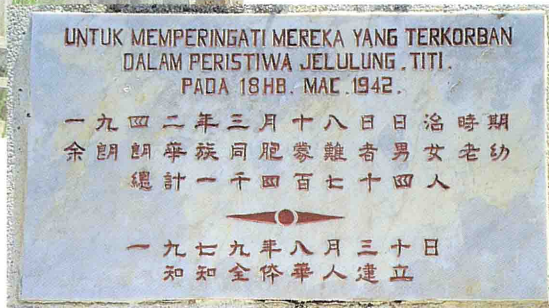


**碑名：**  
余朗朗蒙难华族同胞纪念碑

**碑联：**  
英灵不泯  
浩气长存

**碑文：**  
UNTUK MEMPERINGATI MEREKA YANG TERKORBAN  
DALAM PERISTIWA JELULUNG. TITI.  
PADA 18HB. MAC. 1942

**碑文：**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八日治时期  
余朗朗华族同胞蒙难者男女老幼  
总计一千四百七十四人  
一九七九年八月三十日  
知知港全体华人建立



**碑名(墓)**  
蒙难华人总坟墓  
知知港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八日  
余朗朗一九七九戊午年十二月廿  
五日免建吉立



# Negeri 森美蘭 Sembilan

## (6) 殉难同胞纪念碑 (葫芦顶) (殉难烈士墓)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倭寇南侵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八日岩田部队至本埠六脚路亚亦弯。三十六碑及它统治三年零八个月计遭难同胞一佰余名，一九四六年春延僧招魂回义山

### 殉难同胞纪念碑

葫芦全体人士同竖

谨志



# 死亡的见证

## 日本侵略军在森州的治安肃清及抗日时期死难华族同胞纪念碑

日本法西斯侵占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后，随即遵照其大本营的指示，对马来亚人民尤其是华族人民进行极其野蛮、极其残酷的大屠杀。

1942年3月间日军第五师团辖下步兵第九旅

团第一一连队，在森州进行了6次“治安肃清”。首当其冲的是林茂县和瓜拉比劳县南部华族聚居的橡胶园、村落及瓜拉庇劳市以南的小镇新那灵，继而伸延到该市北部的港尾村，再扩展向日拉务县的葫芦顶镇和知知港镇的周围；而知知港镇西郊的余郎郎村更是日军“治肃”的主要目标。在森州首府芙蓉市郊也有多起日军虐杀华裔事件；居住在沉香、林木区的华族居民，曾被令在大都戏院右侧的空地集合听日军军官的“宣抚演说”。3月下旬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伸向文丁区，屠杀冷京伐木场和胶园的华族居民。

1942年7月间日军在东岸铁道沿线从金马士到金马扬之间进行另一回“治肃”行动，双溪镗村房屋被烧光，居民几乎被杀光。

在日军屡次“治安肃清”行动中死难的华族同胞共计约4千名。此外还有数以百计的志士牺牲在日军的黑狱中。



1945年8月日本法西斯被击败了，迎接胜利的人们没有忘记在血雨腥风岁月里牺牲的志士和死难的同胞。临时性的纪念碑和永久性的纪念碑在森北先后矗立。抗日胜利的第二个月，葫芦顶居民为刘桂三园五烈士迁葬立碑，他们是队长丘和彝、中医师肖伟良、亚珠、丘苟与陈发，烈士

们是在为村民提供医疗服务时中伏牺牲。指挥是次伏击的是日军日拉务警备队中尉队长横小路喜代美，他下令把伏击地点附近的居民全部杀死，连小孩和残废者都不放过。（战后，这个警备队中尉队长被控上军事法庭时，竟有受过小恩小惠的人为他作证说好话。）

五烈士墓左前侧有葫芦顶殉难同胞纪念碑，它立于1946年春，是森州最早立的纪念碑。碑文是：“殉难同胞纪念碑”：左上方写的是：“1942年3月18日岩田部队至本埠六脚路亚亦湾，三十六碑……”右下方写：“计遭难同胞100余名。1946年春延僧招魂回义山，谨志。葫芦遗体土竖”。值得注意的是：碑上用的纪年是公元，对死难者的称谓是同胞。在那个历史时期，大部分华人皆自认是华侨，对族群的称谓用侨胞。葫芦顶义山的烈士墓和殉难同胞纪念碑，印证了我们的先辈们在40年代初期即视马来亚为祖国，而且为保卫它的抛头颅，洒热血！

# Negeri 森美蘭 Sembilan

## ( 7 ) 殉难烈士墓



烈士墓：（由右到左，共有五个墓）







一九四五年九月念八日

★  
★★ 殉难烈士陈友之纪念碑

葫芦顶全体同胞竖

一九四五年九月念八日

殉难烈士阿珠之纪念碑

葫芦顶全体同胞竖

一九四五年九月念八日

★  
★★ 殉难烈士丘和舜之纪念碑

葫芦顶全体同胞竖

一九四五年九月念八日

殉难烈士萧伟良之纪念碑

葫芦顶全体同胞竖



一九四五年九月念八日

殉难烈士丘南之纪念碑

葫芦顶全体同胞竖



# Selangor & Kuala Lumpu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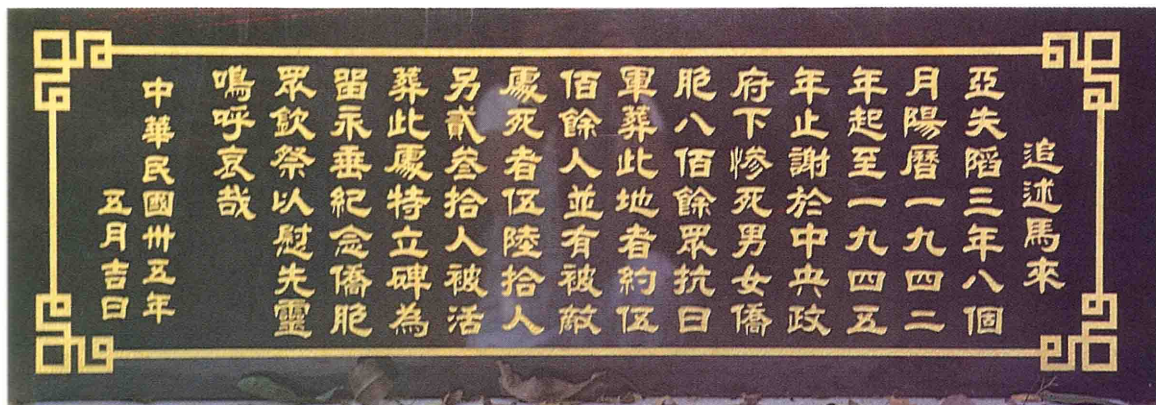
# 雪兰莪暨吉隆坡

吉隆坡  
福建义山

## (1) 纪念中华民国男女侨胞殉难墓







碑名：

紀念中華民國男女僑胞殉難墓

碑文：

追述馬來亞失陷三年八個月  
 陽曆一九四二年起至一九四  
 五年止謝於中央政府下慘死  
 男女僑胞八百余眾抗日軍葬  
 此地者約伍佰余人并有被敵  
 處死者伍陸拾人另貳三拾人  
 被活葬此處特立碑為留永垂  
 紀念僑胞眾欽祭以慰先靈嗚  
 呼哀哉中華民國卅五年五月  
 吉日

碑联：

紀亡魂終朝抱恨  
 念剛烈慘痛猶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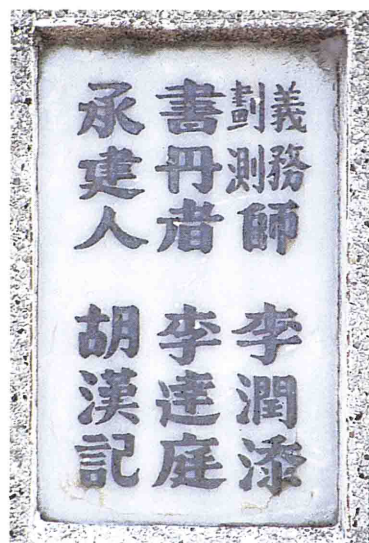




## (2) 雪蘭莪華僑機工回國抗戰殉難紀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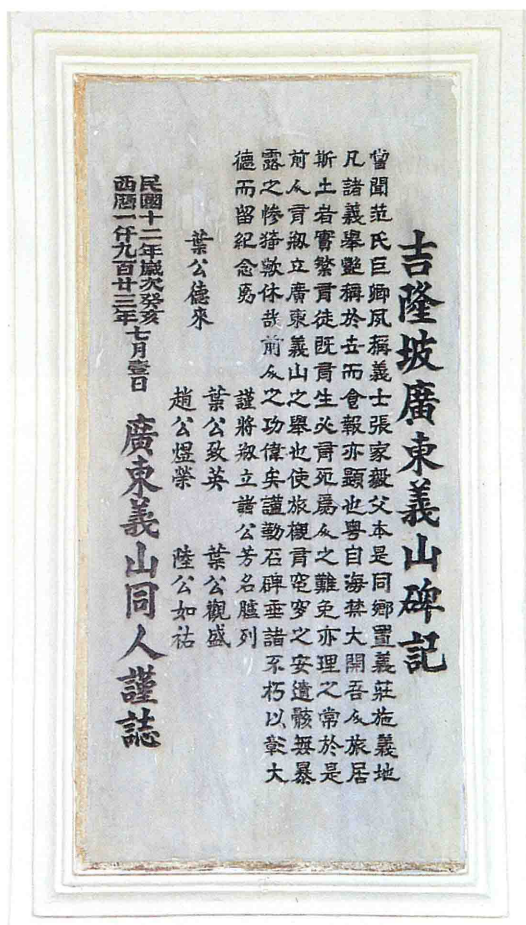
吉隆坡广东山义山

## 雪兰莪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殉难纪念碑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 华侨机工回国抗殉难纪念碑

雪兰莪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立



雪兰莪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殉难纪念碑铭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倭寇猖獗，蹂躏神州。我国政府颁发总动员令全面抗战，歼彼倭奴。南岛华侨，纷起响应，组织筹赈机构，从事救国运动。斯时沿海各地，均被封锁，寇患日深。我国政府为增强长期抗战力量计，遂改辟滇缅公路，为运输孔道，以资接济。惟战区辽阔，辘重运输，急如星火。驾车人材，须尽量罗致，方克奏功。本会奉命选拔精于技术华侨，进送回国，肩此重任。抗战八年，沐雨栉风，备尝艰苦卒获最后胜利，完成光荣任务。生者因受奖南归，死者则名留史迹。此种爱国精神，至为可风。爰为之铭曰：

机工技能 驾轻就熟 祸生陡变 丧身寒谷  
机工勤劬 风尘仆仆 为国牺牲 谁不敬服  
机工任务 滇缅往复 自来殉国 必有纪录  
不畏天阴 褒斜绾毂 勒之丰碑 永志芳躅

雪兰莪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立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义务划测师：李润添 书丹者：李建庭

承建人：胡汉记



### (3) 中華民國日治僑胞殉難者總墓 / 紀念中華民國男女僑胞慘死墓







## 深仇巨恨

### 纪念中华民国男女侨胞惨死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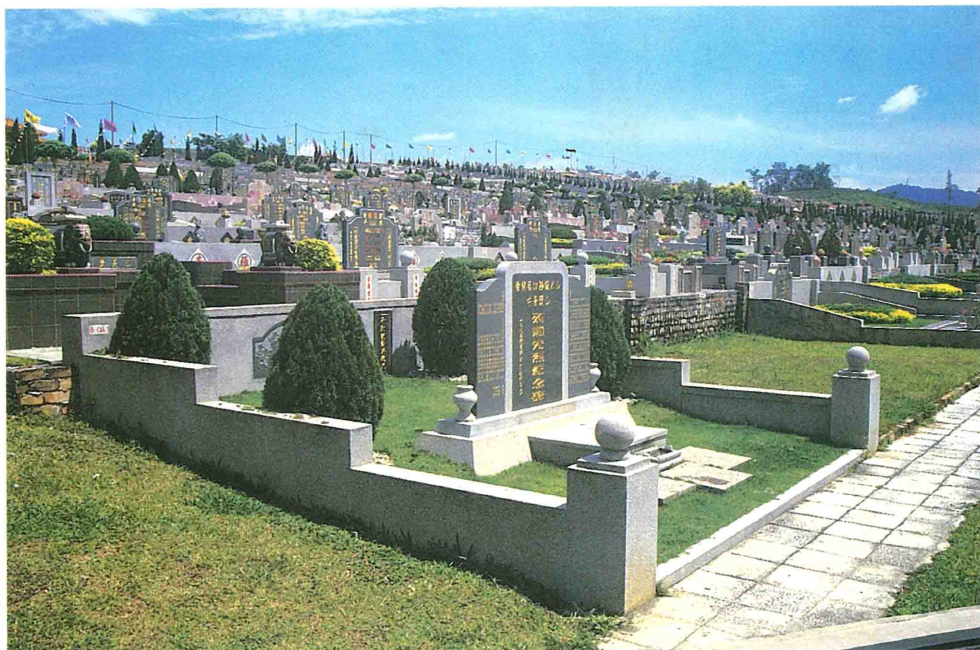
为追连（念）马来亚失陷三年零八个月即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止敌於中央监狱囚监……男女侨胞约八百余众……埋葬此地者约五百余人……有：五六十人或三二十人……。

万世不忘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吉日  
无名氏置立



#### (4) 雪蘭莪錫米山牛骨頭山殉難先烈紀念碑



## 雪蘭莪：士毛月

### 碑名：

雪蘭莪加影锡米山牛骨头山

### 殉难先烈纪念碑

一九九三年癸酉年七月初六日立

### 碑文：

#### 加影区

刘尧 杨果 刘亚庚 刘观金 陈露 沙力 严笃峇合 末友诺 末诺 多么 王侨英 张生帝 张四熾 钟滔仁 黄兴发 丘玉清 李礼远 池玉妹 陈少金 郑北胜 郑木生 万水源 万细妹 陈进财 黎尖 彭生 钟德送 钟德开 杨德昌 万平 丘贵和 丘春华 丘贵华 丘字常 刘清 梁长兴 刘金定 陈玉成 丘就梅 陈仁 曾庚 李福添 袁雪良 曾来 曾志农 李良美 邓添友 陈志强 林贵平 罗吉生 罗金昌 曾统 陈棠 范仔 江岸 昆仁 杨四妹 范观魁 黄守贺 吴锦堂 杨成 曾观宏 郑清仁 蔡玉莲 陈汉云 戴金 叶芬 叶新光 杨香 李霖青 李仁青 郭华虎 黄观连 徐煌 罗寿昌 黎荣森 叶仁华 王添生

#### 加影区

陈英娣 钟莱彬 钟荣富 罗福发 小羊 钟荣华 亚布 徐添 江铁强 叶青 叶志林

#### 士毛月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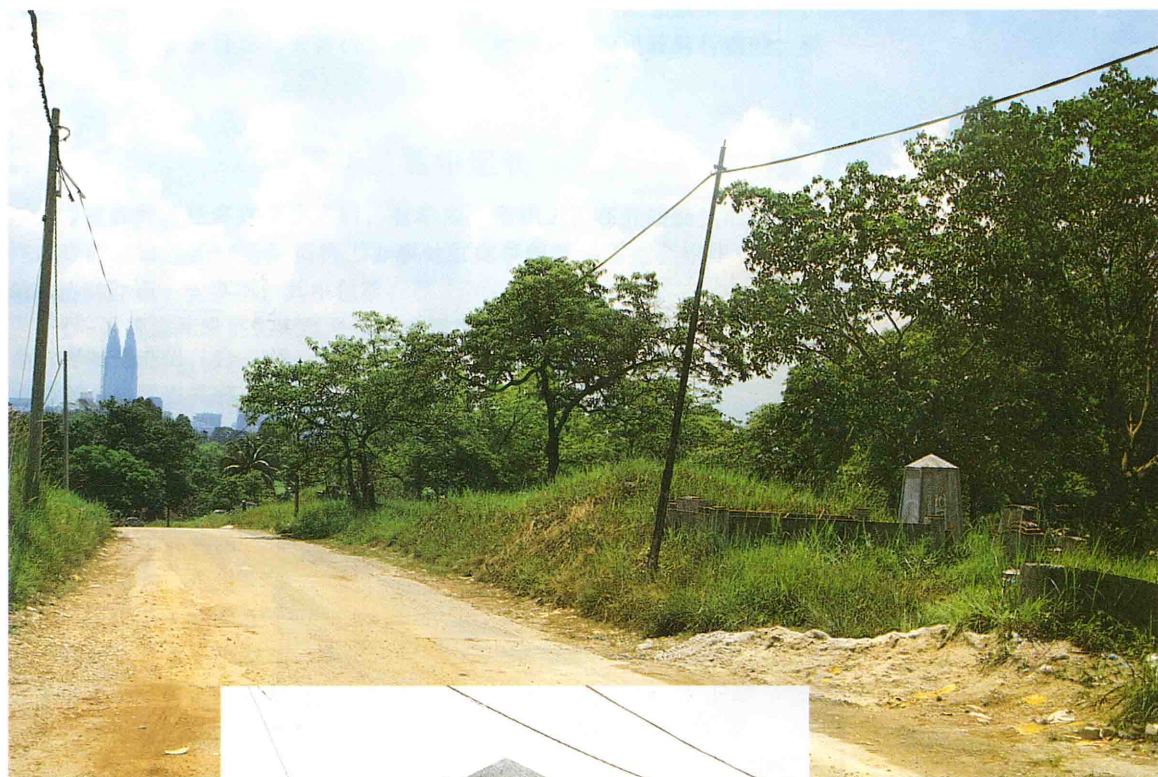
江铁留 江宗 陈笔祥 夏苟 何金水 黄玉凤 陈章运 钟柏这 钟柏传 丘子金 陈亚庚 杨森 戴观儒 陈高祥 李宏 谢松源 孙春 萧明 吴玉梅 何月明 陈高岸 亚仕林 陈路生 陈谭云 万炳华 罗福友 徐金焰 单眼平 黄细笋 陈天送 邓古张 罗生仔 方陈海 刘清 周秋霞 方泉 许金柱 陈福珍

#### 贫死者

杨静娣 杨明华 张兰



## ( 5 ) 英魂不散 ( 吉隆坡凤山亭 )



# 华侨抗战殉难纪念碑

古铜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军队制造事故，以北京城外芦沟事变作为大举侵略的借口。中国政府忍无可忍，在同年八月十二日颁布总动员令，准备全面抗战。

海外华人对日军的侵行动同仇敌忾，热血沸腾。为了响应祖国的号召，各地纷纷组织华侨筹赈会，出钱出力，支援中国抗战。

战争爆发后，中国海口大部份被敌军侵占，外货只能靠香港和越南进口。中国政府将西南运输办事外总部设在云南昆明。从昆明至缅甸的滇缅公路是中国西南对外交通的干线。这条新建的公路，崎岖难行，迂迴于险峻的山岭之中，通车者随时有跌入深谷的危险。这样的道路，非有熟练的驾驶员不可。由于大部份的司机已被派往前线，造成后方人员短缺。于是国民政府便呼吁南侨筹赈会招募熟练司机和技工回国务。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筹赈



会）设在新加坡，由陈嘉庚领导。该会在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发出招募通告，号召四十岁以下廿岁以上的海外华人到中国当机工，负责运输战略物资。

当时响应号召的约有三千二百人，其中来自新加坡的有七百零六名，人数最多，依次是吡叻、檳城及雪兰莪。另外少数来自缅甸和中印半岛。

受征召的机工，由南侨筹赈会发给每月薪水国币三十元，而膳宿，衣服及医药方面则由国民政府负责。这些机工在南洋筹赈会的安排下，分批出发向国民政府报

到，接受短期军训后，被调派到各运输队服务。

机工们怀着一片赤忱，满腔热血投入抗战的行列。但是在中国的生活状况却颇令他们感到失望。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记载了机工的



投诉：“待遇甚劣，不依照所约办理，如寒衣宿舍医药均缺乏，各站办事人缺精神，手续麻烦，迟慢，站段无车屋，救济车修理工具不备，辛苦难以言状，常有货车损坏停于山地无人处，车上机工饥寒至两日之久。”

抗战胜利后，这些滞留在中国而登记要南返机工有一千多人。机工的复员问题相当棘手。由于缺乏妥善的安排，使大部份的机工都陷入失业的痛楚，生计窘迫。南侨筹赈会主席陈嘉庚曾出面呈请中国驻新加坡领事伍百胜尽速采取救济行动与安排机工南返，同时也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要求协助。

## 雪华堂雪中送炭

通过各种途径多方交涉之后，有幸南返的机工，在开始新生活时面对许多难题。雪兰莪华侨复员机工办事处就此事曾致函雪兰莪中华大会堂，请求协助办理一些事项，其中包括：

- (一) 抚恤死难机工家属及残废之机工；
- (二) 召开追悼难侨大会；
- (三) 筹建殉难机工纪念碑；
- (四) 设法救济失业复员机工。

雪兰莪中华大会堂董事部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六日召开紧急大会对机工满腔热血的服务精神表示敬佩，同时也对他们较后的处境深表同情，于是决定函请雪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协同办理抚恤和救济事宜。

马来亚光复后，南侨筹赈会宣告结束，雪州分会将存款项一万五千元拨交雪华堂。为了表彰华侨机工，特在吉隆坡广东义山建立一座纪念碑，以使机工的事迹长存人间。所剩余款乃决定转存邮政局储蓄银行生息，将息银作为每年祭扫纪念碑的费用，并定每年七月七日为殉难机工纪念日。

一九四七年十月三十日，在中国驻吉隆坡领事邝达的主持与雪州筹赈会的领导下，“雪兰莪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殉难纪念碑”举行隆重的揭幕礼和追悼仪式，出席的华团代表各界公众人士非常踊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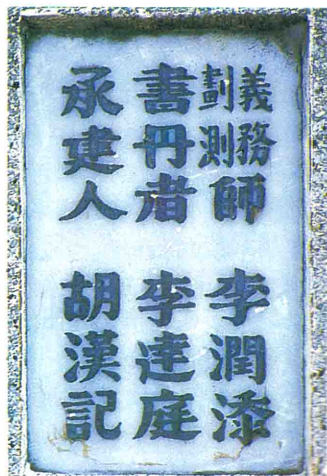
首先由雪州筹赈会会长李孝式致开幕词。他追述当年华侨机工在困难当头，抗战图存之际，毅然回到中国服务的精神。华人社会顾念他的功绩，因此举行追悼会及建碑纪念，以垂不朽。

雪州筹赈会副会长洪启读报告回国参加抗战及殉难机工的事略。邝达领事主持纪念碑揭幕礼，雪州筹赈会总务曹尧辉宣读祭文，接着是献花和致敬的仪式。

最后由殉难机工家属代表及雪州筹赈会副会长张昆灵致谢词，仪式至此宣告结束。过后雪州筹赈会又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举行复机工欢迎会。会上由邝达领事颁发念状给各机，受奖者共有六十三人。

除了雪兰莪之外，檳城也有一座纪念碑，矗立在极乐寺山脚下，称为“檳榔屿华侨抗战殉职机工罹难同胞纪念碑”，立于一九四六年。

(17/5/1994《南洋商报》)



## 还乡心愿夜长梦多 战后初期新马复员机工

崔贵强(1987年)

### 一、机工归心似箭

八年的浴血抗战，给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带来无穷无尽痛苦。长夜漫漫，人人都翘首企望，抗战早日结束，光明早日到来。1945年8月10日，突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乍闻之下，大家莫不欣喜若狂，那种亢奋的心情，正合了大诗人杜甫的诗句：“剑外忽闻收冀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当年抗战期间回国服务的三千多名华籍机工，有的战死，有的病死，有的死于饥寒，那些劫后余生的机工，也备受失业与挨饿的痛楚。且听一位机工的哀鸣吧：“只看我们这一群因胜利而失业的同志，自己找不到生活，有家归不得，目前食宿已经成了问题，我们从前是争取祖国胜利，现在却为胜利所毁灭……这被胜利所愚弄的一群，究竟应向何处伸诉”。①胜利终于来临了，机工们也终于完成了伟大的使命，渴望着苦尽甘来，早日还乡（马来亚），在那里还有母子女殷切期望他们倦鸟还巢。岂佑他还份还乡的愿望，却好事多磨，许多人为的阻难，使他们



难以成行，真是“苦犹未尽，甘还未来”。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缅甸失守，滇缅公路断绝，大多数机工陷于失业，而政府对他们又无适当的救济办法，因饥寒而死亡的亦不少。当时



有二三百名比较幸运的机工，随军到印度服务，另一批在云南美陆空部工作。迨至抗战结束后，往印度及在云南美军部服务的机工，都已先后复员，回返马来亚。<sup>②</sup>

以下是一名由印度返马机工叶泉汉的访问记录：

叶君是森美兰州马口埠的侨生，原籍福建省南安县，于1939年1月下旬参加机工回国服务。首先在昆明接受短期训练，然后被派至汽车运输队华侨第二大队任司机员，待遇颇优渥。有一次正在滇西运输军用品之际，被日军发觉，用飞机炸断越过怒江的惠通桥，日军同时包围后路。幸赖苗夷工人用竹排偷渡，始克登彼岸。不久叶君被派往中国航委会驻印办事处运输处工作。认识了谭姬媛女士，彼此相爱，喜结良缘。谭女士之父乃印度华侨，其母为印籍。叶君居印度三载，通印度语文。当日人攻陷缅甸时，他在航委会运输主任林蔚成将军指挥之下，参与机工群，从加尔各答飞到吉大港运输，往来穿梭。叶君说，此次携眷南归，属暂时复员性质，不久当想再度返国为航空运输部服务司机。<sup>③</sup>

据陈嘉庚于1946年4月杪说：自滇缅公路断绝后，随盟军赴印度参加服务之华侨机工，约有120名，其中已有12名返马来亚。南侨总会曾以这些机工替盟军服务为理由，向英国当局交涉遣返原地，以后会陆续归来，这机工的复员，比较不成问题。<sup>④</sup>

复员问题比较棘手的，是那些仍羁留在中国境内的机工。抗战结束后，住在重庆的潘国渠、庄明理与白仰峰等人，即屡向（中国）政府交涉机工复员事宜，却无效果。据庄明理称：他曾向侨务部提出下列八点要求：即（1）办理各线华侨机工总登记；（2）设法安置失业机工，或将其遣送南返；（3）办理华侨机工分别登记，有工作可做而不愿南返者，请政府保障他们的生活，失业者应从速收容，并作复员工作之准备；（4）向英政府办理机工南返手续；（5）在交通恢复后，给予机工南返的优先权；（6）发给南返机工服装；（7）发给机工奖励金，一方面可作为奖励，另一方面可作为南返生活费；（8）发给服务证明书，并通令海外华侨优先任用机工工作。此外还提出一个特别要求，就是在服务期间，或行动有失检点，或因怨谤而被禁锢的机工，请政府从速提审，

分别轻重，迅速释放遣送回南洋。<sup>⑤</sup>

自庄君提出这些要求后，在1945年10月杪，侨务部即联合行政院、救济善后总署、外交部、交通部、公路总局，后方勤务部等举行联席会议，一致认为所提出之要求极为合理，即席通过，然对于奖励金之数目尚不能确定多少，须向中央申请批准。但此次会议之后，直至11月底与12月初，政府当局仍无公布任何正式办法。庄君再次到侨务部催询，海外部又再召集一次会议，追认第一次联席会议之办法，并答应从速办理。至12月底，庄君又到救济善后总署及行政院去查询，据说关于紧急部份已交侨务会办理，关于遣散部份已交善后总署办理。可是这这承诺却是空雷不雨，直至1946年3月仍未见实行。在南来前两天（3月10日），庄君最后一次去见侨务部，说明机工的失业严重性以及机工南返心切，并征询关于紧急救济办法。当时侨委会委员长陈树人亦认为非给予救济不可，故立即答应请政府拨款国币一百万元，交华侨机工互助会负责人办理紧急救济。不久庄君南来，向陈嘉庚请示协助机工南返问题。两个月过去后，政府一百万元紧急救济还没着落，至于遣散前机工事，更如石沉大海。据说那时落难在中国的马来亚机工，尚有1,400名，其中有500名流离失所，过着失业的生活，还有一部份被拘禁，再有一部份担任协助复员交通工作。<sup>⑥</sup>

另一方面，国内机工归心似箭，对政府的敷衍拖延态度，怨声载道。有的说：“记得我们回国时，海外侨胞曾热烈的欢送我们说：“终有一天在抗战胜利后，海外侨胞见到你们受到国内同胞热烈地欢送你们荣归，也看见海外侨胞在码头热烈地欢迎你们回来”。但是今天，我们不敢希望同胞热烈欢送或欢迎我们荣归，我们只希望政府早日把我们遣送回南洋，因为我们实在再也不能忍耐了！”<sup>⑦</sup>这是何等沉痛的控诉。

1946年5月6日，有机工程龙庆者（原住新加坡马六甲街），连同其他机工共19人，致函陈嘉庚，请求陈氏敦促中国政府当局，协助迅速办理遣送事务，或发给旅费，自行设法南归。函中首述当年激于义愤，响应陈氏的爱国精神号召，“不畏艰难困苦，毅然舍离妻儿”，回国服务。但抗战胜利后将届一年，他们“仍滞留内地，度失业穷苦之生活，据民等（机工）所知，前次太平洋战事后归国难侨，政府尚且发给每人二百美元

之旅费，而民等回国服务者则闻无所闻，似此未免令人心灰，以数年来之劳力献身祖国，而今在海外父母子女度凄苦之日子，其报答竟是如此，现民等滞留重庆，生活穷苦，莫不思归心切，虽数度向当局请求，每次均答以后候拟，力予拖延，数月已逝仍无消息，似此恐无返归之一日”。⑧还乡之殷切，处境之怜悯，跃然纸上。

我们于 1986 年 11 月访问云南时，在昆明、下关与保山等地碰见不少机工，问起他们为什么战后没有复员返马，有机工表示，他们都很想回到马来亚，但当政府办理登记与复员工作时，他们仍散居在各地，来不及办理复员手续，以致错失良机。据白清泉接受记者访问时指出：那时还有很多机工散处各方，在东北各地也不在少数，他们没有办法办理复员登记，复员于是很成问题。其实，机工们都是有家庭的，有父母妻子，他们渴望早日重返家园。⑨

总之，大多数机工都急于复员返马，但因来不及办复员手续，以致错失机会，迄今仍羁留在中国。当然也有些机工，回国服务期间，在当地娶妻生子，定居中国，不愿或不能回返马来亚者。有些也从复员机工中得悉，战后的马来亚也是百孔千疮，失业浪潮澎湃，生活也艰苦，加上南洋无亲无故，不如留在中国，也是权宜之计。

## 二、陈嘉庚向总领事交涉

南侨总会陈嘉庚主席鉴于机工纷纷来函，表示渴望南返，而政府当局又无具体办法与行动来协助，遂于 1946 年 6 月初假雪兰莪福建会馆大礼堂，举行马来亚各区筹赈会初步联席会议，出席代表计有槟城、太平、峇株巴辖、巴生、彭亨及新加坡各区代表。席间陈嘉庚激昂陈词，除对当



年机工回国服务热诚表敬意外，对机工战后处境之艰辛更应予以援助。庄明理也报告了机工悲惨的近况。会议的议决案包括：（1）先呈请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伍伯胜对华侨回国机工应速采取救济及资遣南返的有效办法；（2）推选五代表襄助总领事办理援助资送机工南返有效办法，被选代表计有陈嘉庚（新加坡）、庄明理（槟城）、陈可用（巴生）、何志峰（彭亨）与蔡伯祥（峇株巴辖）；（3）函请总领事设法将留在国内的机工于两个月内资送南返；（4）以马来亚华侨筹赈联合会名义，致电行政院，请玉成机工南返之美举。⑩并订于 6 月 16 日，在吉隆坡召开马来亚各区筹赈会的正式会议，以商讨实际办法，协助机工南返。据南侨总会通告披露，抗战胜利后，机工失业日多，登记欲南返者日众，有 1, 100 余人。其中完全失业者约 400 人，已娶妻室者 357 人，生儿育女者 280 人，共计 1700 余人。登记南返的各地机工如下：新加坡 333 人（粤籍 226 人、闽籍 107 人、另妻子 176 人）、柔佛 97 人（粤籍 66 人、闽籍 31 人、另妻子 67 人）、马六甲 29 人（粤籍 22 人、闽籍 7 人、另妻子 26 人）、森美兰 34 人（粤籍 24 人、闽籍 10 人、另妻子 12 人）、雪兰莪 107 人（粤籍 77 人、闽籍 30 人、另妻子 67 人）、吡叻 233 人（粤籍 173 人、闽籍 60 人、另妻子 149 人）、彭亨 24 人（粤籍 20 人、闽籍 4 人、另妻子 16 人）、吉兰丹 1 人、槟城 121 人（粤籍 65 人、闽籍 56 人、另妻子 52 人）、吉打 51 人（粤





诸多不满，口诛笔伐，唯恐不烈，因此质问总领事伍伯胜的语气，不包流于激情。另一方面，陈氏也因总领事之发言，会影响到在吉隆坡召开的各区筹賑会的会议。因为吉隆坡会议之目的，是商讨救济机工生活，并设法资助其南返。而总领事的谈话却混淆视听，使人误以为政府已积极安排机工南返事。事实上那时重庆政府已迁往南京，安排机工南返的工作只是空

籍 36 人、闽籍 15 人、另妻子 31 人）、暹罗（泰国）23 人，妻子 12 人、苏门答腊 29 人，妻子 16 人，婆罗州 38 人，妻子 10 人，共计机工 1, 120 人，妻子共 635 人。<sup>⑪</sup>

从以上统计数字来看，当年回国服务的机工，最多的是新加坡、依次是吡叻、檳城与雪兰莪，这也是四个华人人口最多的地区。就机工的籍贯而言，粤籍（包括广东省与海南岛籍人）显然较闽籍多，原因是粤籍人多是熟练的机工，而修理汽车与其他机件等业，是粤籍人士的传统职业。因此当年响应回国服务的机工也以粤籍人士居多。

1946 年 6 月初，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馆发布了一项消息，谓已分电外交部，侨务委员会海外部，请从速商请救济总署及其他有关机关，务必尽力设法，遣送机工南返。唯其中有以下的措词：“中央曾设法救济，并办理遣送事务，唯因交通工具困难，未能即时南返”。陈嘉庚以此与事实不符，提出质问。陈氏据客岁冬潘国渠报告向政府交涉时由郑介民应承将在昆明机工 500 名，免费运送至缅甸，然口惠而实不至。按由昆明至缅甸仅 700 英里，货车最迟 7 日可到，假设每辆运载 30 人，10 馀辆车一次便运完。如作一两月运去，有 5 辆车专运已足，就昆明一处政府之货车客车，即不下 1, 000 馀辆，这样看来，何困难之有。以政府之力，迄今多月仍不能遣返机工一人，谁能信之。所以遣返机工之事，是肯与不肯，而非能与不能的问题。<sup>⑫</sup> 战后以来，陈氏对国民党政府

雷不雨，陈氏于是提出驳斥，以正视听。

6 月 16 日，马来亚各区筹賑会联席会议假吉隆坡福建会馆召开，出席者有新加坡、檳城、彭亨、太平与峇株巴辖各区代表廿一人，由陈嘉庚任主席。值得注意的是，吡叻、雪兰莪、森美兰与柔佛等州的筹賑会诸公都没有派代表出席，尤其是会议在吉隆坡召开，而身为东道主的雪州筹賑会竟视若无睹，个中缘由，我想是与总领事馆的“计划”有关。原来战后的陈嘉庚，常以南侨总会的名义，发表反蒋亲共的言论，引起许多国民党人与亲国民党人的不满。为了避免陈氏利用复员机工事宜作为攻讦国民党政府的借口，总领事要一手包揽这件事。所以当南侨总会发出第四十号通告，订 6 月 16 日请马来亚各区筹賑会推派代表，商议捐助机工南返事后。事隔两天，新加坡总领事馆忽投函各报，谓救济机工及复员事件，政府已负责办理。弦外之音，即不欲陈氏插手。于是吉隆坡开会时，雪兰莪与吡叻两州筹賑会（这两州的筹賑会最高负责人如刘伯群与李孝式等人都是极力支持国民党政府者），便依据报载总领事馆的消息，以自行设法解决工复员问题为理由，拒绝参加会议。<sup>⑬</sup>

经过了一番讨论后，各区筹賑会联席会议作了如下的议决：（1）关于遣道机工南返事，交由驻新加坡伍总领事全部负责办理，并选出陈嘉庚、庄明理（檳城）、陈可用（巴生）、何炽祥（彭亨）

与蔡伯祥（峇株），于18日晋謁伍总领事，以策进行；（2）遣送机工南返限期两个月办理完毕。另在昆明已登记的失业机工400余人，应早日将他们遣送返新马，且须速加救济；（3）以全马华侨筹赈会援助机工复员代表大会名义，通电行政院，请速遣送机工南返；（4）一部份被扣机工，应请政府提早审讯，如无罪，立予释放；（5）如两月内遣送工作未能完成，应请伍总领事返南京中央请求力争。

6月19日，陈嘉庚、庄明理、陈可用、蔡伯祥与何炽祥一行5人，晋謁伍总领事，除报告大会议决案外，更提出机工南返的三点办法，即



（1）南返路线可分两条，一从昆明至仰光，另一从昆明经贵阳而梧州与香港，由政府当局选择，此两条路线沿途都有政府机关，且有救济总署之设，且机工沿途可获得招待，甚感方便。且在上述两条路线，政府车辆颇多，路程不长，倘当局积极办理遣送机工，恐不必两个月的时间，即可办理完妥；（2）机工至香港或仰光后，南返手续，由政府当局及与英当局交涉办理，而且应以集体名单申请办法，较之个别申请来得方便；（3）中国政府仅负责遣送机工至下船，至于机工南返抵新时，一切招待膳宿以及遣送回原地等经费，南侨总会则负全责。伍总领事对所提办法，极表赞同，并愿尽力促其实现。<sup>⑭</sup>

时光流逝，大会规定的两阅月限期，转瞬已

至，却仍未见有机工南返，陈氏遂再致函总领事，希望后者能珍惜然诺，尊重公意，躬赴南京力争，以达目的而后已。<sup>⑮</sup>

8月30日，陈氏再度致函伍总领事，除要求后者遵守诺言外，更提出如下的具体办法：（1）通令华侨机工，指定各省集中处所，如云南昆明、四川重庆、贵州贵阳、广西桂林或柳州，均设机工接应所，以登记收容各机工，限期遣送到达香港；（2）政府通令，由各机关传知外，并在各省登报，或交通路站，张贴告白，限期一个月内，报名集中，并通令各车路站免费运送。陈氏在函中亦云：关于联合国救济总署，其工作范围，乃在香港至新加坡一段，如国内政府不从源硕遣送，救济总署也无能为力。“倘国内政府未能急切遣送，或至遣送徒成具文，应请阁下代表侨民回国交涉”。<sup>⑯</sup>

陈嘉庚深切了解到，由于他不断发表反蒋亲共的言论，国民党政府对他深痛恶绝，倘若以他主持的南侨总会出面与政府周旋，谈判机工复原的问题，必将弄巧反拙，无济于事。因此，最好的办法，莫如利用南侨总会的招牌，向驻新总领事施压力，由总领事挺身交涉，以玉成机工复员之美举，这是陈嘉庚聪明的一招。

伍总领事先后于8月24日及9月3日函复陈嘉庚。在第一封复函中，伍总领事把他与国内政府有关机构接洽过程总结报告如下两点：（1）救济办法，除前由政府颁发之服务奖状及救济费用外，业经呈准行政院每名各给奖金美金二百元，在未出国前所应救济之机工，经由侨委会派员前赴大后方各地酌发救济费，而离职机工由昆明社会局招待膳宿，并暂代工谋工作，俾于候遣期内免受困难；（2）遣送办法，决定按照归国华侨复员补助，规定从优补助旅费及服装费，出国护照由侨务委员会先发证明书会商外交部办理，并免护照费。然后由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按照遣送归



侨办法免费送至出海口岸（汕头、厦门、福州、广州），再由该署负责商请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接送至原居留地。其流落印度之侨工，亦援例办理。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经派复员主任克拉克（Dengil H. Clarke）到香港筹备遣送事务。

该函也提及复员机工入口事宜。它说，经总领馆迭次与当地政府交涉后，英方已准许按照所提交机工名册及其眷属，全体予以入口，而证件方面，亦同意用简便手续办理。据当地移民厅长面告，为便利计，此后该批机工入口手续事宜，均将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复员组任克拉克负责主持。克拉克经来新与总领馆商洽机工南返手续。

在第二封复函中，伍总领事表示同意陈氏所提两个办法，并已电转国内侨务委员会海外部善后救济总署，以酌情办理。伍总领事亦述及与克拉克及当地移民厅长商洽机工入口事宜。<sup>①⑦</sup>

### 三、云南侨互助会之协助

另一方面，云南省华侨互助会负责人也派代表到重庆去，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要求与交涉，采取步履，协助机工南返。华侨互助会于是于1944年1月20日正式成立的，会址设于南强街福建会馆内，理事长是侯西反，其他理事包括刘绍虞、胡春玉、白清泉、薛嘉膺、杨问农、王火琅、倪觉吾与詹行焯等。理事会设总务、文书、救济、教育、交际、设计、调查与编辑八组。<sup>①⑧</sup>

侯西反无疑是华侨互助会的催生者，也是互助会举足轻重的领导人。他原籍福建南安县，生于1883年。早岁南渡，经营米业与橡胶业，亦曾任《南洋商报》（新加坡第一大报）经理及亚洲保险公司经理。侯君急公好义，古道热肠，能言善道，组织力强。民族主义意识强烈，是国民党的极力拥护者。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陈嘉庚领导的南侨筹赈总会成立，侯君负责总务的工作，为救亡运动奔走，不遗余力，俨然是陈嘉庚的最

得力助手之一。1939年12月，英殖民当局以侯君涉及非法组织活动为理由，限他三日内离境<sup>①⑨</sup>侯君遂于12月30日乘机飞赴重庆。

当华侨互助会成立后，侯西反再发挥了古道热肠，救人济世的精神，奔走于重庆与昆明间。唯于1944年11月9日，侯君乘机自渝来昆，飞机失事，侯君不幸罹难。噩耗传来，华侨机工如丧考妣，他的丧生，是机工一大损失。为了纪念侯西反的伟大精神，由胡春玉提议集资建立纪念碑，全体机工赞同，建筑费国币三百五十万元，全由机工负责，并筹募一百万元为祭扫费。侯君的墓碑，矗立于昆明东郊九门里福建会馆蒙山。



事隔多年，尽管物换星移，世事沧桑，长年风雨的侵蚀，侯君的荒墓已面目全非，但迄今仍留在中国的老迈机工，对他仍未忘怀。我们于1986年11月，访问云南机工时，他们仍盛赞侯君的业绩，并要我们代向其在新加坡的家族致意。

据邱新民说（邱君是西南联大毕业生，当年在互助会担任教育，交际和编辑三组工作），当时对互助会作出贡献的有：胡春玉（理事长）、白清泉（常务理事）、林朝云（副总干事），陈希政（文书）等人，他们牺牲了个人的时间与金钱，任劳任怨，为机工辛勤服务，实现机工复员的愿望。<sup>②①</sup>

华侨互助会成立后，为失业的机工作了很多服务。首先设立了收容所，以收容并训练流落的

机工。失业的机工和眷属有 753 人，衣食住等生活费，所费不貲，互助会的首要工作便是筹钱。互助会要求中央拨款赈济，向军政部、滇缅运输局要旧军毯与棉军服，向红十字会要所需药品，向云南社会处要食米救济。此外，还得到中央的批准，在昆明设立一个机工招待所。

有些机工，染上了抽鸦片或其他恶习，因此招待所还得设法替他们戒烟，并给他们若干基本训练，如编织藤器与竹器，有了一技之长，方便寻找工作。

抗战结束，机工复员问题亟待解决。华侨互助会派代表白清泉与邱新民，于 1946 年 3 月 2 日携带名册公文，飞往重庆进行交涉。他们在重庆东奔西走，忙得满头大汗，他们拜谒了行政院官员，劳动局局长，救济总署副署长，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大家你推我让，推卸责任，充分表现了官僚习气。他们两人决定向二中全会“请愿”，最后才由善后救济总署覆示优先遣送华侨机工南返。<sup>②①</sup>

华侨互助会代表一行四人（白清泉、邱新民、袁阿喜与龙历文）于 1946 年 5 月 21 日自昆明飞赴河内，取道曼谷南下马来半岛，一路上舟车劳顿，终于 7 月 13 日晨抵达新加坡。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办理机工复员的交涉工作。

他们首先拜会陈嘉庚，据邱新民忆述道：“四机工至怡和轩拜访陈嘉庚，白清泉鼓如簧之舌报告机工复员和请求，而陈嘉庚平和的说筹赈总会结束了，意思是说主席也结束了，无能为力……此后由白清泉去怡和轩，得到的还是筹赈总会结束了那一句话，我们不能怪陈嘉庚，南侨总会的确是解散了；他还能做什么呢？”<sup>②②</sup>邱先生的这段忆述与事实不符，因为当他们于 7 月中旬拜会陈嘉庚时，南侨总会还没有结束，陈氏仍然是南侨总会的主席。正如上述，各区筹赈会还在 6 月 16 日在吉隆坡召开联席会议，并以“马来亚筹赈会援助机工复员代表大会”名义，致电蒋主席与行政院。8 月 21 日（即白清泉一行人会见陈嘉庚后）陈嘉庚仍以“马来亚各区华侨筹赈会援助机工复员代表大会”主席的身份，致函伍伯胜总领事，要求后者躬身回南京，替机工复员事力争。8 月 30 日，陈氏以同样身份，再度致函伍总领事，转请政府限期遣送机工南返。同年 9 月七日，陈氏更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杜鲁门总统

等人，震动了整个华人社会，掀起了轩然巨波。此后，国民党人，党报与准党报，不断叫嚣，要结束南侨总会。尽管如此，南侨总会依然存在，陈氏还有时利用它来发表政论，以遂其政治目的。直至 1950 年 5 月陈嘉庚从中国返新加坡后，才结束南侨总会。

造成邱先生的忆述与事实不符，有三个可能性。其一是邱先生记错了，但邱先生却对笔者说，陈先生真的有这么说。其二是陈嘉庚真的有那么说，目的是要推卸责任。但是从前述的史实看来，陈氏对机工复员事，不但没有忘怀，而且力争到底，似乎说明陈氏不是那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冷血动物。其三是陈嘉庚既以总领事一手包揽复员机工事，故随口敷衍搪塞白氏等人。其中以第三的可能性最大。

白清泉等一行四人，也晋谒了伍总领事，要求伍总领事在外交上予以协助，说明当地政府从宽处理，好让机工能顺利回返原地。他们也会见了新加坡国民党领袖及中华总商会负责人，这些人都答应将予以道义上的支持。离开新加坡，代表团北上马来半岛，走走停停，途经峇株巴辖、麻坡、马六甲、芙蓉与吉隆坡，拜访了各地区侨领，谈及机工复员事，不过也没有具体的结果。旋取道香港、广州回昆明去。

## 四、复员机工陆续还乡

经过了多方面的交涉以及驻新总领事的居间协助，稽延了一年多的机工复员问题，终告曙光渐露，稍有眉目。侨务委员会发出通告，根据云南省华侨互助会的机工登记名册共 1, 154 人，转呈行政院核准发给奖金，每人美金二百元（折合国币 67 万元），订于十月一日起至十一日止，分别在重庆侨委会办事处及昆明云南侨务处分发；十月七日至十七日在贵阳侨委会登记站分发。

为了处理机工复员事，华侨互助会特地组织了侨工辅导委员会，主其事者主要是林朝云。这项工作很繁杂，单是制造登记册，就很伤脑筋。首先是各机工散居各地，流动性大，不易联系。其次是机工领取奖金，除须具有原居留地证件外，还须有回国服务证明书，临时护照与国民出国证等。因此有些职员在审核登记工作时，与机工发生争执，以致被揍了一顿，引起不少的风波。尽管如此，在朝云副总干事等人的努力下，登记等



工作总算完成。<sup>②③</sup>

其实，机工所领的奖金只不过是遣散费。67万元的奖金用以支付沿途的旅费及伙食等费，到了广州，已所剩无几。有些机工还得靠典当衣物过活。可是也有机工领奖金后，聚赌起来，一夜输光，甚至把护照，纪念章、奖状去抵押，状至狼狈。<sup>②④</sup>

据报载，在联合国救济总署（此后简称联总）的资助与安排下，第一批华侨918人于1946年11月4日乘安徽轮抵达新加坡码头，随行者有一名外国医生嘉来因恩氏，他是香港复员分办事处的医院官。这批归侨，全体在厦门登船启程，当中有十余名是复员机工，他们是由重庆及其他内地遣回之技术人员，包括9名摩托车夫，三名机器工作。<sup>②⑤</sup>

同年11月18日，另一批马来亚复员归侨1,343人，在联总的资助上，乘芝巴德号轮由厦门经广州南返抵新。这次领导归侨南返的联总官员为高立生氏，医务官为华人林兰森医生，此外有黄云翹及张美清两护士。归侨中有复员机工24人（一说25人），并携带眷属21人同轮南返。这批机工包括赵明、李生、徐钟佛、×亚随、江亚×等（以上新加坡）、赖玉光、严锦乐、林相、吴乌峇等（以上居鑾），黄应心、古来兴等（以上柔佛），陈檀芳、子母宜兴、李颯、周瑞荣等（以上檳城），贵奇、黄庆初等（以上芙蓉），王珊、林政朝等（以上吡叻），陈永谦（砂劳越）与蒋杯君（爪哇）。<sup>②⑥</sup> 记者访问了其中五人，他们是李颯（檳城）、林政朝（实兆越）、吴乌峇（太平）、陈永谦（砂劳越）与蒋杯君（爪哇）。马来亚三机工是在1939年初返国参加抗战。其他二人乃于1941年返国服务。据他们说，他们先到安南，由该地转入云南昆明，经过一个月至三个月的训练后，大部份被派往滇缅公路及腊戍服务约二三年之久。至1942年滇缅公路失陷后，当惠通桥（跨越怒江之桥梁，为一交通要道）被炸断时，伤亡的机工甚夥。残存者则历尽艰险，步行二十余日，方获援救。此后，他们及其他机工，被派至昆明、重庆、桂林、长沙等地服务，在前线与兵士共同作战，因此牺牲亦众。胜利后，有一部份则失业，大家及欲南返，但却碰到许多困难。后来才有侨委会办理机工复员事。

据吴乌峇称：他曾于汽车兵团第三团服务，

经过湖南第九战区，湖北第六战区，广西桂林各战场服务。这次要到福建省收容所，须自内地步行卅日之路程，才抵达目的地。在侨委会登记时，竟受职员勒索。在昌明之机工，每人可获二百美元奖金，他们这批人因未到该地集中，所以得不到奖金。（27）

据赖玉光（机工队长）说，他们在码头登岸办理手续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人来帮忙。等到要登上福利部的车子时，每人要交两元。他又说：他们这次归来，原抱着极大希望，以为领事馆是保护华侨的，南侨总会是送我们回去的，必定能给他们适当的帮忙，岂知回来以后，大失所望。<sup>②⑦</sup> 这批机工既得不到美金二百元奖金，一路上钱也用完了，如今是身上不名一文，连眼前起码的生活费也没有着落。他们向领事馆提出四项要求：（1）即速发给应得的美金两百元奖金；（2）目下每天能得到两顿饭生活；（3）回返原居地后还能有一星期的伙食费；（4）代为介绍工作。而伍总领事的答复是，关于发给奖金事，经已去电侨委会请示，对于机工困苦的处境，由于领事馆并无救济金，只能从旁协助。最后机工还是在南侨总会的协助下，在晋江会馆安顿。李光前鉴于机工之困境，特捐助叻币一千元，嘱机工派代表去领取，以济燃眉之急。机工对李氏虽非常感激，但以廿余名机工，分享一千元捐款，每人不过四十元，无导杯水车薪，不足以维持眼前生活，故热切希望社会人士予以救济。<sup>②⑧</sup>

复员机工返抵新加坡后，其救济工作应由那一个机构负责呢？南侨总会陈嘉庚主席特为此发表声明，说出事情的原委：抗战胜利后，机工复员问题久悬未决，南侨总会特订于6月16日召开各区筹赈会联席会议，商议协助机工南返事。岂知会前新加坡总领事馆忽投函各报，谓救济机工及复员事件，政府已负责办理。言外之意，不问可知。由是吉隆坡开会时，除新加坡、檳城、彭亨、峇株巴轄、巴生派正式代表出席会议外，雪兰莪与吡叻等区，以依据报载总领事消息，该区要自行设法，使其区内机工复员，拒绝参加会议。吉隆坡会议诸代表，遂议决应完全信赖及督促政府全责办理。既然政府已托联总机关办理，运送机工到新加坡，登岸后复由社会福利部照应食宿，再转运回原居地，沿途车费亦由该机关供给。复员工作既有如此妥善安排，机工倘有其他要求，自应向原派区筹赈会商量。<sup>②⑨</sup> 嗣后，陈嘉庚发出

南侨总会正式通告，强调由香港救济联总署负责遣送机工，新加坡福利部负责膳宿，机工应与原派区筹赈会商讨有关问题。<sup>⑪</sup>

陈嘉庚的声明固然是事实，但他暗示了政见的歧异，使各区筹赈会陷于分裂，尤其雪吡两州筹赈会的负责人，如李孝式、刘伯群与张珠等人，都是国民党支部的要人，对战后初期陈嘉庚发表的政论，不以为然，因此就抵制陈嘉庚召开的吉隆坡会议。而代表国民党政府的驻新总领事馆，也成了陈嘉庚刁难的对象。因此政治的斗争影响了更好地处理机工复员的工作，复员机工再次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至于从云南昆明复员的第一批机工，要等到12月初才抵达。第一批机工和眷属以梁一轰为总领队，副总领队是关进明、莫泽春，于10月26日由昆明西站出发。启程那天，云南各界假西站开欢送大会，出席者有昆明中国国民党主委杨家麟，第四区公路局局长葛洋，拳拳盛意，语重心长。西站也挤满了机工眷属的亲人，彼此临别依依，万般祝福与叮咛。机工与眷属一行人坐卡车到柳州，然后弃车从舟，自柳州顺流而下入西江，经梧州至广州，舟中拥挤不堪，甚难受，多人患病。但抵广州后，住宿餐食均获免费供应。11月24日乘丰庆轮由港动程，至12月3日才抵达新加坡码头。当轮船抵达时，可看到轮船之栏杆上悬有许多五颜六色的旗帜，上书各种标语，如“中华民族之光”，是广东省机器总工会赠送的；“国之干城”是昆明侨光中学赠送的；及“胜利荣归”、“载誉南旋”等等，不一而足。邝达领事，国民党与三青团代表，及新加坡社会福利部负责人都登轮慰问。

该批抵新的机工计有179人，家属计妇女104名，孩童97人，总计380人，其中130是新加坡人，少数为婆罗洲与荷印侨胞，其他为马来亚侨胞。

该批复员机工的领队梁一轰原住彭亨文冬，是一名高中生，属第九批回国服务机工。服务司机工作后，曾参加中国空军降落伞部队，被派至印度及中国各地服务，其官阶为空军上尉。梁氏坚欲拜会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请他顾念当年鼓动机工回国服务的本意，继续给予照应，言下颇愤慨。邝领事解释道，关于机工复员问题，总领事馆经与南侨筹赈会陈主席及新加坡社会福利部

三方面妥行商量，招待事宜统由福利部处理。属于马来亚之机工，登岸后即由福利部招待下榻于甘榜峇鲁之收容所，然后再免费送诸机工至马来亚联合邦各属之原居地。<sup>⑫</sup>

凡属新加坡的复员机工，都可获得南侨总会资助每名一百元，约发给三百名，共计三万元。至于外地复员机工，每名可得十元零用费。<sup>⑬</sup>为了联系复员机工与协助解决难题，机工设了一个通讯处，座落于厦门街四十三号，主要由复员机工张天赐主其事。因此，这次也是由张天赐代表机工与陈嘉庚接洽，复员机工需要补助者，都得先去通讯处登记，然后南侨总会再分发补助金。

至于属马来亚联合邦的机工，也分别乘车回返原居地，由各该地的机构负责安置。据悉，吉隆坡的机工13名，眷属25名，于12月5日回返原居地，暂由福利部接送至彭亨路收容所暂行安置。机工们囊空如洗，今后生活大成问题，必须寻觅职业。该批机工代表谭耀，亟望雪华筹赈会及各侨团积极设法，以解决面临的难题。

雪华筹赈会特为复员机工事开会商讨，结果商订暂时的解决办法如下：（1）安置在福利公会收容所的机工，如果伙食所需的米粮不足，由本会设法向各米商征求报效白米，以补不足；（2）由本会代向冷实打炼奶公司征求报效罐头牛奶，供机工子女吃用，并由本会代向英美烟草公司征求报效香烟，领得后转发予各机工；（3）凡有眷属机工，除日前所发的十元零用费外，另再发给每人十元，有病机工则由本会设法代为医理；（4）凡由雪华筹赈会遣送返国机工，由本会给每名机工棉毯一条。又为了帮助机工寻觅职业，雪华筹赈会常务委员会曾向雪州车辆注册官，代为领取驾车执照，已有十四名经获批准。据闻筹赈会尚有存款三万馀元，却没用以资助机工，机工对所议订的办法，大表失望。<sup>⑭</sup>

由新乘车返怡保的机工，12月5日到怡保下车者28名（包括眷属8人），由中华总商会介绍到要明会馆下榻，并供膳宿，福利部则分发每名五元零用费。同日抵达太平的复员机工19人，连同眷属共卅余人，分别歇宿于树胶公会及仁和公所。次晨筹赈分会前总务白仰峰前往接见，决暂供膳宿数日。<sup>⑮</sup>过后，有10名机工受聘驾车载石，每月月薪80元（食用在内），际此百物腾贵时节，自顾尚且不暇，遑论维持全家生活，其他



人尚彷徨无措。

吡华筹賑会也商议救济复员机工事，订下了更苛刻的决议：凡经该会遣送返国的机工，每名拨助三十元，复员机工倘无家可归而未寻得职业者，由该会供膳宿一星期，逾期自理。<sup>③⑥</sup>

彭亨的复员机工有8人，计文冬4人：梁一轰、杨金水、陈玉连与黄来；劳勿3人：戴金水、陈安与张善宜；关丹一人：林建兴，连同眷属（4个女人，4个孩童）共16人，一行人于12月6日中午抵文冬，继即由彭亨筹賑会招待至华人俱乐部，是晚八时，筹賑会召开茶会欢迎。该队队长梁一轰在演说中，除报告二千多机工在抗战中所受的惨痛经历外，并指出彭亨回国服务的机工共有29人，这次回来8人，在昆明登记的还有两三人，其他的都已死了。梁君并呼吁在座的侨领能设法为他们寻找职业。<sup>③⑦</sup>

槟华筹賑会也议决救济复员机工临时办法，独身者给予生活费60元，有家眷者每名一百元。计往领款者有独身机工12名，另13名为有家眷的机工。<sup>③⑧</sup>

12月6日前后由新加坡返抵麻坡的复员机工有胡作史（携眷）、李金凤、刘金福、莫泽春、张绿盛、姚如禄等六人，由中华公会暂供漳泉公会为临时住所，并备伙食款待。机工代表胡作史在演说中指出：麻坡返国机工牺牲最大，估计返国机工约四十余人，最少有四分之一业已牺牲。他希望中华公会能代申请驾车执照及介绍职业。<sup>③⑨</sup>

另一批机工卅余人从新加坡返抵新山，受到司机公会与树胶商会设宴欢迎，队长钟五峰与赖玉光在会上相继发言，吁请机工互助团结。新山筹賑会给予新山区南返机工每名五十元，作为临时生活费，并负责招待膳宿。至于外埠机工则津贴车费十元，眷属每名十元。柔佛中华总会会长黄树芬也分函各当地侨领，吁请尽量为机工寻找职业，以安定其生活。<sup>④①</sup>

从新山转程回峇株巴辖者有赖玉光、陈珊坤与林成等人，获汽车同业社与中华总商会招待。据机工表示，他们都获得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管理局兼局长俞飞鸿及副局长龚学遂发给服务证书，亦获侨委会奖状。<sup>④②</sup>抗战期间，从峇株回国服务机工约有四十八人，除病死一人外，牺牲甚少，他们将陆续返马。<sup>④③</sup>

此外，返马的机工尚有吡叻丹絨马林的冯国佑与邓祺；雪兰莪加影属龙溪的林兴，以及柔佛拉美士的陈振辉，他们都分别由各地的筹賑分会与中华公会安置，并予以临时救济金。

总之，复员机工所受的待遇，都不如他们所期待的那么热烈，不仅他们身受其苦更有机工音讯杳然，生死未卜，累及家人。报载柔佛属昔加末有68岁老者名林安者，长子战前失踪，次子早折，四子为日军威迫服役，操劳过度呕血而死，三子参加南侨机工，音讯杳然。老者有一媳二孙，相依为命，日赖贩卖鸡蛋为活。每阅报纸，见有机工南返消息，辄久久不忍释手，始则自言自语，继则查无子名，爽然若失，态度失常，状至可悯，诚一人间悲剧。

1946年12月20日，和生轮由香港航抵新加坡码头。在约四百名搭客中，包括复员机工及其眷属96名，其中机工58名，妇女23名孩童15名。兹将机工的姓名及州属牒列于下：林英、韩书丰、何峇显、洪诚继、陈亚福（以上新加坡5人），萧毅强（吉隆坡1人），黄福喜、陈学钦、许其章、杨森基、黄三伯、林振成、陈木技（以上檳城7人），张毓文、林成就、邝美良（以上柔佛3人），陈献泰、谢式富、郑生昌、黄亚山、陈明发、张庆、张连培、黄文轩，户荣新、黄俊秀、黄水、黄振来、蔡光明、钟烈、梁林、林成福、邱水发、封永江、翁绍行、张发权、邢福秀、陈定来、林叶波、林炳南、符天清、刘润球、文保昆、蔡带、陈顺、叶富、张伯海、骆汉子、郑成福、罗亚明（以上吡叻34人），黄万利、陈位虾、陈永泉、林亚志、黄周丁（以上吉打5人），萧炎章、萧盘寿（以上森美兰2人）及王东进（彭亨1人）、该批机工都是来自重庆、贵阳等地，于抵达广州后受救济总署招待，然后于15日乘船离香港南返。他们抵达码头登岸时，目睹无人前往接应，队长萧毅强不禁感慨系之：“回想当年回国情形（之热烈），想不到复员回来时，情形如此冷淡”。他继续说：“如果不是联总替我们想办法，我们恐怕是不容易回来的”。机工一行人由移民厅员为他们办妥一切手续之后，登车往甘榜峇汝收容所暂宿。

稍后，邝达领事乘车来到收容所。机工队长因福利部拟将马来亚机工当晚遣送回各原居地，向邝领事求情暂缓遣散，好让他们稍事休息，或在新加坡探访亲友，邝领事代为向福利部负责人磋商，同时交代收容所负责人略予改善膳食。

机工代表萧毅强等六人，安顿停当后，前往怡和轩拜访陈嘉庚。陈氏依照前例，发给每名机工十元零用费，新加坡机工每人一百元补助金。萧毅强除痛陈抗战期间的苦况外，也暴露了官场的黑暗，言下不胜欷歔。

据新民说：第二批昆明机工 156 人（机工 71，眷属 85），以王振美为总领队，于 1946 年 11 月 15 日由昆明西站出发，经八日行程抵广州。第二批 306 人（机工 177，眷属 129），以刘善哉为总领队，于 11 月 29 日由昆明西站出发，经过了十四日的奔波才抵达广州。<sup>④④</sup>从广州南下香港，由香港下船，四五日后应可回返新加坡。因此倘若没有阻延，应当在 12 月内抵达，可是我遍查当时新加坡的中文报纸，都不得要领，没有发现有什么报道。

1947 年元旦，芝巴德轮从厦门、香港载来了归侨 1,345 名，其中有复员机工及眷属达六百名，他们都是从昆明、重庆、贵阳等内地沿途到广州，转程到香港下船。这次机工共 348 人（一说 337 人），团长为白清泉，<sup>④⑤</sup>属新加坡的机工有 169 名，吉隆坡 33 名，马六甲 14 名，吡叻 37 名，檳城 38 名，芙蓉 15 名，柔佛 23 名，吉打 25 名及彭亨 4 名。

据负责人称，船中医药设备缺乏。旅途中不幸有搭客发生传染性的脑膜炎，以致造成 10 名乘客病逝。又因复员机工在广州没有办好种痘的手续，抵新加坡后，被禁于棋樟山检验。继后又发现有两名孩童患病，一名染上天花，另一名出麻疹。机工被困，望海兴叹，其心情之焦躁可想而知。再加上棋樟山上米粮不足，菜色恶劣，因此特由团长白清泉等人，联名致函复员机工通讯处，再由通讯处代表张天赐与钟五峰携函至怡和轩见陈嘉庚。据闻陈氏愿出资购白米四包，运送棋樟山，以满足机工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讯处代表亦晋謁伍总领事，请代为交涉。但碍于本地的公共卫生条例，机工还得被扣约两周。南侨总会循例给予每名新加坡机工一百元补助金，外埠机工

十元零用费。<sup>④⑥</sup>

1974 年元月 11 日，万福士轮抵新，搭客计共 1,401 名，其中有机工 17 名，连同家眷共 36 名。机工是谢少鹏（队长）、陈源胜、吴待旦、黄顺福、陈来兴、陈云胜、贺麟光、邝亚才（以上新加坡八名）、蒙家裕（柔佛）、王石山（马六甲）、袁悦凌（太平）、罗德辉（彭亨）、李喜平、黄源安、马祖庆、黄亚九、黎元利（以上荷属印尼五名）。因乘客有人患上麻症，大部份乘客被扣禁棋樟山。棋樟山上，粮食不足充饥，医药食水奇缺，卫生设备差劲，宿舍拥挤不堪，简直是人间地狱。

1 月份回返马来半岛的机工，大概都获得各州属筹賑会或其他团体暂时的接济与安顿，以下是一些零星的报道：机工由新加坡返抵芙蓉（森美兰州属）者，计有 27 名（机工 14，家眷 13），暂寓威史申街矿务会馆内，筹賑会发给有家眷机工每名 100 元，单身者 10 元。森州华人机器工会也给予 30 元。另有 7 名复员机工也安抵居鑾（柔佛州属），5 名返抵峇株巴轄（柔佛州属），各得 50 元生活费。<sup>④⑦</sup>

此外，也有机工高清贤回返安顺（吡叻州属）者，高君南返前，曾获得美金 200 元奖金，吡叻中华总商会给予 30 元生活津贴，并协助领取司机执照。<sup>④⑧</sup>

至于回到瓜拉立卑（彭亨州属）者，有刘善哉、陈春芝与何兴三人，中华商会特为他们举行欢迎茶会。刘善哉在会上报告了机工在抗战期间服务的艰苦与悲惨的情况，以及战后政府安排机工南返的经过。据刘君称：由立卑归国的机工有 12 人，幸皆安全，有部份在中国成家定居。他们各获得华侨俱乐部赠金 100 元，另客属公会赠金 50 元。<sup>④⑨</sup>

2 月 25 日，万福士轮从香港航抵新加坡，载来了复员机工 12 名，另有眷属 10 名，机工是：麦志端（新加坡）、蔡明士队长、吴德水（以上檳城）、邓佩荣、范云美（以上吉隆坡）、马少泉（马六甲）、陈廷鼎（森美兰）、伍飞（怡保）、邹桂春（柔佛属昔加末）、蔡典欣、刘亚昌（以上北婆罗洲砂劳越）及吴秋云（西婆罗洲）。他们都获得南侨总会区区十元零用费，在新加坡暂时安顿后，嗣后都分途归返原居地。<sup>⑤⑩</sup>

据云：砂劳越的蔡典欣是于 1939 年 7 月间报



名参加回国服务的机工，战后到广州小住，领得了机工奖励金才回返砂劳越。曾多年担任古晋中华公学校长，直至荣休为止。1980年4月间因心脏病猝发逝世。至于刘保昌，原名刘昌靖。当年回中国服务时，为避免父母的阻挠，遂改名，并改客籍为潮籍。回国后一度在桂林遭敌军包围，受重伤，传出死讯。这次复员回返砂劳越，十多年后，患精神病逝世。<sup>⑤1</sup>

4月16日，丰庆轮碇泊新加坡码头，搭客有一千一百余名复员华侨，他们是来自福州、厦门、汕头等地，其中复员机工计有96名，眷属150名，他们都是由广州乘船南返，抵步后，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与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复员同志联谊社（有关该两个组织之情见后）均派代表前往码头迎迓与照应。该批复员机工之总领队林锦祥，副为李璧林、纠察主任林经光，总务主任伍清康，其他成员及领队如下：新加坡28人，领队黄心堆与蒋水狮，柔佛9人，领队刘开，森美兰与马六甲10人，领队王诗伟，雪兰莪16人，领队吴德麟与邱武杰，吉打、彭亨、檳城11人，领队刘复度，吡叻11人，领队洪梦斌，荷属印尼11人，领队王士光。<sup>⑤2</sup>

5月24日，海利轮再载来复员机工29名，另眷属妇孺28名，机工计有：黄守琛、林鸿经、许世河、符亚胜、王福、梁安伯、黄良书、邢谷德、符德伟、王昌农、祝朝端、黄深、王猷福（以上新加坡）、赖举芳、范锦山、曾春和（以上雪兰莪）、龙道福（檳城）、李觉文、华景吉、郭克均、刘炎恒、王国鸿、符文魁（以上吡叻属太平）、王家旭、邢定珍、赖昌亿、张发航、张武伴（以上柔佛）、与吴多柳（彭亨）。他们抵境后，身上不名一文，顿陷困境，复被送往棋樟山检疫，然后才获准登岸。新加坡复员机工都获得南侨总会颁发补助金各一百元。其余机工亦各得零用费10元。<sup>⑤3</sup>这可能是最后一批返抵新马的机工了。在这以前，据闻有机工及家属八十余人，曾由印度返抵新加坡，但其详情不得而知。<sup>⑤4</sup>

总之，抗战期间回国服务机工的命运是悲惨的。抗战结束后，中国的经济百孔千疮，社会秩序紊乱，更不幸的是，国共两党无法消除多年来的积怨，准备诉之武力，在战场上一决雄雌。因此流落国内的机工，再度面临失业的痛苦，正如一个复员机工说：“祖国胜利后我们即开始失业，

中央政府对我们的生活完全不管，老实说，国内如有工作机会，我们便毋须再回第二故乡马来亚。”这是何等沉痛的哀鸣。

有些机工不幸被派去东北进行内战，如王亚福就是一个例子。他是于1939年参加第六批回国机工，在滇缅路上工作。仰光失守后，就退到印度去，参加新一军，在缅甸战场上，当一名坦克队战士，出生入死，打了无数次激战，伤痕累累，内战爆发后，他被派往东北战场打内战，他说：“我们当年回国，为的是保卫祖国，大家万众一心，枪口对外，而现在，敌人投降了，却叫我们要把枪口转对自己的同胞，这叫我怎么干得下去呢？同志们大家都不愿意干，可是他们在军队的严厉管制下，又没有积下来的钱，只好敷衍了事，我好在还有一笔路费，于是就装作生病，请了病假，由沈阳溜跑回来了”。<sup>⑤5</sup>

正如上述，复员机工返抵新加坡码头时受冷漠的待遇，收容所内饮食恶劣，居室拥挤不堪，各州筹赈会发出的补助金与零用费，又是那么微不足道，其中尤以怡保的复员机工所得补助金最少，情况最糟。兹将各地对复员机工初期救济办法胪列于下：

新加坡方面，每名机工（包括眷属）由筹赈会拨支一百元；吉隆坡筹赈会给予机工每人五十元（眷属在内），另机器行给予每人20元，失业者仍可于福利部住宿；檳城筹赈会给予每名机工60元，机工之妻30元；太平筹赈分会给予机工每名30元，其妻或子女各30元，另招待食宿十五天，失业者仍可居于树胶公会；芙蓉筹赈会给予每名机工60元，妻40元，子或女各15元，另发伙食费每人21元，妻或子女依照数支給，而机器行亦发给机工每名30元；吉打筹赈会给机工每名50元，电车公会给每人15元。同侨俱乐部每人30元，另招待食宿，以迄机工找到职业为止。而怡保筹赈会则给予每人30元（眷属在内），招待食宿只一星期，一切待遇，均不如他埠。怡保筹赈会虽代机工申请驾车执照，但部份机工往日的照已遗失，所以只能申请为期三个月的学驾车执照，三个月后，机工得自行掏腰包向当局领取正式驾车照。这种办法，不若吉隆坡方面，由筹赈会向当局交涉妥当，申请长期执照来得方便。<sup>⑤6</sup>

战后初期的新马，百废待兴，失业浪潮澎湃，复员机工要找一份职业，谈何容易。据报道，先

后返抵怡保、金宝与实兆远的 70 余名机工，至 1947 年 6 月初为止，除了 13 名受聘于吉隆坡刘亚保运输公司怡保分行外，其余五六十名机工，仍赋闲在家。<sup>⑤7</sup>即使找到职业，月薪也不过 80 元左右，在那万物腾贵的年代里，区区月薪要维持一家大小的生计，不免要捉襟见肘了。

战后复员机工有多少？据报章的纪录（相信并不完整），大约有七百七十余（或说 900 余人，见《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第十二周年纪念特刊，P.71》）。其中新加坡有 366 人，<sup>⑤8</sup>雪兰莪州 63 人，<sup>⑤9</sup>怡保、金宝、实兆远（以上俱吡叻属）70 余人，<sup>⑥0</sup>砂劳越 20 余人<sup>⑥1</sup>其他有复员机工回返原居留地的包括檳城、太平、吉打、瓜拉立卑、劳勿、关丹、马六甲、安顺、丹絨马林、加影、芙蓉、麻坡、拉美士、峇都巴辖、居鑾、新山及荷属印尼等地，但人数若干，则没有较完整的纪录。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年回国服务的机工中，有印度籍人名达拉星者，原居太平，因泪于义愤，毅然参加滇缅公路的运输工作。他历尽艰辛，目睹中国人的英勇抗敌，受到伟大精神的感召，遂申请加入中国籍，改名王亚龙，因服务勤劳，忠贞爱国，护上校衔。当缅甸沦陷时王氏乃发挥大无畏的英勇精神，积极领导抢救工作，迨后撤退至印度。适逢盟军在印度设立统帅部，王氏又毅然投效。当盟军计划反攻缅甸时，王氏更担任地下工作，潜入沦陷区活动。战后复员返太平，受到国民党与筹赈会设茶会欢迎。<sup>⑥2</sup>

## 五、机工组织的分裂

复员机工返回新马后，面临种种入境、工作与生活上诸难题，幸有第一批复员机工钟五峰与张天赐，于 1946 年 12 月 15 日主持复员机工星洲通讯处，设于厦门街 43 号。他们到码头迎接抵境的机工，协助办理入境手续，代筹赈会登记与分发补助金，晋谒伍总领事，请求代向政府交涉事宜。但通讯处毕竟是权宜之计，复员机工都觉得有设立一永久机构之必要。

1947 年 3 月 9 日，80 余名复员机工，聚集在崇福女校，举行座谈会，两位热爱机工的侨领刘牡丹与黄奕欢亦受邀出席。座谈会由钟五峰任临时主席。会议决定先组织“南侨复员机工筹备委员会”，并选出 19 名筹备委员如下：张天赐、钟

五峰、白清泉、梁一轰、杜振波、黄乐星、谢才秀、翁文助、张金坤、黄凤毛、刘源、云昌桂、叶深渊、陈吉、叶湛恩、康文凤、陈志芬、洪允成及刘亚双。三天后（12 日），召开第一次筹备委员会，即席推举白清泉为主任委员。但那次会议却不欢而散。<sup>⑥3</sup>

实际上，这时的复员机工已分裂为两派，尽管在较早时，刘牡丹与黄奕欢就大声疾呼机工组织机构不应有党派之分，但党派却不期然地在机工间筑起一道鸿沟。有些机工不满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处理复员机工的办法，以致迁怒于他发表的政治言论。

3 月 20 日，有一批机工在报上刊登了一则通告，要发起组织“华侨回国服务复员同志联谊社”，（办事处暂设于罗敏申律 128 号东方烟草公司）发起人：白清泉、李金凤、梁一轰、刘源、杜振波、李天盛、刘善哉、刘亚兴、萧毅强、何洋海、傅瑞生、刘亚双、翁文助、刘金祥及黄金赣。<sup>⑥4</sup>

另一方面，另一批机工却筹备组织“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租用里巴巴里律的 223 号 B 三楼的一间洋房为筹备处，主要筹备委员包括张天赐与钟五峰。这一来，就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机构。

5 月 7 日，联谊社及华人机器工会召开联席会议，以讨论机工复员的善后问题，会议亦邀请了若干社团代表及个人出席。议决成立“华侨机工复员善后委员会”，即席选出中华总商会等 15 个社团为常务委员，并由善后委员会联合各社团，函请南侨总会公布帐目，并将会款拨充复员机工善后用途。<sup>⑥5</sup>可是另一个组织“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会长钟五峰却否定“联谊社”的代表性，他说：在新加坡 349 名复员机工中，有 322 名已参加“机工互助会”，而“联谊社”的会员仅有 20 余名，不足以代表复员机工的利益。他并对白清泉的“服务团团长”的地位提出质疑。

6 月 15 日，“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假快乐世界中国大酒家举行开幕及第一届职员就职典礼，出席者有各界领袖、社团代表、各埠机工通讯处代表及复员机工达数百人，济济一堂，为况殊盛。“互助会”的宗旨是：藉此联络所有退机工的感情，以期团结互助，共惠共勉。<sup>⑥6</sup>“互助会”的工作成绩有：为 102 名会员介绍职业；提供 32 名无家可归机工住宿；提供 12 名失业者膳食；负责



两名贫病机工医药费。据“互助会”的纪录，截至成立那天为止，登记殉难的机工有87人，仍失业而靠亲友接的机工81人，自己寻得职业者109人。大会发表了一篇宣言，除激励复员机工刻苦团结，呼吁社会人士予以同情协助外，更高呼以下的口号：“不畏缩，不叫嚣，从荆棘中践踏我们的大道，从新生表现我们的创造”。<sup>⑥7</sup>当时“互助会”新加坡的会员约有四百余人，首任主席为鍾五峰。继后历任主席者有黄直飞、张天赐、刘源、陈秀峰、陈坤和及陈光明等。另在马来亚联合邦散居的也不少，据称，至1959年，遍布新马各地会员达一千余名。<sup>⑥8</sup>怡保也有一个复员机工互助会的组织。

## 六、机工殉难纪念碑

雪兰莪华侨筹赈会为了表彰华侨机工的爱国精神，特在吉隆坡广东义山亭为殉难机工建立了一座纪念碑，使机工参加抗战的忠勇事迹，长存人间，该碑刻下了以下的文字：

民国廿六年，七七事变，倭寇猖獗，蹂躏神州，我国政府，颁发动员令，全面抗战，歼彼倭奴，南岛华侨，纷起响应，组织筹赈机构，从事救国运动，斯时沿海各地，均遭封锁。寇患日深，我国政府，为运输孔道，以资接济，唯战区辽广，辐重运输，急如星火。驾车人材，须尽量搜罗，方克奏功，本会奉命选拔精于技术华侨，遣送回国，肩此重任，抗战八年，沐风栉雨，备尝艰苦，幸获最后胜利，完成光荣任务，生者固受奖南归，死者则名留史迹，此种爱国精神，至为可风，爰为之铭曰：机工技术，驾轻就熟，机工勤劬，风尘仆仆，机工任务，滇缅往返，不畏天险，褒斜馆谷，祸生陡变，丧身寒谷，为国牺牲，谁不敬服，自来殉国，必有纪录，勒诸丰碑，良志芳躅。

对雪兰莪复员机工来说，1947年11月30日是一个永志难忘的日子。那一天，在中国驻吉隆坡邝达领事主持与雪华筹赈会领导下，雪兰莪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殉难纪念碑隆重举行揭幕礼。纪念碑矗立吉隆坡广东义山路新山亭，标志了机工的磅礴浩气，飒爽英姿。据报道，该日上午十时过后，广东义山路上，车水马龙，热闹不凡，有千余侨团代表与各界人士踊跃参加揭幕与追悼仪式。

首由雪华筹赈会会长李孝式致开幕词，他追

述了当年国难当头，抗敌图存之际，爱国机工在各地筹赈会的保送下，毅然回国服务。八年抗战，中国胜利，各机工已完成光荣任务，可惜有许多机工却不幸为国捐躯华人因顾念他们功绩之伟大，故特举行追悼会及建碑纪念，以使名留千古，永垂不朽。

继由雪华筹赈会副会长洪启读报告回国抗战机工及殉难机工事略。他说：由雪华筹赈会遣送回国服务的机工共有四批。第一批60人，第二批67人，第三批24人，第四批28人，共计179人。据家属或复员机工证实殉难者有：邓九、陈其波、李福、杨二娣、冯耀枝、林谭明、陈金茂、黄培、侯源文、陈永德、黄举、周奇、郑金奎、林金龙、张汝炯、杨发、曾发及罗仪等18人。

接下来由邝达领事主持揭幕礼。继由筹赈会总务曹尧辉宣读大会祭文曰：雪华机工，千古钦崇，请纓卫国，万里从戎，同仇敌忾，国尔忘躬，破运输之纪录，显技术之神通，朝驰弹雨之下，夕宿烽火之中，渴饮毒泉，饥餐野菰，惟急刍粮之供应，不憚精神之疲瘁，置生死于度外，能牺牲为英雄，成仁取义，血染碧丛，磅礴兮浩气，凜烈兮英风，挽狂澜于既倒，垂令誉以无穷，八年艰苦抗战，一旦胜利成功，复国土不遗寸土，囚夷虏如缚 $\equiv$ ，雪耻复仇，感动苍穹，敬陈奠饌，用报精忠，在天之灵，鉴此微衷，哀哉尚飨。继由邝领事与机工代表献花读祭文，各界献花后，与会全体向殉难机工纪念碑致敬礼，最后由殉难机工家属代表及筹赈会副会长张崑灵致谢词，纪念碑揭幕及追悼大会仪式，至此宣告结束。

过后，筹赈会复假吉隆坡中华大会堂举行复员机工欢迎会，会上由邝领事颁发纪念状给各机工，受奖者共有63人，他们是：谭耀辉、曾负重、戴鏢奎、丘勇华、萧耀南、陈继明、杨发、李仁、庞业煌、刘锦丁、李钦、王声桐、邢貽椿、鍾贵、丘岳兵、林壬寅、萧毅强、吴家庭、杨亚良、何承、卢诏、许益、陈亚基、颜日、翁德民、郭汉、魏烈光、林时焕、刘仕祥、洪金挺、冯顺昌、雷伯辉、严福星、戴水春、何润、傅木生、何国安、区子雪、陈兆荣、林安、谢如船、梁恒喜、何金泉、范云美、邓佩莹、黄火胜、侯合意、朱福寿、鍾的才、吴德麟、谭醒觉、张才、魏平、李松坤、邓铭昌、辜发、邱武杰、赵全、赖举芳、杨思洪、叶灿、王荣晃及谭志。<sup>⑥9</sup>

自此以后，每年七七纪念日，都有公祭殉难机工之举，如 1959 年七七，吉隆坡照列有举行公祭仪式。出席者除吉隆坡复员机工等人外、新加坡、峇株巴辖、马六甲、怡保、檳城打等地，都有复员机工代表参与其盛。

此外，檳城也有一座华侨殉难机工纪念碑，矗立于极乐寺山脚下。复员机工人数最多的新加坡，却没有一座纪念碑，以垂永久，实是遗憾。

## 七、若干复员机工的际遇

复员机工回返新马后，多数重操旧业，或任职司机，或经营修理汽车业务。如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的第十二届（1959 年）诸理事中，从事上述行业的就有：彭亚九（副主席）叶湛恩（总务）、洪金星（财政）游观礼（副财政）、陈秀丰（文书）、廖国雄（副交际）、何镪显（福利主任）、蔡鸿发（执委）、李牛（执委）、蔡德福（执委）、

叶福来（监委）、陈发泉（候补执委）及黄文和（候补执委）等。<sup>⑦</sup>

自然也有些复员机工改行他业的。如白清泉从事制造食品酱油工业，业务蒸蒸日上，是一个成功的商人，现在贵为大华食品公司的董事长。吡叻太平的胡凯军，已年高 80 余岁，现经营种植盆栽与胡姬花，生活颇优裕。

不过，也有些生活不如意，境况令人同情的，如芙蓉的李苏虾，原籍广东海丰县，复员后回芙蓉当运输司机，待遇菲薄。因跌伤成残废，声音沙哑，不良于说话，失业赋闲在家，全家大小生活顿失依靠。夫人劳镜月原是四川人，已生两男，那时又身怀六甲，家中经济困苦，有断炊之虞，竟自寻短见，服生疏打自杀。<sup>⑧</sup>另有郭地进者，复员后当过司机与售票员，踏过三轮车，终因年老力衰，现只能在骑楼摆摊，替人算命过日。<sup>⑨</sup>

### 注释：

- ① 《南风》半月刊，第 3 期·4 版，1946 年 3 月 6 日。
- ② 庄明理谈华侨机工现况，见《星洲日报》，1946 年 5 月 30 日。
- ③ “复员机工南返访问记”，《南洋商报》，1946 年 10 月 1 日。
- ④ 《星洲日报》，1946 年 4 月 26 日。有关赴印度服务的机工人数，陈嘉庚与庄明理的说法有差异。可是在后来南侨总会的通告中，陈氏说缅甸失守后，随联军入印度服务的机工有 200 余人，可见庄明理的报告正确。
- ⑤ 注②。
- ⑥ 注②。
- ⑦ 注②。
- ⑧ 《南洋商报》，1946 年 5 月 31 日。
- ⑨ 白清泉是第一批回国服务的机工，任机工服务团团长。现任大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的访问谈话，见

“滇缅路的征服者”，《南洋商报》，1947 年 1 月 18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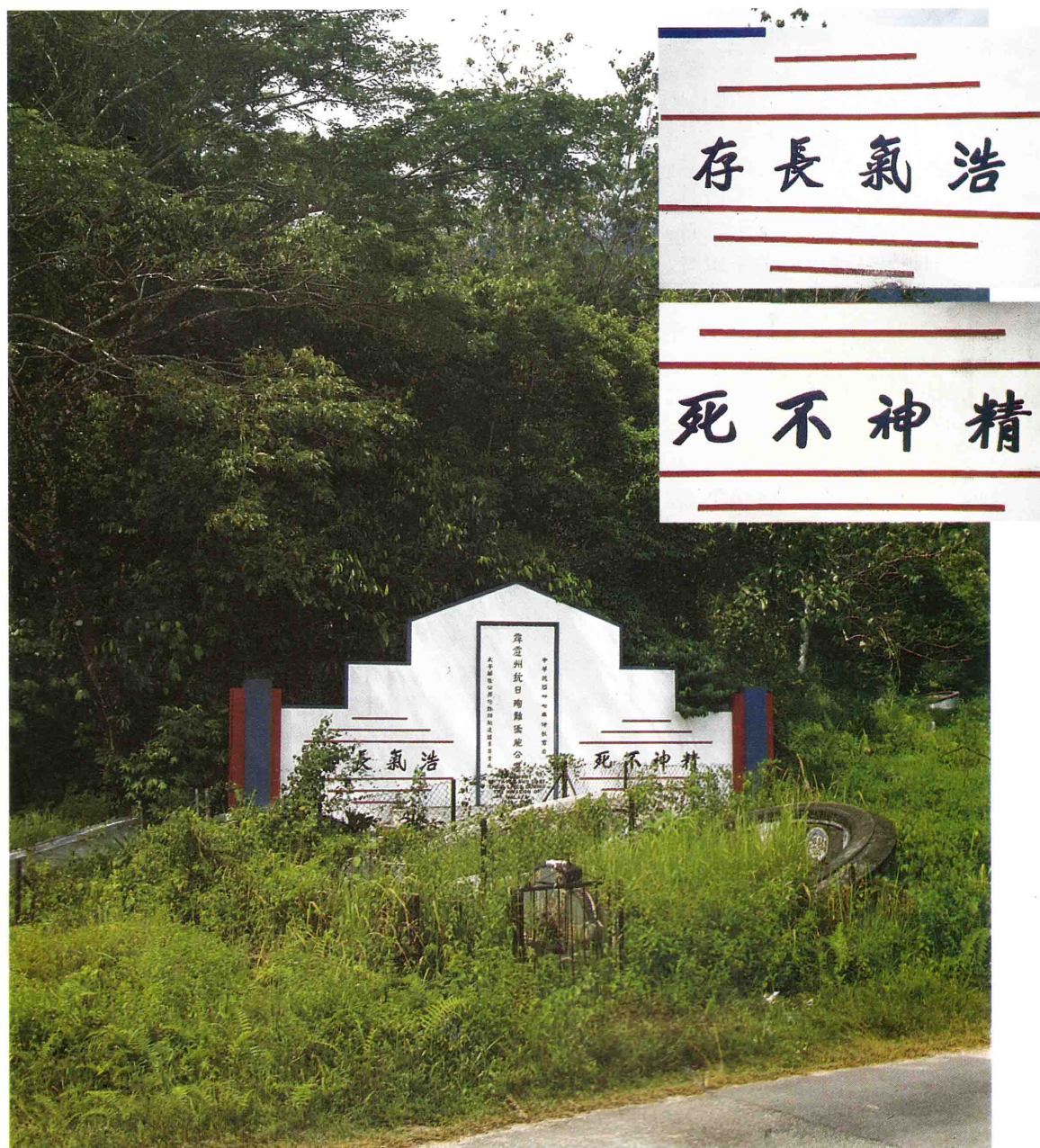
- ⑩ 《南洋商报》，1946 年 6 月 2 日。
- ⑪ 《星洲日报》，1946 年 6 月 3 日。
- ⑫ 《南洋商报》，1946 年 6 月 7 日。
- ⑬ 《南侨日报》，1946 年 11 月 26 日。
- ⑭ 《南洋商报》，1946 年 6 月 20 日。
- ⑮ 《南洋商报》，1946 年 8 月 22 日。
- ⑯ 《南洋商报》，1946 年 8 月 31 日。
- ⑰ 《南洋商报》，1946 年 9 月 7 日。
- ⑱ 邱新民，《艰难的行程》，（新加坡文学书屋，1985 年）P.13。
- ⑲ 杨进发，《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新加坡南洋学会 1977）。PP.128-137。
- ⑳ 有关各人的贡献，见“艰难的行程”，PP.71-75。
- ㉑ 见《艰难的行程》，PP.30-35。
- ㉒ 同上书，P.58。
- ㉓ 同上书，PP.63-66。
- ㉔ 同上书，P.66。
- ㉕ 《星洲日报》，1946 年 11 月 5 日。



- ②⑥ 复员名单主要是根据《南侨日报》，1946年11月21日，可惜当天的报纸残缺不全。不能窥其全豹。另参照《星洲日报》，1946年11月19日。
- ②⑦ 《星洲日报》，1946年11月19日。
- ②⑧ 《南侨日报》，1946年11月21日；1946年11月25日。
- ②⑨ 《南侨日报》，1946年11月22日；1946年11月25日。
- ③⑩ 《南侨日报》，1946年11月26日。
- ③⑪ 见“新加坡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通告第十五号”，《南侨日报》，1946年12月1日。
- ③⑫ 《南洋商报》，1946年12月4日。
- ③⑬ 《南侨日报》，1946年12月13日。
- ③⑭ 《南侨日报》，1946年12月17日。
- ③⑮ 《南侨日报》，1946年12月10日。
- ③⑯ 《南侨日报》，1946年12月17日。
- ③⑰ 《南侨日报》，1946年12月10日。
- ③⑱ 《南侨日报》，1946年12月21日。
- ③⑲ 《南侨日报》，1946年12月17日。《南洋商报》，1946年12月25日。
- ④⑩ 《南洋商报》，1946年12月9日。
- ④⑪ 服务证书曰：“兹证明xxx于抗战期间由南洋回国，在公路运输服务，颇著勤劳，此证”。侨委会奖状曰：“华侨机工xxx热心爱国，敌忾同仇，抗战军兴，应募服务，前后七年，备致勤劳，应予嘉奖，此状”。
- ④⑫ 《南洋商报》，1946年12月13日。
- ④⑬ 《南侨日报》，1946年12月21日。
- ④⑭ 《艰难的行程》，P.67。
- ④⑮ 据《艰难的行程》一书说（P.70），白清泉于12月12日携眷飞往广州，12月27日离广州经香港返抵新加坡。
- ④⑯ 《南侨日报》，1947年1月6日；1947年1月9日。
- ④⑰ 《南洋商报》，1947年1月25日。
- ④⑱ 《南洋商报》，1947年1月30日。
- ④⑲ 《南洋商报》，1947年2月3日。
- ⑤⑩ 《南侨日报》，1947年2月25日。
- ⑤⑪ 刘伯奎，《砂劳越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实录》，（新加坡：长夏出版社，1983年），PP.28, 36。
- ⑤⑫ 《南侨日报》，1947年4月18日。
- ⑤⑬ 《南侨日报》，1947年5月28日；1947年6月2日。
- ⑤⑭ 《南侨日报》，1947年4月23日。
- ⑤⑮ “从内战场归来”，《南侨日报》，1947年6月6日。
- ⑤⑯ 《南洋商报》，1947年6月2日。
- ⑤⑰ 同上。
- ⑤⑱ 《南侨日报》，1947年6月16日。
- ⑤⑲ 这是向雪州筹赈会登记的复员机工人数，见《南洋商报》，1947年12月2日。
- ⑥⑩ 《南洋商报》，1947年6月2日。
- ⑥⑪ 刘伯奎，同前书，P.1。
- ⑥⑫ 《南洋商报》，1947年8月29日。
- ⑥⑬ 《南侨日报》，1947年3月10日；人驹“从团结到分裂”，《南侨日报》1947年5月23日。
- ⑥⑭ 《南洋商报》，1947年3月20日。
- ⑥⑮ 《南侨日报》，1947年5月8日。
- ⑥⑯ 《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第十二周年纪念特刊》，P.17。
- ⑥⑰ “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成立宣言”《南侨日报》，1947年6月17日。
- ⑥⑱ 同注⑥⑯，P.12。
- ⑥⑲ 有关纪念碑揭幕及追悼仪式之报道，见《南洋商报》，1947年12月2日。
- ⑦⑩ 见《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第十二周年纪念特刊》。
- ⑦⑪ 《中兴日报》，1951年4月22日。
- ⑦⑫ 黄叔麟“从抗日到算命”，《联合晚报》，1987年2月23日。

# Perak 霹靂

## ( 1 ) 吡叻州抗日殉难侨胞公墓







太平

碑名：

中華民國卅七年仲秋吉日

霹靂州抗日殉難僑胞公墓

太平華僑公葬殉難同胞遺骸委員會立

IN MEMORY OF THOSE WHO LOST THEIR LIVES DURING  
THE INVASION OF MALAYA.

1941-1945.

橫披：

(右)

精神不死

(左)

浩氣長存



## (2) 殉难华侨列君之墓



孤坟







烈士之墓





太平

## (3) 第二次世界大战殉难烈士公墓

### 第二次世界大战殉难烈士公墓

这个公墓内总共有 867 个碑，即海军 7 人、陆军 820 人、空军 26 人、平民 2 人及 12 名无法鉴定。867 人中，英国人占 427，澳洲人 31，纽西兰人 1，印度人 392，马来亚人 11，荷兰人 1 以及 4 名无法确定的联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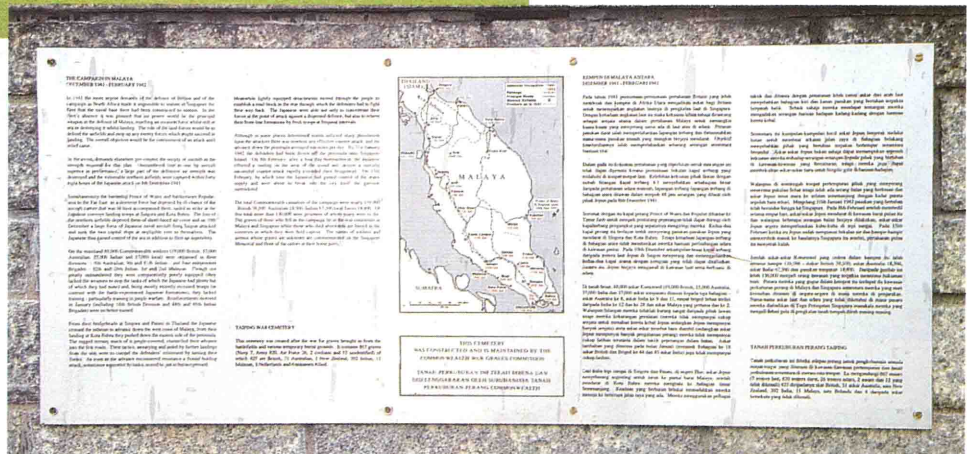


THIS CEMETERY WAS  
CONSTRUCTED AND  
IS MAINTAINED BY  
THE COMMON-  
WEALTH WAR  
GRAVES COMMISSION





THEIR NAMES LIVETH FOR  
EVER MORE ( 英名永垂不朽 )



**THE CAMPAIGN IN MALAYA  
DECEMBER 1941 - FEBRUARY 1942**

In 1941 the more urgent demands of the defence of Britain and of the campaign in North Africa made it impossible to station in Singapore the fleet that the naval base there had been constructed to sustain. In the fleet's absence it was planned that air power would be the principal weapon in the defence of Malaya, repelling an invasion force whilst still at sea or destroying it whilst landing. The role of the land forces would be to defend the airfields and mop up any enemy forces which might succeed in landing. The overall objective would be the containment of an attack until relief came.

In the event, demands elsewhere pre-empted the supply of aircraft in the strength required for this plan. Outnumbered four to one by aircraft superior in performance, a large part of the defensive air strength was destroyed and the vulnerable northern airfields were captured within forty eight hours of the Japanese attack on 8th December 1941.

Simultaneously the battleship Prince of Wales and battlecruiser Repulse, sent to the Far East as a deterrent force but deprived of all chance of the aircraft carrier that was to have accompanied them, sailed to strike at the Japanese convoys landing troops at Singora and Kota Bharu. The loss of the northern airfields deprived them of shore-based air cover and on 10th December a large force of Japanese naval aircraft from Saigon attacked and sank the two capital ships at negligible cost to themselves. The Japanese thus gained control of the sea in addition to their air superiority.

On the mainland 88,000 Commonwealth soldiers (19,000 British, 15,000 Australian, 37,000 Indian and 17,000 local) were organised in three divisions - 8th Australian, 9th and 11th Indian - and four independent Brigades - 12th and 28th Indian, 1st and 2nd Malayan. Though not greatly outnumbered they were comparatively poorly equipped (they lacked the weapons to stop the tanks of which the Japanese had plenty but of which they had none) and, being mostly recently recruited troops (in contrast with the battle-experienced Japanese formations), they lacked training - particularly training in jungle warfare. Reinforcements received in January (including 18th British Division and 44th and 45th Indian Brigades) were no better trained.

From their bridgeheads at Singora and Patani in Thailand the Japanese crossed the isthmus to advance down the west coast of Malaya; from their landing at Kota Bharu they pushed down the eastern side of the peninsula. The rugged terrain, much of it jungle-covered, channelled their advance into the few roads. Their tactics, unvarying and aided by further landings from the sea, were to compel the defenders' retirement by turning their flanks. As soon as the advance encountered resistance a frontal holding attack, sometimes supported by tanks, would be put in but not pressed.

Meanwhile establish a their way forces at their front-

Although in the advance der 1942 the d Island. On effected a successful e February, b supply and surrende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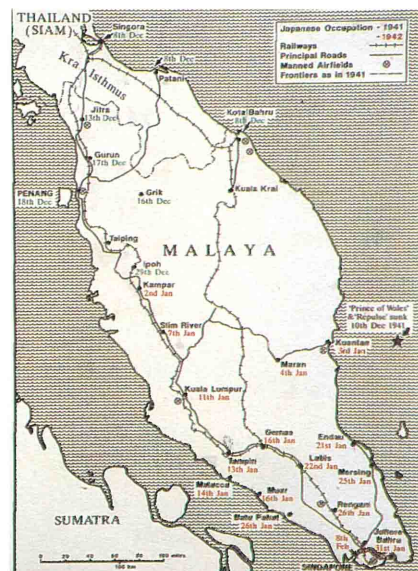
The total Co - British 38; this total m The graves e Malaya and countries in airmen who Memorial an

TAIPAING W

This cemet battlefields a (Navy 7, Ar which 427 i Malayan, 1

## 殉难烈士公墓入口处的说明文字

### THE CAMPAIGN IN MALAYA DECEMBER 1941- FEBRUARY 1942





A SOLDIER OF THE INDIAN  
ARMY 1935-1945  
IS HONOURD HERE







公墓里埋有 4 位华人忠骨



A/1441 PRIVATE  
KWA TEIK LOKE  
ROYAL ARMY SERVICE CORPS  
28TH AUGUST 1945



12769 CORPORAL  
ONG KIM SAI  
FEDERATED MALAY STATES  
VOLUNTEER FORCE  
15TH FEBRUARY 1942 AGE 24

10986 PRIVATE  
TANG BEE CHOON  
FEDERATED MALAY STATES  
VOLUNTEER FORCE  
15TH FEBRUARY 1942 AGE 30



11058 PRIVATE  
LIM POH ANN  
FEDERATED MALAY STATES  
VOLUNTEER FORCE  
15TH FEBRUARY 1942



# 太平山麓战争纪念坟场

## 澳副总理千里祭英魂

青山埋忠骨 千里祭英魂



澳洲副总理费希尔千里迢迢，前来太平山麓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坟场，向长埋地下的英魂致崇高的敬意。

前来我国进行访问的澳洲副总理费希尔，昨日11时正，在驻我国军人、大使等军官人员一行50人的陪同下，由槟城前来太平山麓战争纪念坟场，凭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国阵亡的澳军。

基于保安问题，费希尔副总理在无惊动传媒与霹州政府的情况下，乘坐槟州政府车子抵达太平。

虽然如此，不过，一些居住附近花园住宅区的居民与路过者，因警方封锁现场，以及一批身

着军服的外国人抵达而好奇的观望。

本报记者在获悉澳洲显要特前来凭吊，而前往采访摄取珍贵的镜头。

在追悼仪式上，澳洲副总理也为长埋地下的忠魂献上鲜花，然后个别的巡视有关澳军坟墓。

仪式后，费希尔副总理在澳洲军官的陪同下前往斯里马来西亚酒店享用午餐，然后启程往祭甘文丁的另一座战争坟场，并由甘文乘搭火车抵怡保转座骑。

（21/10/1997〈南洋商报〉）

## ( 4 ) 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碑 ( 1939-1945 )

纪念碑 的四面分别用华文、英文、爪夷文和淡米尔文题字。









## (5) (日军)战迹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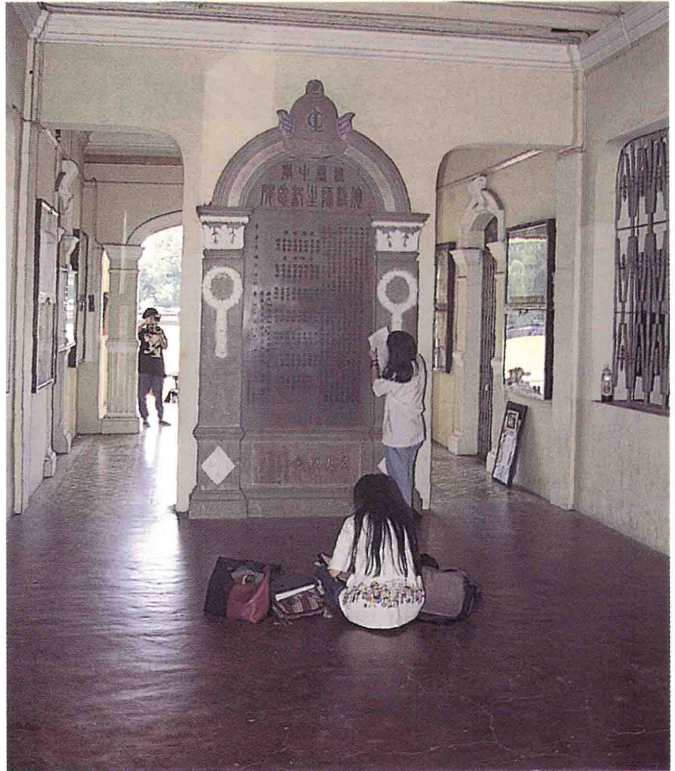


# Pulau Pinang 檳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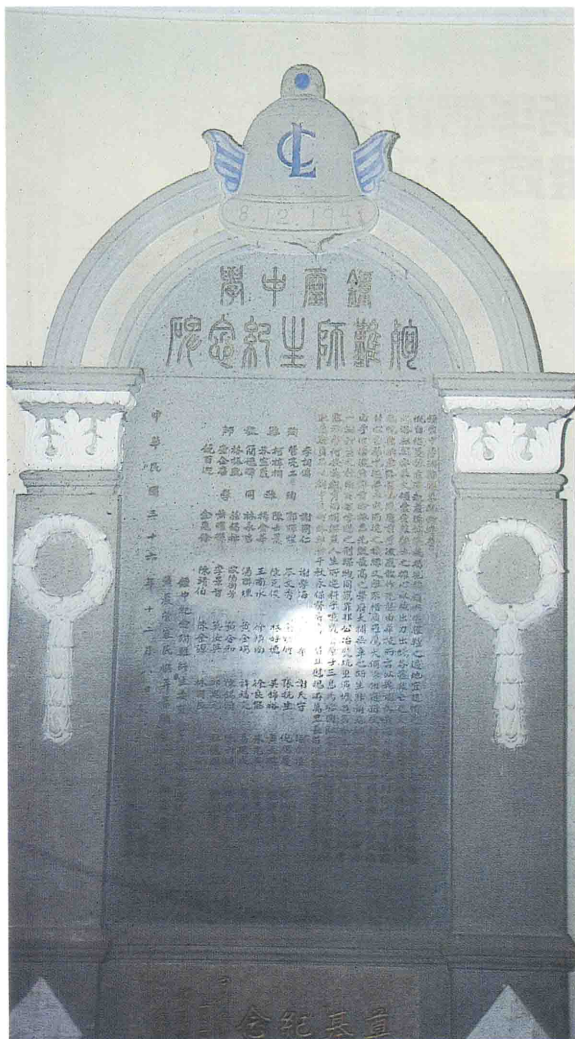
## ( 1 ) 钟灵中学殉难师生纪念碑



# Pulau 檳城 Pinang







## 钟灵中学殉难师生纪念碑

### 钟灵中学殉难师生纪念碑序

慨自虾夷肆虐，衅起芦沟；鲸浪飞扬，风翻槟屿。怅腥膻之遍地，宜悲愤之填膺。虽不能亲执干戈，效健儿之浴血；然亦应大倾囊橐，鼓壮士之雄心。以故出力出钱，各尽救亡之天职。凡属同仁、同学，共抒爱国之热忱，自始至终誓为后盾。前呼后应，敢作先声。由华校而言，以我校为最。而日敌视之则恨之刺骨，欲得甘心。亡华之迷梦未成，南进之机缘又阻，不惜广罗鹰犬，伺隙相窥，预伏豺狼，待时而噬。祸根之种，岂无由乎。迨偷渡重洋，首沦孤岛。先毁最高之学府，大捕无辜之师生。非称元祐之党人，即置东林之名册。为一网打尽之计，用百般惨酷之刑，縲曳同羈，罪非公治。焚坑重演，惨过嬴秦。鬼哭神号，人天共愤，尸抛骨露魂梦何安！为教育而捐躯，岂人生所逆料乎？噫，几声原子，三岛为墟。国耻家仇，共洪流而逝东海；成仁取义，勒贞石以树中庭。何殊血食千秋，永保馨香之勿替。肱慰魂游万里，长留姓氏之同芳。是为序。

### 殉难教师

李词侗 管亮工 柯梓桐 朱宣义 简德辉 林振凯  
查企唐 饶百迎

### 殉难同学

谢国仁 郭辉煌 陈士景 杨金华 林永吉 庄锡祉  
黄耀辉 金惠徐 谢学海 岑文秀 陈克俊 王南水  
汤联壘 欧阳衡芳 李景智 陈靖伯 苏醒华 金幼竹  
林好德 徐焕南 黄金瑞 黄合和 莫汝英 陈金源  
谢天守 张抗生 吴锦裕 徐良能 许福炎 陈锡清  
邱思元 林国良 张永清 倪瑞庆 黄文瑞 朱光英  
易延成 陈六谦 杜亿显 邢定安 张同义 鍾振康  
陈惠民 李庚灿 李庚全 郑泗耀

钟中纪念殉难师生委员会主席陈充恩监造。

黄岩管震民撰并篆额宜兴孔翔泰书。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八日 敬立

惠安蒋清宝刻

## (2) 檳榔嶼華僑抗戰 殉職机工罹難同胞紀念碑







## 槟城：阿依淡

### 碑文：

### 槟榔屿华侨抗战殉职机工罹同胞难纪念碑

宜兴孔翔泰书

### 忠灵不枋

刘玉水题

### 浩气长存

林连登题

### 碑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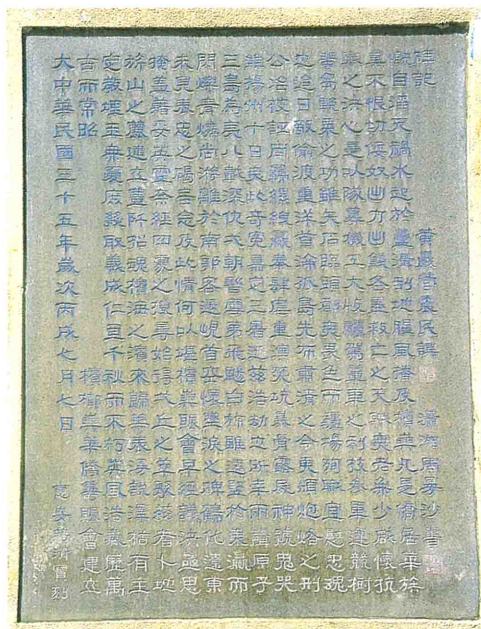
黄岩管震民撰

潇湘周曼沙书

慨自滔天祸水起于芦沟刮地腥风播及槟屿凡是侨居华族莫不恨切倭奴出力出钱各尽救亡之天职无老无少咸怀抗战之决心是以队募机工大收骊驾辇车之利技参军运竞树蜚台挽栗之功虽矢石临头都无畏色而疆场殉职宜慰忠魂也迨日敌偷渡重洋首沦孤岛先布肃清之令更频炮烙之刑公治被诬同羁縲系羸秦肆虐重演焚坑暴骨露尸神号鬼哭虽扬州十日无此奇冤嘉定三屠逊兹浩劫也所幸两声原子二岛为夷八载深仇一朝暂雪第飞颺白旆虽远坚于东瀛而闪烁青燐尚游离于南郭客过岬首空怀坠泪之碑鹤化辽东未见表忠之碣言念及此情何以堪槟屿赈会早经议决亟思掩盖藉妥英灵奈经四处之搜寻始得一丘之萃聚兹者卜地旂山之麓建立丰招招魂槟海之滨来归华表漫说泽枯有主定教埋玉无忧庶几取义成仁亘千秋而不朽英风浩气历千古而常昭

槟榔屿华侨筹赈会建立

大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岁次丙戌七月七日惠安蒋清宝刻



## 檳城亞依淡紀念碑 痛史

王子柏(1966年)

今日已成为檳城胜地之一的“檳榔嶼华侨抗战殉职机工暨罹难同胞纪念碑”，矗立於亞依淡与升旗山路口，东与公民总校相对峙，北与新光明戏院相向，其左旁则为政府医院，为亞依淡通往檳城市区必经之地。

耗资万余元的纪念碑，建於一九五一年秋，并於是年十一月十一日举行揭幕典礼，转瞬之间，时至今日将届十五周年了。

这座纪念碑经过近来修葺后面目为之一新，它原建立於一九五零年，不少在日治时代曾受过的老一辈的人士，永远不会忘记日军在本嶼屠杀平民的罪行，但基於君子“以德报怨”的原则，似乎也逐渐忘记了这么一座雄伟的纪念碑的里面蕴藏着惨绝人寰的痛史呢！

这座三角形的纪念碑，三面俱书“檳榔嶼华侨抗战殉职机工暨罹难同胞”的字样，为名书法家，宜兴孔翔泰先生所题，碑的下端由当年筹赈监委会主席林连登先生题有“浩气长存”，另一面为筹赈大会主席刘玉水先生题有“忠魂不朽”以示纪念。

而向市区这一面则系碑记，每年各社团均在此祭奠献花，碑记乃由已故诗翁管震民先生所撰，而由潇湘周曼沙书写者，碑文文体骈四骊六，典质高雅，字句凄切悲壮，不忍卒读，实有“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之概。

当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檳城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一日起一连遭日机惨炸一周，死难市民大部份由家属运葬广汀公墓，亦有不少尸首暴露街路，因之日久，无人收殓，臭气薰天。迨至廿五日日军进驻檳城后，始驱英国俘虏搬运尸首集合一处，浇上火油燃火烧掉。

翌年四月六日，日军进行检查抗日份子，大

举肃清，日军搜捕反日份子，是采取以下手进行：

(一) 肃清时把市区华人集中到指定地点，然后由荷枪实弹的日军围住，再由宪兵押着“蒙面人”站在一旁，所有市民，不分男女老幼，一个个排队经过蒙面人前，如果那蒙面人用手对你一指，那么你将百口难辩，“万事休矣”。

(二) 当大肃清刚开始时，日军挨户搜查，发现单身市民及逃避匿於家中，或看见他们认为可疑的一本书，日军不分皂白，赏你一个巴掌，把你背上用粉笔画记号，连人带书一起押上军车运走，从此人便渺如黄鹤，不知所终。

(三) 三更半夜搜捕，这种搜捕常在子夜过后进行，他们於事前已查明被捕者的住址，这样使被者既无法提防，日军一经光临，绝少有逃脱的机会。

当时被捕人士传说计达数千人，唯叨天之福得庆释出生还者，多属为数寥寥无几的老年人，所以被捕之青年遭日军秘密惨杀活埋，弃埋荒野，以致招魂无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均不及此惨状也。

又当中国全面抗战之际，檳城华人即行组织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各市镇遍设分会，除对中国作金钱物质的贡献外，还招募大批机工，回去中国作抗战的荣誉机师，在前后方当运输的工作，但很多机工在国内殉难者亦不在少数，所以抗战纪念碑上所谓“殉职机工”就是指此等忠魂而言：至於碑上“罹难同胞”，乃指檳城被捕杀及遭日机滥炸杀戮之人士也。

碑记，首云：“慨自滔天祸水起於芦沟刮地腥风”者，乃因“芦沟桥事变”发生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十时，华北日军藉口在演习中有一士兵失踪，欲进宛平县搜查。驻军宋哲元部队以



时值深夜,坚拒开城,城外日军即开炮轰击,最初廿九军未予还击,日军一举而占芦沟桥,时吉星文任廿九军团长,以不堪无理压迫,终于还击,部队冲出城外,迅即将芦沟桥夺回,日军死伤累累。日军受创后,乃向总部乞援增兵反攻,七下旬,大批日军开抵平津地区,廿日攻占廊坊,并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廿八日,日军出动空军,轰炸廿九军阵各地,悉陷敌手,这可以说是中日全面战争的序幕,而大规模的中日战争则於两周后的八月十三日在上海开始。

自八一三淞战发生后,当时中国军民敌忾同仇,深感战事必将扩大,战争的时间也必延长,开战未及半月,中日战争之局已成,一九四一年之轴心,同盟互相对抗,结果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

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因轴心德,日,意诸国相继降伏,中日全面战争亦告结束。

迨至中日全面抗战爆发后,海外华侨莫不敌忾同仇,於是槟城筹赈会负起赈济难民并协助抗战工作。在当地政府谅解情况下,华人不分男女老少着实负起了救亡责任,自动贡献救国捐,赈济伤兵难民月捐,寒衣捐,医药捐,甚至一饭捐,筹赈会便把这些捐款汇回中国,加强抗战力量,同时更徵募大批司机资遣回国参加运输工作,他们出生入死,如前线军人输运粮械,迨胜利后,国家当局只顾接收,置机工於不顾,后由筹赈会加以援助,机工始得复员南返。

诸公为了纪念返国抗战机工和当地殉难华侨,筹赈会继后乃倡议建碑,同时进行挖掘骸骨,俾忠魂有所归依。

这座三角形的纪念碑,三面各有七级石阶,取义一九三七年著名“芦沟桥七七事变”。而纪念碑基层高耸四十九尺,亦系象徵“七七”事变之意。

未建纪念碑之前,筹赈会为欲详悉埋骨地点起见,曾在本地各报刊登启事,请知悉实情人士报告筹赈会,然后发掘骸骨移葬。

筹赈会根据报导,得知牛汝莪占梅岗,丹戎武雅,峇都丁宜,天德园等处均有罹难遗骸的消息,该会职员联袂勘察后,嗣即进行向当局申请拾骨准证。

当局对此项申请颇为关注,且极同情,原可

望迅速批准,孰料中途竟因微小皮节,致受阻延。

因为马来亚各族杂处之邦,宗教信仰与民族风俗,各有不同,尤其是回教徒之婚丧,均受法律之保护与约束。当筹赈会申请拾骨准证时,当局曾提出两条条件,其中一项为须与回教徒当局协商,将回教徒之遗骸另行依回教仪式处理之,顾此举乃任何人之所不能者,盖此种办法,唯在个别埋葬,且竖碑可资识别者,始可照此办理,今之所欲发掘为者为一九四二至四三年间,以莫须有罪名而遭日本宪兵逮捕屠杀。随地掩埋者,各色人等间有掺杂,惟以华籍为最多。此种杂乱掩埋之骸骨,凌乱堆叠,任何人决无可能办到认何者为何族人之骨殖也。因此问题与当局再三商洽,幸获当局谅解,之后拾骨小组职员逐日莅场指导工人进行发掘忠骨工作,并向广福两公墓借寄骨殖。

该碑则在五一年三月间由培发建筑商以一万零九百七十五元承建。该碑地址则由周国钧先生昆仲拨赠,兴建工程至七月即告完成。

拾骨工程由张君每具以三元承揽。本来由一九五零年春天开始工作,惟中间曾因准字问题而延搁至五一年三月杪始能正式动工,但因埋骨地点难寻,因再延宕至九月底方告完竣。

发掘工作首先在丹戎武雅及峇都丁宜进行,该处蔓草繁盛,高达盈丈,树根盘绕纵横,即在该处耗时四十多日,仅得骨殖十余具已。且水池路一带,地质潮湿,尸首埋於泥沙中数年,以致骸骨多已变相,其中有的头骨已为树根盘绕,骨内装满泥土,每个头骨重达十多斤,手足骸骨多被绳索捆绑着,绳索均属青色,凡被捆绑之处,其骸骨亦呈青色,於此可见当年日军手段之恶辣也。

在牛汝莪占梅岗范围辽阔,传说当战事初起时,防军尝在该处挖掘一道战壕,作为防卫工程,直至日军进驻槟城后,大捕无辜华人,而多被押到是处施以拷问,大事屠杀,尸体均弃,诸战壕中,尚在各处树下散埋,有者一穴数人,亦有十余入者,有数处竟有一叠七八人者。当时情况之惨,可想而知。

迨后统计掘出骨殖计共四百余具,均以树胶箱装载数十箱。以骨殖大小推测,不难测出遭难者,多属廿余岁之青年。至於有者尚有未完全腐烂之衣服,裤带及皮鞋,遗物则有:铜元、徽章、

金属、首饰、万金油及子弹壳等。

拾骨工作，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共挖得七百九十具骨殖，而头颅仅有三百三十一颗，其中有四百五十九具骨骸是没有头骨的，死作无头鬼，确实是悲惨之极，埋死首最多的地点，是牛汝莪占梅岗（即谢增煜园）先后两次，挖出六百四十一具，而头骨仅得二百六十五颗，次为亚依淡之天德园，一百一十六具，而仅有六十颗头骨，当拾骨之际，多见头骨叠在脊骨之下者，这可想见当时头先落地，而后身躯随之下坠情景，由此也可推测出那些无头的骨骸，其头射落他处而可能为野狗所吞食也。

据说占梅岗埋骨壕中，曾拾得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头骨，其头骨极薄，几同蛋壳，据拾骨者言，有某巫人，适逢日本宪兵在该处屠杀华人时，曾伏草丛偷窥，见一华妇携小孩路过该处，为宪兵所瞥见，即被拖至杀人坑边，一同杀死，其子见状惊号，宪兵复将小孩投於沟中活埋，日军如是残暴，刑及妇孺、天人共怒！

掘出骸骨凉干后，分装木箱运往广东暨汀州公墓停柩室存置。迨十月初，拾骨工程完成，而联合福建公塚之火葬机亦已装置完竣，该火葬机为东南亚最新式者，於举行开幕时，首为筹赈会焚化骨殖工作。而筹赈会所收骸骨约八百具，特制巨棺十二具，分装该批骨殖，然后运赴福建公塚堆送入火葬室中火葬。骸骨焚化后，等候冷却，始将骨灰装瓷，运往亚依淡安葬纪念碑中。于一九五一年十月九日，在福建公塚举行火葬仪式时，由檳城七家佛寺僧尼到场义务诵经，超度亡魂，仪式庄严肃穆。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时，纪念碑举行隆重建成典礼，由前筹赈会监委会主席林连登先生持揭幕礼致词，罹难家属代表由故诗翁管震民老先生致谢词。

当管翁之子管亮工君，於第一次肃清被捕，於将被释放出狱时，复遭蒙面人指认致未得出狱，结果於两周内，受苦刑后冻死在监狱中。

当管翁皆其孙彦邦（亮工之子）步上纪念石阶时，目睹其老泪盈眶，而当其致谢词时突然细雨霏霏，犹似天公亦为罹难者洒同情之泪也。

管翁致谢词毕，由公民学校，菩提学校，时中及侨南学校之学生，合唱追悼歌。

该追悼歌词为管翁所作，由蔡伯龙作曲，词曰：“芦沟鲸浪满天飞，淘尽英雄去不归，生而为英，死为灵，阴魂为化作万年青，屹碑丰立傍旂山，丁令学道化鹤还？城郭依然人已非，扶桑空白对斜晖！”歌词哀婉动人心魄。

一九五零年十月间，公民建校委会主席丘思仁先生告诉笔者：筹赈会有意拟将部份余款捐助公民建校，五一年二月间公民学校接获筹赈会主席刘玉水先生来函内称：“贵校适与本会所建华侨抗战殉职机工暨罹难同胞纪念碑相毗邻，爰已议决以五千元捐助贵校为经费，而以纪念碑管理职责委托贵校代为割草清扫清洁工作，借壮观瞻，则不独贵校之幸，亦同侨之荣也，并请贵董事会将此事始末记录存案”。

三月底经董事会议决后作覆：“承示各节，敝校以事无前例，未便率尔答覆，特於三月十一日召开会议提出讨论，敝校董事咸认学校筹募捐款原无条件，况教育机关在在须受各地教育法令之限制，未准自由，惟据钧函所示，只托敝校代顾纪念碑职责仅限於清除扫草工作，此为敝校能力所及，理应分劳，但如年久修理，或向外交涉，则非敝校之责任”在案。

一九五二年春，前筹赈会复派代表林耀椿及周国钧先生莅校，参加公民董事信理联席会议，当日仅有林先生莅校，当席代表筹赈会请求再将纪念碑之呀咁过名与公民信理员代管及将筹赈会一笔四千元，余款全数赠与学校，款虽照付，惟过名手续至今尚不知如何处置。

公民过去曾为雇工修补纪念碑一些小工程，惟年来上层友埕及三面拜台接鑲处现出裂缝，学校虽然无需负有修理之责，但鉴于环境而不予修理，不但有损观瞻，且恐日久碑基有所影响，由是公民学校董事会推出小组拟负责修理该碑上层灰埕拜台及油刷碑身。

笔者曾将此事告诉林耀椿先生，林先生将此情转达刘玉水先生。於是八月间刘先生邀林耀椿，周国钧及笔者，并请建筑商陈求先生联袂莅场，作实地勘察后，当场请陈先生择日进行修理工程。

当时笔者曾向上述诸君建议，盼望未来能召集历年莅场参加祭奠有关社团及地主周国钧先生等组成委员会，受托纪念碑所有有关呀咁以资共同



# 槟华抗战殉职纪念碑 唤起人民抗暴保家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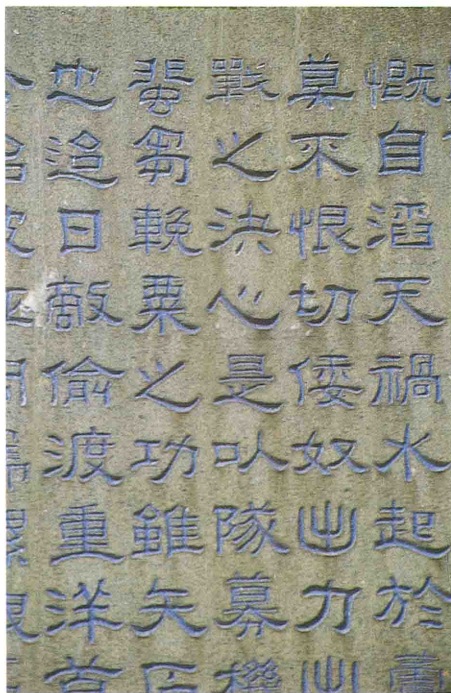
钟慧芬

耗费万馀元，建於 1951 年秋，并於是年 11 月 11 日举行揭幕典礼的“槟榔屿华人抗战殉职机工暨罹难同胞纪念碑”，今日已成为槟城名胜地之一。它矗立於亚依淡与升旗山路口，东与公民总校相对，北与国家购物中心相向，其左旁则为政府医疗所。据知，该纪念碑地段乃由周国钧先生昆仲拨赠，转瞬之间，此碑将届三十六周年了。

不少在日治时代曾受过的老一辈人士，永远不会忘记日军在槟榔屿屠杀平民的罪行，在基於君子“以德报怨”原则的同时，人们也逐渐忘了这么一座雄伟的三角形纪念碑里边蕴藏着惨绝人寰的痛史。

## 中国抗战之际

当中国全面抗战之际，槟城华人即行组织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各市镇遍设分会，除了对中国作抗战的荣誉机师，在前后方当运输工作，但很多机工在国内殉难者也不在数，所以抗战纪念碑上所谓的“殉职机工”就是指此等忠魂而言。“罹难同胞”则



是指槟城被杀被捕及遭日机滥炸杀戮的人士。

这座三角形的纪念碑，三面各有七级石阶，取义 1937 年著名“芦沟桥七七事变”。而纪念碑基层高耸四十九尺，也是象徵“七七”事变的意思。

它三面俱书“槟榔屿华侨抗战殉职机工暨罹难同胞”的字样，是名书法家宜兴孔翔泰先生所题，碑的下端“浩气长存”则由当年筹赈监委员会主席林连登先生（已故）所题，另一面是筹赈大会主席刘玉水先生题示“忠魂不朽”以示纪念。

## 碑文凄切悲壮

而其中一面是碑记，乃是由已故诗翁管震民先生所撰，周曼沙先生书写。碑文文体饼四骊六、兴质高雅、字句凄切悲壮，使人不忍卒读，确实有“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之感。碑记，首云：“概自滔天祸水起於芦沟刮地腥风”者是因“芦沟桥事变”发生於 1937 年 7 月 7 日晚上十时，华北日军藉口在演习中有一士兵失踪，想要进行宛平县搜查，驻军宋哲元部队认为已深夜而坚持拒绝开城门，为此，城



外的日军马上开炮轰击。最初廿九军未有行动反击,因此日军一举而占芦桥。当时吉星文任廿九军团长,由於不堪被压而还击,终於将芦沟桥夺回,日军亦死伤累累。之后,日军向总部乞援增兵反攻。在七月下旬,大批日军开抵平津地区;廿六日攻占廊坊,并且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廿八日出动空军,轰炸廿九军阵地,两个正副队长被炸毙,士兵伤亡

更多;三十日清晨,平津各地,悉陷敌手,这可以说中日全面战争的序幕。1937年8月13日在上海发生了一项大规模的中日战争后,中国军民敌忾同仇,深感战事必将广大,战争时间也必然会延长,开战还没有半个月,中日战争已成局。1941年的轴心,同盟互相抗,结果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



##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

在太平洋战事发生后, 槟城於 1941 年 12 月 11 日起一连遭日机惨炸, 死难市民由家属运葬於广汀公冢, 也有不少尸首暴露街头, 因为没有人收殓, 所以日子久了就臭气薰天。直到廿五日当日军驻槟城后, 才开始驱英国俘虏搬运尸首集合在一起, 然后用火烧掉。

1945 年 8 月的中旬, 因轴心国德、日、意各国相继降伏, 中日全面的战争才告结束。

迨至中日全面抗战爆发后, 海外华侨莫不敌忾同仇, 於是槟城筹賑会负起救难民, 协助抗战的工作。并在当地政府的谅解与批准下, 华人不分男女老少皆负起了救亡责任, 自动捐出寒衣, 医药, 现款等, 筹賑会更把这些捐款汇回中国, 加强抗战力量, 同时征募大批司机资遣回国参加运输工作, 出生入死的, 但是在胜利后, 中国当局只顾接收, 置机工於不顾, 幸好筹賑会加以援助, 机工才能复员南返。

## 日军大加屠杀

为了纪念返国抗战的机工和当地殉难华侨, 筹賑会继后倡议建碑, 并进行挖掘骸骨, 给予忠魂有所归依。

但是, 大马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 各民族的风俗, 宗教信仰皆不同, 尤其是回教徒的婚丧, 均受法律的保护与约束。但筹賑会申请拾骨准证, 当局曾提出两条件, 其中一项是必须与回教徒当局协商, 将回教徒的遗骸另行依回教仪式处理。

## 拾骨工作进行

唯当年所发掘的骸骨是在 1942 年至 43 年, 都是被日军无辜逮捕而屠杀。然后, 随地乱葬者, 在抗日时期战死的各种族里, 尤以华籍最多, 但这种杂乱埋葬骸里, 任何人都不能辨别这是何族的骨殖。因此问题与当局再三的商量后, 终获得谅解, 之后, 拾骨工作顺利进行, 并向广福两公冢借寄骨殖。

发掘工作首先在丹絨武雅及巴都丁宜进行, 在该处耗时四十多天, 才挖到十余具骨殖。而且因为尸首埋在泥沙中数年, 以致骸骨变相, 其中有的头

骨被青色的绳索捆绑着而骸骨呈青色。

## 登岸后大事扫荡

在牛汝莪占梅岗范围辽阔, 传说当战争初起时, 防军在该处挖掘一道战壕, 作为防御工程, 直到日军进驻槟后, 捕捉无辜的华人, 拷问或屠杀, 之后, 将尸体弃诸战壕中! 有的在各树底下散埋, 有的只是挖一个大洞, 后葬数十人。

据说, 占梅岗埋骨壕中, 曾拾有一名年纪七、八岁小孩的头骨, 它的头骨极薄, 听说, 有某巫人, 适逢日本宪兵在该处屠杀华人时, 伏在草丛偷窥, 是一名华籍妇女携小孩经过, 被宪兵见到, 拖到杀人坑边, 一同杀死, 然后将小孩投於沟中活埋。

拾骨工作, 经过了相当长时间, 共挖得七百九十具骨殖, 而头颅仅有三百三十一颗, 其中四百五十九具骨骸是没有头骨的。埋尸首最多的地方是牛汝莪占梅岗, 先后两次挖出六百四十一具, 而头骨只得二百六十五颗。亚依淡的天德园共挖有一百一十六具, 只有六十颗头骨。

掘出骸骨在凉干后, 分装在木箱运往广东暨汀州公冢停柩室放置。迨十月初, 拾骨工作完成, 而联合福建公冢的火葬机也已装置完竣, 於是就举行开幕, 首焚化骨殖工作是筹賑会。而筹賑会所收骸骨约有八百具, 特制巨棺十二具, 分装该批骨殖, 然后运往福建公冢堆送入火葬室中火葬, 待骸骨焚化, 冷却后, 才将骨灰装瓷坛运往亚依淡安葬於纪念碑。在 1951 年 10 月 9 日——于福建公冢举行火葬仪式时, 由槟七家佛寺僧尼到场义务诵经, 超度亡魂。

1951 年 11 月 11 日的上午十一时, 纪念碑举行隆重建成礼, 由筹賑会主席林连登先生(已故)揭幕礼致词, 罗难家属代表奋故诗翁管震民老先生致谢词。

追悼歌词也是管翁所作, 并由蔡伯龙作曲, 词的内容是: “芦沟鲸浪满天飞, 淘尽英雄去不归, 生而为英, 死为灵, 阴魂为化作万年青, 屹碑丰立傍旂山, 丁令学道化鹤还! 城郭依然人已非, 扶桑空白对斜!” 歌词哀婉动人心魄。

(25/1/1987《新明日报》)

## 凄风苦雨吊忠魂

### 檳榔嶼華僑抗戰殉職機工及 罹難同胞紀念碑四十二周年祭

张竹安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穷兵黷武，结果自食其果，  
导致惨败，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它在战败后虽能“奋发图强”而在短短三四十  
年间，一跃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但对于发动  
世界侵略事实的残暴行为，却始终不愿公开承认，  
诚属遗憾。回忆当年日军南侵时期，千千万万无  
辜牺牲者的悲痛史实，却永留在我们脑海中，历  
久而不能消灭。

#### 各地华侨敌忾同仇

当我们一年一度参加莫祭“华侨抗战殉难机  
工暨罹难同胞纪念碑”时，也就时时想到无数华  
裔可歌可泣的往事：溯忆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中国发生芦沟桥事变，日本军阀为欲达到侵略目  
的，一再制造引衅事故，作为侵略藉口，当时中  
国执政政府，在忍无可忍情况下，联合各党各派，  
於八月十三日宣布对日全面抗战，举国上下，团  
结一致，进行抗敌救国。

而当时的各地华侨，敌忾同仇，为响应祖国  
抗战号召，纷纷组织“华侨筹赈会”。各界人士，  
满腔热血，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援助抗战，  
进行沿门募捐，街头演戏，慷慨激昂，各尽华裔  
抗敌天职。有些青年，抛家离乡，舍妻别子，回  
归中国从军，很多机工也回国效劳，从事运输工  
作，这些人士，结果多数血洒战场，为国牺牲，  
埋葬故国，而作无名英雄。从此妻失其夫，子无  
其父，含恨终生。

迨一九四一年杪，珍珠港发生事变，日本空  
军不宣而战滥炸港内美国舰队而招诸罪愆，便引  
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派军南进，在马来亚东  
部港口登陆，英军不敌节节败退，不数月间，马  
来亚随告沦陷，而新加坡军事要塞，亦告失守，  
英军在白思华将军率领下向日军投降，当地人民  
从此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

本屿於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首遭轰炸，房屋倒  
毁无数，人民死难甚多，日军进驻后，於翌年四  
月六日举行第一次大检举，被捕者约二千以上，  
在检举时日本宪兵用“蒙面人”指认“抗日份  
子”，被捕者处以拷打，灌水，火烫，吊打，电刑  
种种毒刑，冤屈迫招。同年九月十五日，作第二  
次大检举，被捕人士约三千余，其中本屿钟灵中  
学师生占四十余人，释放者不及四分之一，其余  
的多屈死於毒刑下或受监禁。就余所知者，饶百  
迎，管亮工诸师皆冤逝於狱中，查企唐师於毒刑  
后放回，未抵家门，卒於路口。王世毅，黄霜仁  
二师亦经入审七刑，久禁放归，而其他数千被捕  
良民，大多下落不明，脱离虎口者寥寥无几，大  
多数均被

日军秘密惨杀而掘地埋葬。而家人闻到死讯时，  
无不肝肠欲断，悲从中来，抢天呼地，人间悲惨，  
孰甚於此。考之史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均  
不及此惨状也。



## 发掘忠骸择日安葬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英军光复本屿后，当地人民重见天日，槟华筹赈会诸公有鉴於沦陷时期，侨民无辜被杀及机工英勇牺牲者甚多，发起兴建有历史性之纪念碑，以纪念为国及当地死难之机工与同胞。同时进行发掘忠骸，以便择吉安葬，以慰忠魂，但以埋骨地点散漫，寻觅实属非易，经过数年查询，始在牛汝莪、占梅岗、峇都丁宜、水池路等地掘出骨骸约八百具，驱干齐全者仅得十六具，存有腿骨者则有七百九十具，破裂之头颅约三百七十余个，此外碎骨累累，多不能辨认，亦有以粗绳绑住骸骨尚未腐化者，惨不忍睹，掘工将先后所掘忠骸计置六十六箱，暂寄於广东公塚之停柩处，旋於一九五零年十月九日於福建联合公塚之火葬机中将全部骨骸火化，将骨灰移装於数十帆布袋内，安葬於纪念碑底层内，并择定於当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延僧诵经，超渡亡魂，并由前筹赈会监察主任林连登翁主持该碑揭幕礼，当时参加侨团学校共达五十余单位，人数数百之多，前筹赈会主席刘玉水，华社领袖王景成，许生理，林耀椿，周国钧及前中华总商会会长伍瑞琴等亦参与其盛。钟中校长陈充恩，公民学校校长张统虞亦率领学生列队致祭，钟中铜乐队列场奏哀乐致哀，教界耆宿管震民翁身穿白色中国服装因哀子之痛，含泪手携爱孙彦邦步上祭坛行礼，罹难者家属多到此悲泣，外地吉隆坡、怡保、太平、亚罗



士打以及泰南人士亦多前来参拜，祭文由周曼沙宣读，悲切动人，场面肃穆庄严，是日天适微雨霏霏，大有“凄风苦雨吊忠魂”之概。

## 十一月十一日公祭

一九五一年二月杪，刘玉水以筹赈全主席名义致函公民学校董事部，因该校与纪念碑比邻，付托管理权，委托割草清洁工作，当时该校亦认

为义不容辞加以接受，此后每年十一月十一日公祭事宜亦均由该校登载新闻通知各社团政党前往献花奠祭，并雇员工维持整洁职责，已四十二年於兹矣。

该座纪念碑为三角形建筑物，高达四十九尺，碑上所书“槟榔屿华侨抗战殉难机工暨罹难同胞纪念碑”等字为江苏宜兴名书法家钟中老师孔翔泰氏手笔，而筹赈监察主任林连登及主席刘玉水各题有“浩气长存”及“忠魂不朽”示敬，碑记则由管震民翁所撰，周曼沙氏所书，碑文骈四俪六，典质高雅，字句悲切凄凉不忍卒读，兹录其碑记原文如下：

慨自滔天祸水，起於芦沟，刮地腥风，播及槟屿，凡是侨居华族，莫不痛恨倭奴，出力出钱，各尽救亡之天职，无老无小，咸怀抗战之决心，是以队募机工，大收骥驾犖车之利，投参军运，竞树蜚蜚輓粟之功虽矢石临头，都无畏色，而疆场殉职，宣慰忠魂也。迨日敌偷渡重洋，首沦孤岛，先布肃清之令，更颁炮烙之刑，公治被诬，同羈縲絏，瀛奏肆虐，重演楚坑，暴骨露尸，神号鬼哭，虽扬州十日无此奇冤，嘉定三屠逊兹浩劫也。

## 两声原子深仇暂雪

所幸两声原子，二岛为夷，八载深仇，一朝暂雪。第飞飏白旆，虽远竖于东瀛，而闪烁清燐，尚游离於南郭，客遇岷首，空怀堕泪之碑，鹤化辽东，未见表中之碣，言念及此，情何以堪。槟屿赈会，早经议决，极思掩盖藉妥安灵，奈经四处之搜寻，始得一丘之萃。兹在卜地旗山之麓建立丰阡，招魂槟海之滨，来归华表。漫说泽枯有主，定教埋玉无忧，庶几取义成仁，更千秋而不朽，英风浩气，历万古而蒙昭。

该纪念碑建立至今已有四十二年，参与揭幕礼之主要负责人多已作古，不禁有人事沧桑之叹。笔者相信至今犹健在的六七十岁以上老人，当还记得日治时代的避轰炸、缺食粮、畏冤捕的痛苦日子，大家永远不会忘记当年日军在檳城的暴行，

我们华人基於“君子不念旧恶”的心理，不想复仇，不欲赔偿，死者已矣，物质何以补偿心灵创伤，以宽大恕谅对付日本人，他们应该自我负疚忏悔才对。

## 篡改历史悼祭元凶

而日军於侵华八年时间，屠杀中国军民逾千万人以上，蝗军到处，奸淫屠杀，兽性暴露无遗，而最近韩国妇女齐口讨伐战时日军迫良为娼，作为慰安妇为日军发泄兽欲，惨遭杀戮，饮恨九泉，这又是何等的残苛。

战争结束后日前首相东条英机以下各主要侵略元凶虽已正法，但不幸的是日本文教部在前几年修改中学课本、篡改历史，改“侵略”为“进入”，企图歪曲侵略史实，美化军国主义，这是绝对不能同意的。数年前前日天皇裕仁竟为死亡中在战火中牺牲与投降表示惋惜，而日本前首相及各部大臣先后赴靖国神社悼祭元凶东条及战亡人士，向所谓“卫国捐躯而保卫同胞牺牲的人”致敬，企图恢复军国主义。而天皇明仁夫妇这次官式访华，致词时对以往侵华的暴行，仅表示遗憾而不欲道歉，这是令人费解而值得警惕的。

我们认为日本经过这次的战争应该深切反省，因为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淫威下，牺牲者的惨状，都是用鲜血写在历史上，槟岛的一华侨抗战殉难机工暨罹难同胞纪念碑也就是枪尖下无数牺牲者在的骨灰造成的。再过几天，十一月十一日公祭的日期又将来临，我们祈求上苍给予已逝者长眠安息，更希望我们能不忘历史的教训加强警觉，使军国主义不再抬头，前事之痛，后事之师，但愿我们在此能过着安乐和平的日子。

该纪念碑於一九六五年由公民学校进行重修，七四年由司机公会加以粉饰一新。八二年公民学校产业又重新粉饰及修理碑基，该碑区目下已成为槟岛旅游胜地，本外地旅客多在此摄影留念，深望各界人士到此旅游时，自我约束，保持整洁，藉壮观胆，使纪念碑成为神圣胜地。

（1011/1992《光华日报》）



# 日本蝗军当年残杀良民的见证

## 旧话重提纪念碑

温振祥

这座矗立于升旗山麓与亚逸依淡路口的槟榔屿华侨抗战罹难同胞暨殉职机工纪念碑，是由前槟城华侨筹赈会以林连登与刘玉水两位先贤为首，发动建立起来的。它是善良人民被残杀的标志，也是烈士骸骨安葬的地点，它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槟城惟一由华人自己建立起来的纪念碑。相信每一位见到它的人，都会想起“彼南”三年八个月黑暗日子所受到的屠杀凌辱残酷待遇，苟延残喘生活情况。虽然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但这些血淋淋的史实，对槟城人来讲依旧会感到十分新鲜。

这座纪念碑建立在这旅游重点是非常适合的，应该让世上有正义感的人士清楚的看到日本蝗军当年的真正面目。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日本不宣而战，标榜著“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挥军南进。回忆十二月十一日那天早晨九点我们槟城正受到第一次空袭时，许多无知市民，尚不知道死神已经来临还逗留户外抬头计算飞机，可怜片刻之间已横尸街头，触目皆是，令人胆寒。从这一天起槟城市区每天受到敌人飞机轰炸。然而大英军队却全部“开小差”不战而逃。

几天过后当在柑仔园大草场上发现以白布条排上“入城”两个大汉字时，日军已经登槟城了，人民纷纷逃向郊外避难。



翌年二月间日本宪兵开始进行大“肃清”检举，利用鹰犬替他们带路指认，首当其冲的分为三类：即一共，二抗，三学。身上有刺纹的人还算次要。这三类就是第一共产党员，第二抗乱后援会会员，第三学术界老师和学生。结果押上罗厘一辆辆送到监狱里去灌水和毒打，有很多人就这样一去不回头，死得不明不白。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终于正式投降，结束了三年八个月的残酷无人道的战争，槟城人民重见光明。而这座纪念碑一直拖延到一九五一年七月才告完成。

槟城联合福建公冢受托将千余具从各处荒地挖掘出来的罹难同胞骸骨焚化后安葬於碑下，以避免“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这块建碑地皮是由当时担任筹赈会总务周国钧和他的弟弟国光，国平，国安等慨赠的。

绘测师邓松荣设计，培发建筑公司承建，全部建筑费是一万九百七十五元马币。

根据筹赈会记录：“当纪念碑建成后，深虑乏人管理，适公民学校建筑新校舍，恰与之相对而立，因而议决将纪碑付交该校负责管理。同时慨以存款拨赠该校充作经费，诚一举两便之措施也。”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时正式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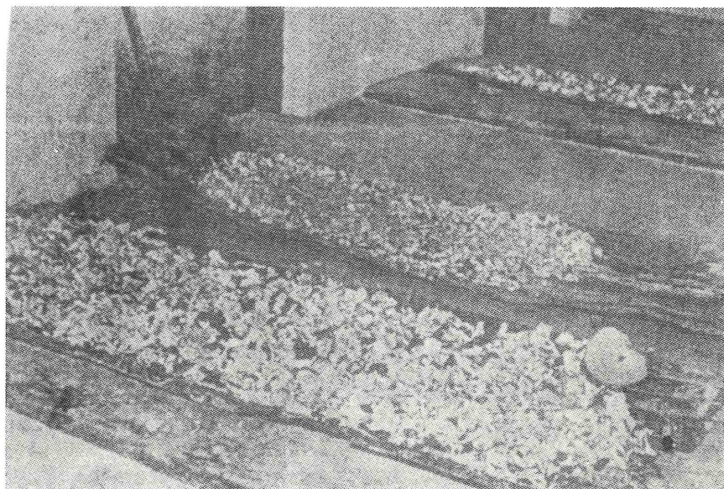
# Pulau Pinang 檳城



从占梅岗上掘出忠骨四百余具,均於掘出之后,寄放该岗洋楼附近之车房中,以候景干装箱。



累累头颅及肢肋等骨,在车房内分装於木箱之中。



行纪念碑落成典礼。由筹赈会主席林连登主持揭幕仪式。参与其盛者包括来自泰国,吉隆坡,吡叻等各地嘉宾,本地社团学校代表及罹难同胞家属等,人数超千人以上。

这座纪念碑建立之后,转眼间已经有四十二周年了,每年在这重要的日子里,总由公民学校同人召集槟城各政党社团,学校举行一个隆重的追悼仪式,目前这个令人难忘,富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就在明天,我希望槟城人民和以往一样踊跃前来参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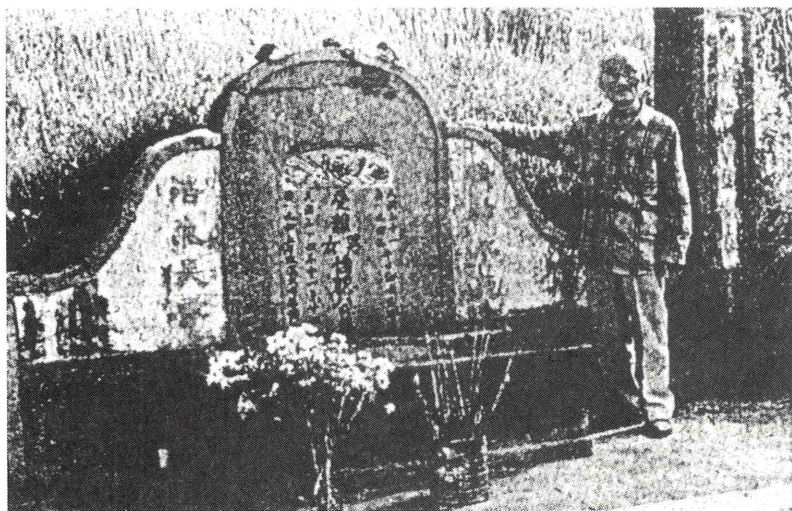
在这里我顺便再提起那些殉职机工,他们曾在云南和滇缅公路冒着敌人的炮火,不分昼夜,在那高低不平又弯曲的山路驾驶罗厘,运载粮食军火,究竟有多少死亡。当时国共只顾内战,这些爱国烈士得不到一点赔偿。实在令人痛心。一九三七年和三九年两批爱国青年,曾回国投军。第一批投入黄埔军官学校,设在广西柳州第六分校,第十五期来自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同胞共二百多人。一九三九年第二批投入贵州第九分校第十七期的人数更多。到底有多少人已经战死沙场,为国牺牲没有人过问?再加上参加南京教导团的和四年国共内战,又添上更多冤魂,总而言之我希望这些爱国烈士在天之灵都会归纳在这座纪念碑上,以受人景仰和流芳后世!

(10/11/1993)

骸骨经焚化后,取出候冷却,始将骨灰装入瓷坛,安葬纪念碑下。



# Kedah 吉打



坐落於吉中双溪巴锡华人义山第一公冢之日治受难男女侨胞公冢,每年清明节许峥嵘皆有前往祭拜。

## 略述沦陷时期 双溪大年蒙难血泪史

八八叟许峥嵘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法西斯倭寇投降至今匆匆五十周年了,回想往事,不堪回首话当年,伤心惨目有馀悸,北马华文报权威光华日报领导层,一本平素正义立场,除恶扬善的宗旨,不辞辛劳集中精神,与华社资料中心联合主办太平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周年纪念历史图片展览,订定公元一九九五年九月二日起在光华日报大夏四楼举行开幕公开展出,将蝗军侵略者真相表露出来,使各族人士,莫忘沦陷期所遭受惨痛情况,而厌恶战争;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同时亦严厉警诫军国主义!恃强凌弱者,应自敛凶焰,不得再萌侵略野心而自食。

恶果的报应意义深长,值得赞扬!鄙人承蒙不弃,得到光华日报董事经理拿督温子开先生的好意相邀,前往参加开幕典礼。并嘱提供一些资料参加展出,盛意殷勤难以固辞。

但事隔五十年,且年纪老迈,精神恍惚而手上乏资料只靠记忆所得,将重点略述,提供给各界人士作参考凭吊的资料而已,千祈高明亮察。双溪大年 是吉打州中部重要商埠,在蝗军南进时,二街一排店屋被炸成废墟,日军先锋部队进占时上司让其自由行动,奸淫掠夺,杀人越货,凡民间拥有交通工具,如汽车脚车等或日用家私以及

店内货品，都被任意强行征用，我等新合发皮栈的长度硬木被强载去七万馀元以为建桥的用途；当店银行及其他拥有高贵价值货品之商品，亦难逃其打抢的浩劫，尤其一般走狗为发国难财，支持蝗军，压迫同胞，本埠设有宪兵部於大街时钟楼附近同时亦有警备队，而松尾部队则设在近灰窑入口处的政府公务员宿舍，日宪兵部利用华人暗探强征民间妇女以慰劳蝗军，而供泄慾慰安所设於学堂街 21 号民间私寓，

一般志愿为蝗军作走狗献殷勤，作威作福，压迫同胞剥削同胞凶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一向过着和平生活的居民骤然碰着这般凶神恶煞生活没有保障皇皇岌岌不可终日，有如坠入黑暗地狱一般，走狗竟献聪明每在交通要道进行肃清行动检举抗日份子，一般无辜良民，在这种行动的过程中被拘捕拷打或用狗咬或灌水而枉死者不知凡几？同时日军总部迫华侨缴纳“奉纳金”五千万元，这大笔款项，由本邦各州拥有树胶园者，照比例摊派，奉命缴交。

## 刻骨难忘悲剧

而最悲惨使人刻骨难忘的一幕悲剧，就是一般万恶无良的汉奸，自作聪明，向宪兵部报告，我们华族同胞，凡是手部或身体各部份有刺青点或纹身者便是私会党或歹徒，定对日军不利，应宜肃清，是故在公元一九四二年有一天凌晨大规模发动在本埠及双溪拉兰埠进行肃清，一清早便到处敲门叫醒埠众出来排队检举调查，凡手上有刺青点或纹身者皆被扣留带到灰窑入口处松尾部队兵营拘禁，使人心惶惶，生死未卜，及至下午五时左右，一队日军及宪兵部手提刀枪斧头，带着这大批早晨被检举而被禁的男女老中青同胞，联贯同到日军早间先安排及挖掘穴位离灰窑大约千步的低窪刑场，在大队人马进入的时候，恰巧本人住在灰窑廿号门牌的私寓，因听闻到噪杂的之声音。静悄悄到窗缝探视，明显的看到日军手提刀斧枪械，带着一大队男女同胞，一同进入我们屋后的路上而去，被带来的同胞们，都垂头丧气脸色青白，在大队人马中，我认识一位年届古稀的老街场协德兴老板，一位双溪呀林顺明昆仲



双溪大年华侨一九四五年公立在双溪巴锡义山之受难男女侨胞公墓

的令慈太约年届耳顺，其余的大都不大认得，看此情凶多吉少，大约过了半个钟头，频频听到人们悲啼哀哭的叫声，连续不断，到了晚上七时，暮色苍茫，哀哭叫声已停止，而大队面目狰狞的残暴蝗军，联贯扛刀斧枪械络绎回营了，我夜晚不敢出门及至明天九时，到老街场新合发我们合股经营的板栈去，碰到在刑场旁居住的巫人，倾诉昨晚蝗军杀我们同胞的惨况，听后不禁毛骨悚然，而对这批绝无人道的蝗军

及一般走狗不择手段出卖同胞的毒辣罪行深恶痛绝，在这廿世纪文明时代而发生这草菅人命的禽行可叹人间何世！

## 善恶终有报

但善恶结果终有报，蝗军法西斯罪行，终於在广岛被盟军原子弹轰炸受大创伤而甘心低首下投降了。马来亚国土重光全民额手称庆，本埠各界领导者为追悼罹难同胞乃组织追悼受难同胞委员集款项，进行一切善后事宜，当时本人亦受选举为委员之一参与策行。先择日挖掘受难同胞之遗骸全部一百十四副置於本埠学堂街回教堂隔邻之草坪广场。先将骸骸进行洗净，并请高僧前来念经超渡三日夜，然后举行公祭。全体罹难家属都前来参加致祭，一时愁云惨雾笼罩整个广场，父母哭其子，妻哭其夫，子女哭其父或母，悲惨哀声，震动天地，在隆重公祭及家奠完毕后，将遗骨扶柩出殡卜葬於双溪巴锡华人义山之原。合葬为一墓。当时中华民国驻檳领事李能梗亦派代表前来致祭，而公墓的轍联系李能梗领事所选择并亲笔题字联曰：

取义成仁精神不死

见危授命浩气长存

在此公墓建成后，每年清明时节华团及受难家属都来此致祭，以表哀思。光阴易逝，无辜的同胞们冤枉受害，离开我们已五十周年了，这惨痛的牺牲是经过日本现任首相一声道歉而了事吗？日本政府若有道义及人性的话应该对全体受难者的家属作出合理的赔偿，才得使受难者在天之灵能得安慰呵！

(23/8/1995《光华日报》)



# Kelatan 吉蘭丹

## 抗战烈士纪念碑



### 抗战烈士纪念碑

伍伯題

### 殉难烈士纪念碑

日治时期 ——

公元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

一九七零年重修

A memorial stone for those killed by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forces between 1941 and 1945, set up after 1945 and restored in 1970. The stone is located within the campus of Chung Hwa Secondary School in Kota Bharu.

## 残酷的战争随岁月埋葬……

# 吉兰丹日本大钟楼 叮叮当当唤醒和平

洪国新

“钟声，敲响……歌唱提醒战争的痛苦；自由的钟声，永久的和平！”

距离吉兰丹四公里，座落于惹兰彭加兰芝伯的和平花园里树立着一座钟楼，下端就刻着这么一句箴言：愿此钟带来永久和平及自由的钟声；提醒人民战争将带来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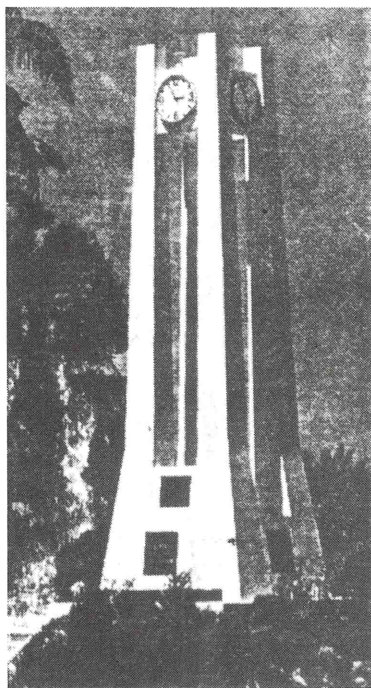
这就是日本退伍军人协会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南侵时，首先在吉兰丹州沙漠海滩登陆，特在接近苏丹依斯迈伯特拉机场处建立一座宏伟壮观的钟楼。

据悉，日本大钟楼斥资六万元，一切维持费由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俱乐部负责，在钟楼下有一个纪念碑，纪念日军登上丹州彭加兰芝伯沙漠海滩而使丹州人民受难，并提醒世人珍惜世界和平，自由的可贵，尤其是日后劝告本身的后代子孙勿步他们的后尘。

政府有意在该处兴建一座小型博物馆，并收集一些战争遗物，作为研究用途，作为公众人士消遣地所。

### 为钟楼议论纷纷

日前，在召开的州议会会议上，吉兰丹朝野政党州议员针对此钟楼议论纷纷，引起轩然大波。朝



吉兰丹州最具争论性的大钟楼

野政党州议员坚持主见，见仁见智，而展开唇枪舌战。

这事件的发生是因丹州务大臣拿督莫哈末雅谷在州议会提议增加四十二万元拨款，但由于他没有进一步作出解释，以致不但旧巫统议员及回教党议员误解，国阵后座议员本身也被误导。

座位被更改在回教党议员罗沙里依索哈首日即先开炮，抨击政府浪费人民的金钱推行这类“没有利益”的计划，其论点获得回教党议员哈林阿都拉曼的支持。

而国阵后座议员安华慕沙是坚持这座钟楼将有警惕作用，因为它将提醒人民有关日军侵占我国时候的残暴手段。

不过，争论归争论，在作总答复时，丹州副州务大臣拿督阿末拉斯顿却强调，该钟楼上的座右铭是：希望此钟带来永远和平及自由的钟声，清楚显示其目的是为了提醒下一代战争的不良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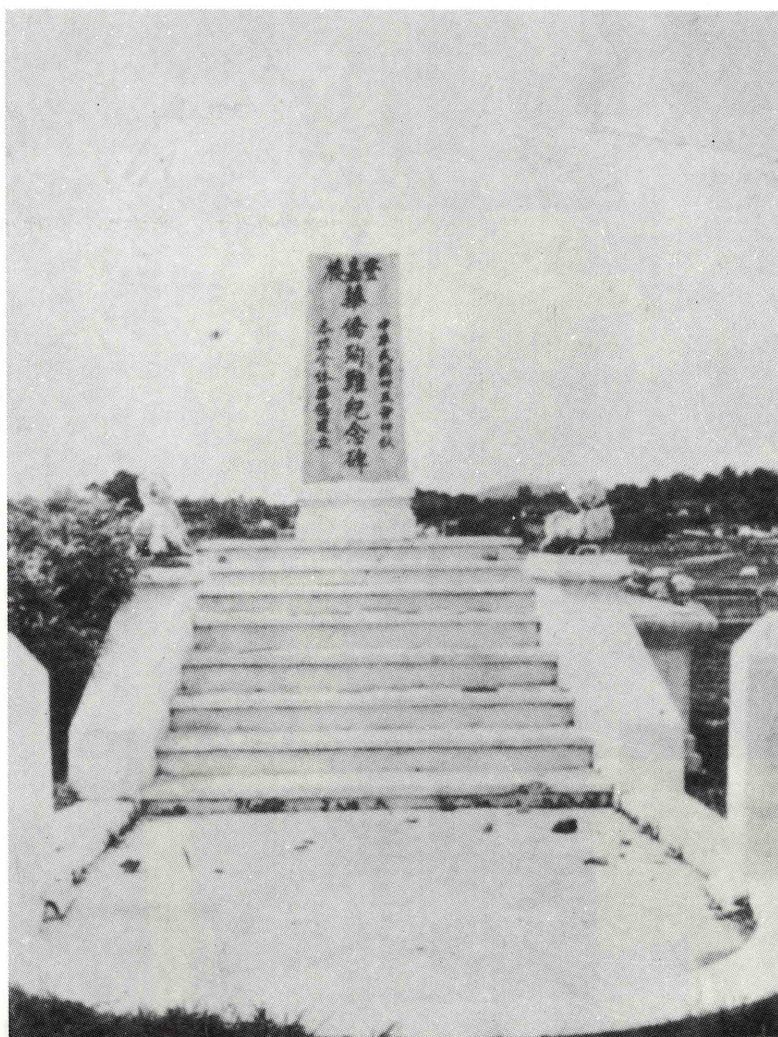
他在反驳罗沙里依索哈的言论时指出，这座钟楼已吸引许多游客前往观光，带来各种好处，所以不应以金钱来衡量这项计划的利与弊。

（5/7/1988《南洋商报》）



# Trengganu 丁加奴

## 华侨殉难纪念碑







中華民國卅五年仲秋  
登嘉樓  
華僑殉難紀念碑  
本埠全体華僑建立

林鴻興廣東文昌  
石福廣東新興  
林樹麥廣東文昌  
林義成廣東雷州  
駱立滋廣東文昌  
盧述經廣東開平  
黃永發安徽潛山  
江湖耆廣東潮州

張春元福建漳州  
蘇紀發廣東番禺  
符双英廣東文昌  
劉瑞德福建同安  
黃鴻成福建同安  
周華亭廣東文昌  
王祚鸞廣東文昌  
梁生道廣東琼山





# Pahang 彭亨

## ( 1 ) 华侨殉难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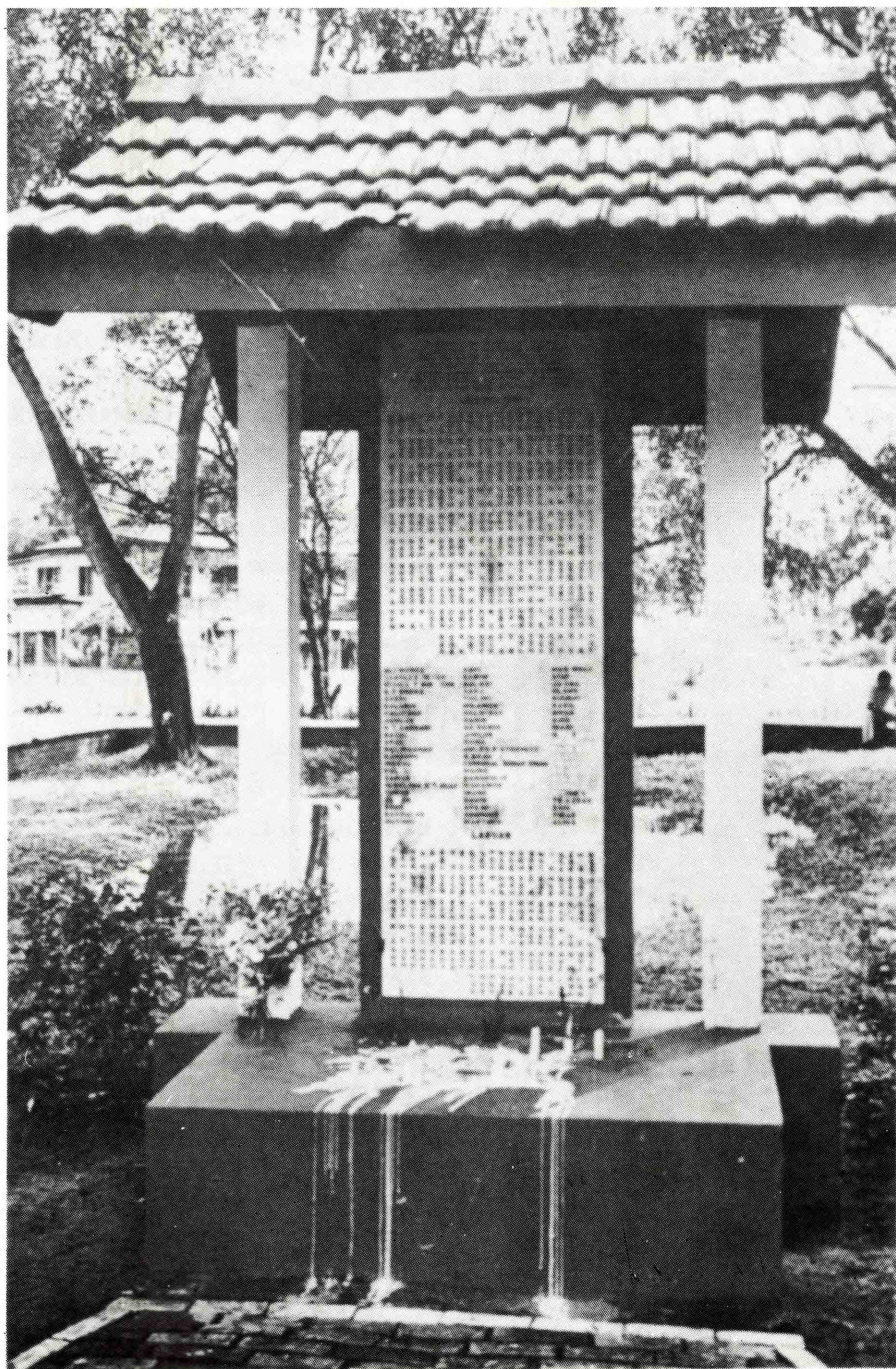
民国三十年至三十四年  
 华侨殉难纪念碑  
 民国三十五年九月十二日立





# Sabah 沙巴

## 各族游击队抗日殉难纪念碑



## Kota Kinabalu

The war memorial for those who lost their lives as guerrilla fighters against the Japanese in Sabah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is located in Putatan Road (必打丹路) near Po-kung miao.

## 各族游击队抗日殉难纪念碑

IN PERPETUAL MEMORY OF THOSE GALLANT MEN OF ALL RACES WHO LOYAL TO THE CAUSE OF FREEDOM WERE MURDERED AND BURIED AT THIS PLACE ON 21ST JANUARY 1944 AND ALSO THOSE WHO MET THEIR DEATH IN THE SAME CAUSE AT LABUAN AND WHERE LATER BURIED HERE.

### JESSELTON

|     |     |     |     |     |
|-----|-----|-----|-----|-----|
| 郭衡南 | 何 福 | 吴天送 | 沈亚冷 | 张亚光 |
| 张 天 | 陈在春 | 陈振华 | 刘来贵 | 罗天财 |
| 郭福介 | 邹 娇 | 陈英文 | 李德培 | 池亚生 |
| 黄 信 | 刘元彝 | 李 五 | 赵吉祥 | 林桂临 |
| 谢 来 | 曾宪煌 | 胡业福 | 江丁贵 | 吴木金 |
| 蔡洪伍 | 温 芳 | 徐志祥 | 张思文 | 陈新发 |
| 刘裕光 | 杨培增 | 张耀宗 | 张诊献 | 罗成源 |
| 郭日文 | 罗福全 | 黄自按 | 江道良 | 陈金兴 |
| 王惠柳 | 聂耀明 | 黄灏生 | 曾 九 | 陈张皮 |
| 陈善基 | 周亚仕 | 张富仁 | 温 尧 | 徐仁福 |
| 贺视秀 | 李 生 | 邹 桥 | 陈 基 | 张亚生 |
| 张汉思 | 孙丁贵 | 邹何喜 | 刘 桂 | 胡业根 |
| 郭幼若 | 何俊安 | 吴 章 | 蓝贵连 | 郭生和 |
| 张玉隆 | 陈 贵 | 陈永华 | 刘春荣 | 罗 有 |
| 张富有 | 张 德 | 潘必池 | 李玉恒 | 胡荣富 |
| 黄有洪 | 缪亚顺 | 郭海清 | 赵金财 | 林丁兰 |
| 曾绍纲 | 曾绍常 | 王天成 | 朱玉松 | 吴连江 |
| 薛 安 | 石春华 | 张 八 | 张振华 | 张全祥 |
| 刘端祥 | 杨石发 | 张桂有 | 张仁秀 | 温益娣 |
| 吴 春 | 许中文 | 黄亚林 | 江润兴 | 陈俊光 |
| 刘元顺 | 李培阶 | 黄 基 | 曾 有 | 陈振成 |
| 陈成就 | 贺亚秀 | 张富娣 | 温 厚 | 徐福祥 |
| 贺鸿章 | 丘亚牛 | 徐友祥 | 袁 光 | 张干权 |
| 张运祥 | 廖寿田 | 叶 明 | 罗荣华 | 郭锡廉 |
| 郭贵平 | 何 胜 | 郑和胜 | 张 丁 | 王平如 |
| 叶亚浪 | 陈阿娇 | 陈俊强 | 张友忠 | 张传带 |
| 周 清 | 张敏德 | 潘保监 | 李雄新 | 张月华 |
| 张福松 | 黄善安 | 潘锦基 | 赵德浪 | 林柏兴 |

|     |     |     |     |     |
|-----|-----|-----|-----|-----|
| 萧英才 | 黎亚九 | 刘石钊 | 古友维 | 吴德昌 |
| 孙瑞麟 | 曾 春 | 黄 安 | 郭贵有 | 张 元 |
| 刘来容 | 杨东口 | 钟麟增 | 罗兴财 | 蔡 成 |
| 余 林 | 阮乾光 | 黄棋泉 | 刘亚志 | 温茂燕 |
| 缪石招 | 周春荣 | 谢 三 | 曾 生 | 蔡绍知 |
| 邹月梅 | 叶 森 | 廖 清 | 温亚佛 | 徐志泉 |
| 林水云 | 赵及泉 | 新 记 | 罗威思 | 张训良 |
| 张亚森 | 连道光 | 胡业基 | 张道生 | 黄亚显 |
| 江赐培 | 洪荣喜 | 江有慰 | 张春华 | 张学仁 |
| 贺 锦 | 陈次才 | 陈 桂 | 陈东达 | 黄沾恩 |
| 李 胜 | 刘元兴 | 贺老杞 | 李道平 | 丘 友 |
| 廖人康 | 张德宏 | 郭亚丁 | 彭 衡 | 林 泽 |
| 王 振 | 郑文柏 | 黄 凤 | 潘胜基 | 张亚凤 |

|               |                  |              |
|---------------|------------------|--------------|
| ALI MANDA     | NAWI             | MAD MALI     |
| CHARLES PETER | KARIM            | ATAP         |
| SERGEANT      | BUDH             | BALAZI JAANG |
| SINGH         | SAPA             | ULANG        |
| O.T.ONGGA     | TULAWI           | KIAMAT       |
| SABBI         | MAA-AMUN         | KASIL        |
| SALUDIN       | HALDIMAN         | OMAR         |
| HALIFRAH      | BANIN            | UJID         |
| JAULAN        | AB HAMID         | IDARI        |
| O.T.SABDANI   | JIMLUK           | MAKATABANG   |
| NAZAL         | SAMA             | URUNG        |
| ARAK          | JULES P.STEPHENS | SAUDIN       |
| DAL.MAANAH    | G.JAYA           | ULAH         |
| BARAHIM       | CORPORAL SOHAN   | ITAM         |
| INGGAL        | SINGH            |              |
| KULAL         | MAING            | AKMAD        |
| SAMAN         | BANGKULIT        | MALUL        |
| PANGLIMA      | O.T. ALLI        | MOHAMAD DANI |
| TURUN         | IBUNG            | SABUDIN      |
| SAMAN         | SUAIB            | TOAASAD      |
| DAUD          | ARSAD            | SAYA         |
| SANDULAN      | DOMMON           | TIBAD        |
| MUYONG        | MANTUKU          | ALING        |

### LABUAN

|     |     |     |     |     |
|-----|-----|-----|-----|-----|
| 刘宝堂 | 林 昌 | 罗 魁 | 何国才 | 吴学信 |
| 郭海清 | 萧固权 | 张茂庚 | 徐鼎祥 | 刘汉强 |
| 张 友 | 张 三 | 罗 明 | 郭恒才 | 张固富 |
| 罗天生 | 潘怀美 | 张相华 | 徐耀祥 | 陈子亮 |
| 萧国强 | 张 鹏 | 张金凤 | 张胜思 |     |



The stone inscription on the war memorial listing the names of 205 Chinese and 66 others who were killed by the Japanese in the wake of the “Double Tenth Incident” of 1943 and later. Moreover 118 names are listed of the those who were taken after the incident by the Japanese as prisoners to Labuan and died there. Not dated, but probably set up just after the war in 1945 or 19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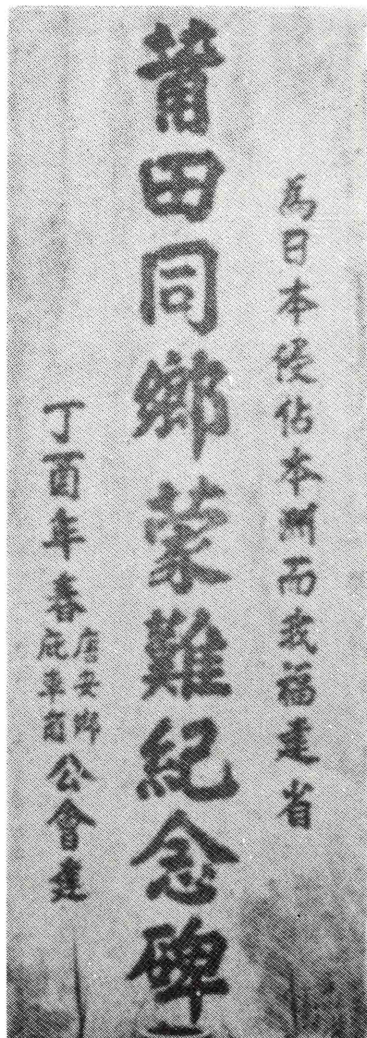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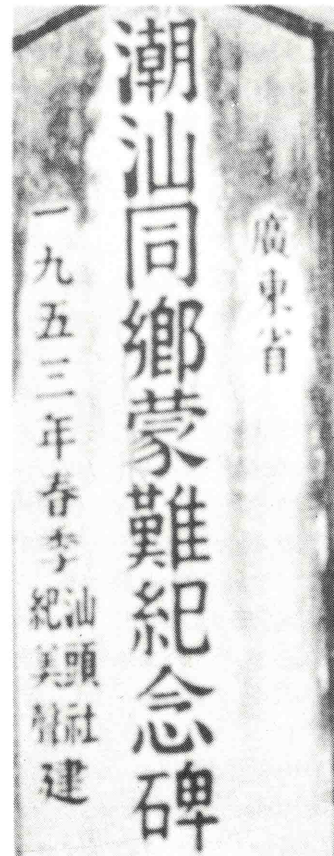
## 潮汕同乡蒙难纪念碑

广东省

### 潮汕同乡蒙难纪念碑

一九五三年春季 汕头社 建  
纪美声

A stone inscription set up in memory of people from Ch'a0-chou and Swatow who lost their liv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Dated 1953.



## 莆田同乡蒙难纪念碑

为日本侵占本洲而我福建省

### 莆田同乡蒙难纪念碑

丁酉年春 唐安乡 公会建  
庇车商

A stone inscription set up in memory of people from P'u-t'ien who lost their live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Dated 1957.



## 福建总坟场碑



福同侨庇护后进

一九五八  
岁次戊戌 年春清明前一日

列姓列位已故同乡之位

山打根福建会馆敬立  
建碑亭追念前人

The tombstone of the common grave of  
Fukien people set up by the Fukien  
Landsmannschaft in 1958



The memorial for those who lost their live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from 19  
January 1942 to 17 October 1945.

壹九四五年五月廿七日  
殉难华侨纪念碑

The memorial inscription for those Chinese who were killed on 27 May 1945.

## 纪念碑揭幕日志石

本地点乃指定建筑纪念物以崇敬在日军占领时期——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

本市忠良而死难之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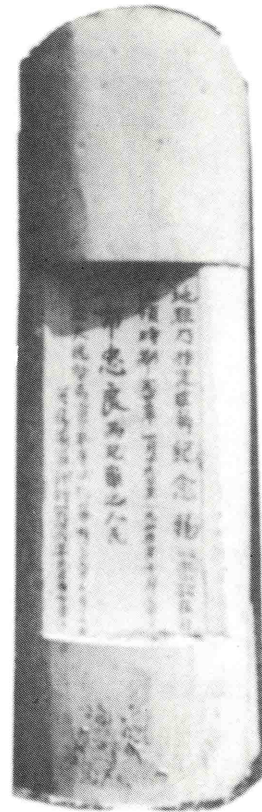
马来亚大总督马尔金麦唐纳揭幕于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七日

英属婆罗洲于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七日

ADA-LAH TEMPAT INI IA-LAH DI-SEDIAKAN UNTOK TEMPAT MEM-BANGUNKAN SATU TANDA PERINGATAN KERANA MEMBERI HORMAT ORANG -ORANG YANG SUDAH MEMBUAT BAKTI DAN TELAH MENYEBABKAN KEMATIAN MEREKA ITU SEMENJAK JIPUN TELAH MENDUDOKKI TEMPAT INI 19th JAN.1942 -17th OCT 1945 DI -BUKA PADA 17th SEPT 1946 OLEH YANG TERUTAMA TUAN MALCOLM MACDONALD PC GOVERNOR GEN-ERAL OF MALAYA AND BRITISH BORNEO.

THIS SITE IS SET APART FOR A MEMORIAL IN HONOUR OF THOSE CITIZENS OF THIS TOWN WHO BY REASON OF THEIR LOYALTY LOST THEIR LIVE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th JAN 1942 -17th OCT 1945 UNVEILED ON 17th SEPT 1946 BY HIS EXCELLEN-CY THE RT HON MALCOLM MAC-DONALD PC GOVERNOR GENERAL OF MALAYA AND BRITISH BORNEO

A trilingual stone inscription set up by







the governor Malcolm Mac Donald on the occasion of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war memorial in honour of those people from Sandakan who lost their live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Dated 17 September 1946.

# Sarawak 砂勞越

Keningau 肯地咬

## 卓领事暨同难四人纪念碑





中华民国四十六年七月

## 秉忠蹈义卓领事暨同难四人纪念碑

蒋中正

卓公讳环来，闽侯人。

汉学博士，擅汉学

兼通英法俄文。一九四零年

七月莅山打根护侨，公忠

敏毅，中外同钦。

沦陷时期，备受颠

播困厄，威武不屈，一九四五年

七月二八日昧爽与四欧籍难友

惨遭毒手于此地，为国成仁，

春秋三十有四。

害公之日酋阿都木内等，

次年九月鞠实正法于星洲。

THIS MEMORIAL WAS ERECTED AS A RESULT OF COLONY -WIDE DONATIONS COLLECTION OF WHICH WAS ORGANISED BY ALL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MEMORY OF THOSE WHOSE NAMES APPEAR BELOW THEY SUFFERED IMPRISONMENT GREAT HARDSHIP AND ULTIMA DEATH NEAR THIS SPOT DURING WORLD WAR II.

CHO HUAN-LAI

CONSUL F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C.D.LEGROS CLARK

CHIEF SECRETARY,SARAWAK.

V.A.STOORES,

MEDICAL PRACTITIONER,SANDAKAN

W.H.WEBBER

CIVIL ENGINEER,MANILA.

D.MACDONALD

PLANTER,KUCHING,SARAWAK.

DONATIONS WERE ALSO RECEIVED FROM THE GOVERNMENTS OF SARAWAK AND NORTH BORNEO AND RELATIVES OF THE DECEASED.

The bilingual inscription on the war memorial set up in memory of the Chinese consul at Sandakan, Cho Huan-Lai, and four Europeans who had been imprisoned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in view of their unavoidable surrender, were killed by the Japanese on 6 July 1945 near the airfield, Dated 1957.

## 殉难侨胞黄华墓碑

民国卅四年七月十七日胜利战争

粵  
邑

殉难侨胞黄华先生之墓

卅七年六月廿六日建立

The tombstone of Huang Hua from Canton who lost his life in 1945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Dated 1948.





The memorial for those who lost their live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 被难侨民公墓



### 1945 美里被难侨民公墓

|     |     |     |     |
|-----|-----|-----|-----|
| 张恩惠 | 赖国进 | 徐定芳 | 唐棣珊 |
| 戴锦喜 | 林祥德 | 王镇安 | 沈曾好 |
| 刘有仔 | 庄天德 | 杨春茂 | 李万福 |
| 牛皮生 | 李锐  | 何元发 | 张运民 |
| 杨平治 | 杨杞  | 涂耀祺 |     |

#### MESSRS:

|             |                |
|-------------|----------------|
| KUNJU KOYA  | JEOL PAUL JOHN |
| H.E.M. BELL | JACK JOHNSON   |
| BODESTYNE   | FAUJA SINGH    |
| SOHAN SINGH | SUBITA SINGH   |

The tombstone of the common tomb of nineteen Chinese and nine other who were killed at the end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1945. Not dated, but probably set up in 1946.



马来亚  
**抗日纪念碑**  
图片集